

眾  
醉  
歌  
醒

程晤廬著 下集

牀通署印





A541 212 0023 9397B

小社會  
衆醉獨醒目錄

下集

第四十三回 隔板壁潛聽毒計

坐包車誤中奸謀

第四十四回 走羊腸有心謀弱女

脫虎口無意遇書生

第四十五回 運急智履險如夷

起異心轉憂爲喜

第四十六回 曹詩翁痴想文苑傳

賈太史謬附逸民篇

第四十七回 照紅鸞丈母憐女婿

放白鴿頑父罵親兒

第四十八回 振木鐸苦口警痴人

抱花瓶疑心生暗鬼

第四十九回 薛家園壺煎開大會

妙嚴墓香火結仙緣

第五十回 求福得禍誤信觀音

除舊布新改造空氣

第五十一回 興土木另闢桃源

試旗槍特開茶會



10094200

第五十二回 柴米生涯虛拋歲月

羹飯主義貽誤兒孫

第五十三回 路迢迢休談別怨

欲逐逐未戢邪心

第五十四回 結鬼緣未雨綢繆

聞仙樂漫天謊話

第五十五回 探錦被背人求子息

點明燈當衆報娘恩

第五十六回 信妖言婆娘舐犢

誇妙計學究吹牛

第五十七回 得警報夫妻喪膽

酬香願叔嫂失蹤

第五十八回 一萬金重歸故主

三間屋深鎖財神

第五十九回 救紅妝秋水溯伊人

繪黑版課堂留肖像

第六十回 舞木棒呂詩婆發顛

擁繡衾劉貞婦裝病

第六十一回 流長飛短頓破機關

弄假成真枉鑽圈套

第六十二回 乍合乍離前因後果

不緇不磷衆醉獨醒

社會小說 衆醉獨醒

程瞻廬著

第四十三回 隔板壁潛聽毒計 坐包車誤中奸謀

這一片敲門聲響十分緊急。早敲破了慧姑的睡夢。推枕起坐。揉着倦眼。正待要動問情由。尙沒啓齒。只聽得王媽房裏呀的開出門來。一陣小腳聲。春得地板上格登格登的響。(百忙中插此閑筆)一壁走一壁自言自語道。三更半夜誰在這裏敲門。好不奇怪。又聽得他娘在床上吩咐道。王媽你須問明了來人。是誰到裏面回了話。再出去開門。外面歹人多。你須子細着。王媽諾諾答應去了一會子。不見進來。那時朱氏和慧姑都已披衣起床。慧姑把桌上洋燈旋得亮亮的一手掌着燈。正待出去。瞧王媽却見王媽挪動小腳。急急忽忽的來說道。小姐這敲門的人真來得古怪。聽他的口音是個女郎。彷彿是一個人。又似兩個人。問他何事敲門。他不直說。只說要面見小姐。有緊要事。相告問他端的是誰。他又不直說。只說和小姐見了面。自會認得我。因事有蹊蹺。怎敢把大門開放。但是門外人的口音覺得很熟了。一會子再也記不起是誰。慧姑聽說也不答話。掌着燈向外直跑。慌得朱氏跟腳趕上。連說慧兒別鹵莽。盤問清楚了。再作計較。慧姑道。娘請放心。我自理會得。慧姑說話時。早被門外的人聽出口音。一個道。慧姑姊快快開門。一個道。慧姑姊我們立了一會子腿都酸了。慧姑高呼道。阿嚏。這不是林家的善珍善寶兩位姊妹。兩林都道。慧姑姊別高聲開了門。再講話。那時王媽早已拔門開門。門兒響處。姊妹倆



早已跨將進來。隨手掩上了門。都是氣喘吁吁。善珍握住了慧姑的手。善寶一壁拭汗。一壁說道。慧姑。明日早晨千萬莫到火車站。有人設着陰謀。計乘你出城的當兒。要把你劫去。我們竊聽得實。冒着黑夜。特地來報信。慧姑。明日千萬莫出門。善寶說話時。形色倉皇。聲音顫動。說完。便要轉身。卻被朱氏拖住。道。林小姐。謝你特地來報信。畢竟誰在暗地裏圖謀我的女兒。善寶尙沒回答。善珍代答道。伯母。我們急得慌。見了伯母。也不會招呼。伯母。這事說來話長。明天到府再行奉稟。總而言之。莫放令媛到車站。切記切記。我們就此告別。一來家母在彼候門。二來天色黑暗。防要降雨。說畢。拉着善寶便走。慧姑道。兩位姊妹。大黑夜。怎好行走。待我喚王媽打着燈籠。送你們回府。姊妹倆拉開大門。向着外面直跑。連說不用伴送。你只切記我言。休要忘懷。說時。頭也不回。逕自匆匆歸去。慧姑立在門口。探首展望。這時巷裏早斷了行人。天上雲如潑墨。星月無光。東南角上金線也似的。電光閃動。電光裏照見林姓姊妹互携着手。向巷口轉灣而走。霎時隆隆雷聲。又刮起一陣大風。卻把慧姑手裏的洋燈吹滅。慧姑道。不好。快要降雨了。待我取了雨傘追上去送給他們。說時。王媽手裏的燈火也被大風刮滅了。便從黑暗裏掩上了門。比及摸摸索索的走到裏面。覓洋火點燈臺。尋雨傘已就閣了。一會子功夫。慧姑取了雨傘向外便跑。卻被朱氏一把拖住。道。慧兒。你癡了。他們去了多時。現在約莫到家裏。你追趕也是徒然。我得了他們的報告。彷彿大禍臨頭。心膽也嚇得碎了。你是女兒家。怎好在黑暗裏獨自行走。你老子又不在家。你若不聽我勸。定要出門。豈不把我嚇個半死。王媽也說道。本該我去送傘。恨我小脚伶仃。那裏趕得上他們。小姐你看。黑雲漸漸推開。微微的露出星光。阿彌陀佛。虧得起了個空陣。他們一定不會遇雨。慧姑推窗看時。果見黑雲隱

中隱隱的推出半輪皓月風聲停止雨意打消便暗暗喚了一聲微倖不再出門送傘王媽自去門上大門娘女倆商議方才的警告自有一番揣測朱氏道這樁事雖然離奇突兀令人不可捉摸但他姊妹倆冒夜前來報信一定是十分危險不可小覷明天你千萬莫到車站惹姑道青天白日怕甚麼鬼魅攪人我偏去走一遭看他們怎麼樣況且錦心姊姊常向我說女子家須要有膽有識萬不可畏首畏尾做那從前的閨閣千金伴房小姐（看似聞文却是下文伏線）……畢竟到了來朝慧姑去與不去看書的心裏當然急要分曉編書的却道且慢且慢橫豎沒到來朝到了來朝自有一個分曉（故作離奇恍惚之筆留爲下文波瀾）現在且把娘女倆暫行按下回轉筆尖兒再提那黑夜行走的一雙姊妹善珍善寶本來膽量很小爲着援救慧姑膽量竟放大了五月天氣衣衫單薄一陣陣的狂風迎面刮來刮得透骨生寒毛髮都豎蘇城街巷雖然設立電燈然而一燈如豆依舊是滿街黑暗虧得閃閃電光替他們在前面照路姊妹倆恐怕遇雨奔也似的回家街上斷了行人許多看家狗頓長了幾分氣饒聽着腳聲不管是好人歹人一味的狂吠亂叫姊妹倆躲躲閃閃好不容易逃過幾處魔難又碰着站崗巡警當街攔住了盤問來踪去跡虧得姊妹倆平日送軸頭時常從這條巷裏出入巡警見是認識的才放他們行走然而已飽受了許多輕薄說話姊妹倆只當沒有聽得一般腳亂步忙好不容易趕到家門這時倚閨而望的林老娘正自焦急欲死盼見一雙女兒從黑裏回來輕輕的說道方才起陣的當兒幾把我嚇個半死阿彌陀佛皇天不負好心人你們不會遇雨竟好好兒回來了姊妹倆都指着裏面悄聲問道娘這無賴可會睡醒我們出門可曾被他的覺察沒有老娘悄聲答道沒有沒有當下娘女三個輕輕的把大門門上了不敢點燈

火躡手躡足的從黑暗裏摸進房間。大家嚷唧唧偷講了一會子的話。方才解衣就枕。畢竟姊妹倆怎樣的探得秘密消息編書的趁他們上牀安睡的時候。須得補叙幾句。原來姊妹倆自從那天碰見無賴張老三。問及學校裏可有一個才貌兼全的陸慧姑（見二十七回）便曉得這無賴不懷好意。遇見張老三回家時。姊妹倆格外留神探聽他的動靜。卻也不露甚麼破綻。一夜張老三酒醉回來。沒好相的打門一陣。蓬蓬蓬。大鼓似的幾乎把大門打個窟窿。嚇得他娘張老太太跌跌撞撞的出來。應門一壁走一壁自言自語道：「阿呀！門兒打得凶。遮莫老三多喝了黃酒。比及把門開了。張老三撞將進來。揸袖捋臂。把他娘當胸扭住。大聲喝道：『老太婆！你沒生眼睛。怎麼把我張老爺當做驢兒騎！』明天着仔細。點大臘燭。放高陞鞭。砲向我張老爺叩頭服禮。」（回映前事。不着痕跡。乃知第三十九回當街騎醉漢。並非閒文。）他娘摸不着頭腦。忙道：「好兒子。你夾七夾八說甚麼。驢兒馬兒燭兒。砲兒。老三摩醉眼才曉得。誤認了人。便道不是你。不是我。只和王乾娘算帳。當下手拍着娘肩一壁走一壁唱。那沒板眼的戲曲。娘道：『好兒子。我正交着節令。肩骨疼痛。你莫把肩頭亂拍。』」老三不理會。含糊的唱道：「陸慧姑張慧姑。你休要嘴硬……逃不脫張老爺兩隻手掌……這幾句話。不打緊。卻把冷眼旁觀的林姓姊妹嚇得心驚肉跳。暗想：『不好。不好。醉人口裏漏出真話來了。』」老三的臥房和林姓的竈廚。只隔着一層薄板房。裏有甚麼說話。廚下總可聽得。姊妹倆告稟了老娘。輪替在廚下竊聽動靜。誰曉老三到了牀上。只有呼陀呼陀的鼾聲。再也聽不得他一句半句的醉話。姊妹倆躡着脚步。此來彼往。白白的守了半夜。就誤了許多掉經工夫。後來老三每晚回家。姊妹倆總是這般竊聽。不聽得消息。不肯心死。直到校裏開會的一天。善珍瞧見男賓席裏有

張老三和兩個醜醜人物同在一起兒坐便告訴他妹妹善寶這無賴來得詫異須得暗地裏察看他的舉動果見慧姑登壇演講的當兒老三和着兩個同伴交頭接耳不知說些甚麼話裏噥噥唧唧兩道凶惡眼光只向壇上的慧姑注射姊妹倆瞧在眼裏早已猜出他們的用意會場散後姊妹倆飛也似的回家見着老娘不談別話先問張老三可會到來老娘道他恰才和兩個同伴到家停一會又相率出門而去姊妹倆又問這兩個同伴怎樣打扮老娘道面貌都是下流人模樣卻身穿長衫頭戴草帽喬扮做上流人物比及出門時這兩個卻又脫去草帽卸去長衫光着腿赤着腳看來不是個驢夫定是個車夫姊妹倆聽了又曉得這兩個便是方才和老三交頭接耳的醜醜人物當夜打定了一個決心無論如何總要探得一個實在消息倘然事情緊急便冒着黑夜向慧姑那邊通知消息好叫他自知防護姊妹倆商議停妥便告稟了老娘提早吃了晚飯預備閉戶熄燈早早安寢房東張太太詫異道阿嚏你們娘女三個往日都是推着三更半夜怎麼今夜却預備早睡千日難得虎猛鉢倒也希奇古怪林老娘隔着房門答道張太太不瞞你說我今天害頭疼推不得深夜善珍善寶又因日間開會辛苦了巴不得早早安睡張太太和你明天開門會……老娘這般說法明明要叫老三回來時沒有甚麼禁忌或者可以聽得幾句秘密說話其實娘女三個怎肯安睡大家屏着氣定着神拉長着耳朵一言不發只在黑暗裏坐專等老三歸家以便竊聽虛實約莫黃昏時分才聽得外面打門聲響張太太出去開門老三和着兩個同伴一哄入內打從林姓的天井經過老三道噫時候還早怎麼林太太那邊燈火都熄了他娘道今夜真難得老的害頭疼小的……以下說話聽不清楚大約他們已走到裏面了黑暗裏娘女三個怎敢怠慢都準備到

樹下探聽動靜。善珍湊着他娘的耳朵，輕輕說道：「娘只在這裏坐別走動。我和妹妹耳朵比娘靈便些，脚步也比娘鬆些。待我們到廚下去得了消息，再告娘知曉。」當下姊妹倆躡着脚步，走到廚下板壁旁邊，各把耳朵貼上壁縫，悄悄不露聲息，隔了一會子才聽得三個無賴先後進房，那兩個說話很低聽不清。切張老三道：「怕甚麼，提高了嗓子講話，放大了膽子幹事，值得這般鬼鬼祟祟，嘍嘍唧唧……」又笑道：「不瞞你們說，這裏講話再要秘密也沒有，要是同居林姓家裏，不會安睡，我們還要提防一二。現在他們都睡了，人不知鬼不覺，不用多疑。我們幹我們的正經（只怕是歪經又），聽得鏘的銀錢聲響，彷彿是老三給發他們的，使用兩個嘍哩咕嚕嫌錢太少。老三道：「只要事成了，怕沒有整封的洋錢給你們受用。」一個江北口音的道：「要是這隻寡老不到車站，我們便白搵心了。」老三道：「我已探得確實消息，明天無錫早班車來，他一定到車站去招接一個親戚……這瓶麻醉藥你們須得好好兒使用，臨時先把自己的鼻孔塞住，休得手忙腳亂，不會麻醉了他，倒先麻醉了自己……」隔壁姊妹倆暗暗的伸出半個舌頭黏黏的急出一身冷汗，比及老三送那兩個同伴出房，姊妹倆躡着脚步走到老娘身邊，各把聽得的消息，悄悄聲兒告稟老娘道：「阿呀，這便怎麼樣待我連夜到陸家去報信。善珍道：「娘去不濟事，你又不曾到過慧姑姊那邊，深更半夜何處去打聽住址，不如待那無賴睡熟了，我們靜悄悄開了大門，娘只在這裏守門，我和妹妹到陸家去報信，好在這裏離着陸家至多不過三條巷，我們冒着黑夜放膽去走一趟也好。」教慧姑姊早知防備，早札着了奸人的道兒，娘女倆密議停妥，彼此無話。那邊老三送了兩個出去，門上大門自向房裏安歇，姊妹倆又躲在廚下竊聽，只要聽得老三的打鼾聲息，便好出門報信。往日老三歸家橫到床上，鼾

聲便起。偏偏這夜睡不着。上了甚麼心事似的。左翻一個身。右翻一個身。嘴裏喃喃。不知亂嚼些甚麼。姊妹倆側耳聽時。才聽得兩三句。便即倒退幾步。趕把耳朵掩住。（老三口中斷無好話說。出借掩耳作結束。最妙）約莫靜待了兩小時。才聽得隔壁房裏。賣牛歎氣似的發出鼾聲。鼻息姊妹倆怎敢延緩。便叫老板娘守了門。趁着夜深人靜。飛也似的到慧姑那邊去告密。以下說話上文都已表明。這便是姊妹倆星夜告密的緣由。編書的補叙明白。接着便講明天車站上的情形……早班的錫滬快車。經過蘇州車站。定在上午八點鐘。所有搭客約在七點鐘左右。早已陸續到車站上去候車。這時恰值學校暑假的當兒。一般候車的大多數是學校青年頭。二等休息室裏。推推擠擠坐滿了許多人。酒排間裏。調咖啡。進吐斯忙個不了。車站小販提高了嗓子。喚那南京。蕪湖。五香茶葉蛋。比及到了賣票時間。賣票處小洞開放。外面擠滿了男男女女。伸長了手腕。緊握着銀錢鈔票。先恐後但求早早的交納車資。俗語道：『錢容易賺。錢難看。』那車站上購票情形。便是用錢也不是容易的事。（想人非非）外面擁擠的男女。要想趕快付錢。裏面的賣票員偏是從容不迫。慢慢兒的伸手來接受。接過一塊銀錢。釘釘鑼鑼。敲個不停。接過一紙鈔票。翻來覆去看個不絕。累得許多購票人。又是擁擠。又是焦急。上氣不接下氣。小汗變做大汗。有些手腕。遲鈍身軀。呆滯緊捏着一塊錢。擁擠了多時。銀錢捏得溫熱。卻依舊沒人來接受。可見使錢。銀錢也不是容易的事。（理由卻也充分）一個鄉下老人。含着三尺長的旱烟袋。也在人叢裏擠。軋黃銅烟袋頭。燒得滾燙。不料擦肩來了一個長襪。裙的女郎。滾燙的烟袋頭。隔着絲襪。只一燙。燙得這女郎直跳起來。脣槍舌劍。險些兒大起衝突。比及鐘鐘響。大家都到月臺上去候車。遠遠見黑烟繚繞。不到片刻。

汽聲。嗚。嗚。裏面這輛錫。滬快車。早已風馳電掣般的向東而來。車輪停鐵柵開。趁這幾分鐘停車時間上的上下。的。下。自。有。一。番。忙。碌……再說拉包車的小江北。受着張老三的賄。囑拉着空車在車站左右打轉。兩隻賊眼專在人叢裏注射。卻不見有慧姑的蹤跡。車站上沒有慧姑月臺上也沒有慧姑。暗喚了一聲。擲。頭。造。化。了。這。隻。蠢。老。（讀至此我替慧姑寬心）霎時汽笛一聲。車輪開動。一般下車的。和那送客迎客的。都紛紛坐了馬車包車。而去。惟有小江北。仍拉着空車。沒精打彩。正待回去。卻見一個女郎。從那出口處。冉冉而來。上穿淺青色夏衫。下繫杭紗裙。手提着小皮鞭。一路東張西望。彷彿是覓人一般。嘆。這。不。是。陸。慧。姑。還。有。那。個。（讀至此我又替慧姑擔驚）小江北。拖着空車。飛也似的迎上去。道。小。姐。到。閨。門。去。這。裏。有。空。車。只。要。四。個。銅。板。女。郎。點。了。一。點。頭。跨上車兒。小江北。拉了便跑。正是

纔脫魚鈞 又罹鴻網 有美一人 邂逅彼獮

### 第四十四回 走羊腸有心謀弱女 脫虎口無意遇書生

林姓姊妹。星夜赴陸氏告密。慧姑得了警報。便不該冒着萬險。親赴車站。更不該踽踽獨行。沒人陪伴。列位看到小江北拉着車兒。拔脚奔跑。當然要替書中的慧姑擔驚受嚇。不是說慧姑輕入虎口。太覺膽大。定是說編書的。搗弄兔毫。未免腕辣。畢竟是慧姑膽大。還是編書的腕辣。論理應向列位表白一番。但是編書的寫到這裏。百忙中插不下閑筆。只好請列位暫時原諒。（純作忽忽離忽吞忽吐之筆）却說車夫小江北。拉動車輪。拚命奔跑。脚打屁股似的。沒多時刻。早已離開了車站。這處恰是荒野。所在馬路兩旁。都是空地。沒有人家店鋪。更兼時



在清晨馬路上尚沒行人來往，祇有幾輛車兒載着下車站的客人，遠遠的在前面行動，離着小江北的車輛約莫有三四丈的遠。近小江北要行歹事，不怕前面的車輛只怕後面的行人。一壁拉車一壁扭轉頭，願向後面望了幾望，卻見後面靜悄悄更沒來人，良心一橫，賊膽一壯，拉着這輛車不向馬路上跑，卻向斜刺裏走。（嚇煞）

這處都是泥塗草徑地勢不平，車輪一高一低，一上一下，糠篩般的簸動，幾乎把車上女郎簸得發昏。（嚇煞）

（女）見不是道路，忙在車上問道：「向闖門去，怎麼在這裏跑？」小江北答道：「前面修造馬路，禁止通車，須得在這裏抄將過去。」嘴裏說時，脚底措油似的，又拉了一丈多遠，迎面綠樹陰濃，高照着一輪旭日，條條光線從枝縫葉罅裏射將出來，惹得人眼色迷離，不可仰視。（百忙中偏有閑筆寫數）女郎見這道路越走越岔了，情知車夫不懷好意，正待提着皮鞭，縱身下車說時，遲那時快，猛聽得樹林後面血列列的一聲吹動。（嚇煞）轉出兩個長大漢子，一個手托着兩顆鐵丸，骨碌碌的盤轉一個滿面麻癩，把破巾紮着口鼻，一手執着玻璃小瓶，一手捏着棉花，惡得很，搶步上前，卻把右手的瓶翻倒在左手的棉花上面。（嚇煞）在這當兒，小江北早把車槓停下，着捏鼻兒閃在樹林下，躲避女郎，叫得一聲苦，提着皮鞭，正待覓路奔逃，吃那麻面漢子迎面攔住，擊着濕淋淋的棉花來掩女郎的口鼻。（嚇煞）霎時間發的一聲，女郎丟去皮鞭，向前便倒，直僵僵伏在草地上，動都不動。（嚇煞）小江北捏着鼻兒說道：「王麻子，你看這隻寡老不濟事！一麻便麻倒了，你快把麻藥遠遠的丟掉了，藥性利害，休得麻倒了自己人。」王麻子尚不放心，向女郎踢了一脚，依舊動都不動，料得他已中了麻藥，不省人事，便把藥水瓶和濕棉花遠遠的一齊丟掉，然後拉去紮嘴的破巾，邀同張蓋三把女郎捧頭，捧脚，捧上車兒地上。

的皮鞘拾將起來塞在車裏然後下了布篷掛了門帘裝做拉着病人似的車輪輾動拉向河埠以便趁早下船。  
 (嚇煞) 小江北這番拉車不似方才的狂奔亂竄曉得車中人已失了知覺不經一週時不會清醒况有車篷和門帘遮住便是路過行人也沒妨礙斷然不會鬧出甚麼亂子所以拉着車兒只向河埠緩緩而行張老三和王麻子緊隨車後一壁走一壁講話張老三道慧姑慧姑這番也着了我們的道兒船裏坐的這位軍師看他默頭默腦想出的計謀要算神出鬼沒和諸葛亮一般少停我們把慧姑扛進船艙看這隻饞嘴貓兒極到怎麼田地(嚇煞)王麻子忙止住道你看對面有人走將過來別多說罷落在人家耳朵裏須不好聽老三向前看時果見一個西裝少年遠遠的迎面而來原來車兒已拉到沿河塘岸離着河埠不遠所以常有行人來往老三見那少年越走越近畢竟賊人心虛閉了嘴便不多說(你會閉嘴自有人會開口)比及少年走近車輛猛聽得車中人高聲呼喚道捉賊捉賊捉這白日擄人的惡賊小江北大驚曉得機關破露拉着車正待奪路奔回喫那西裝少年掄動手裏司的克沒頭沒臉的打來原來馬路上的車夫馬夫生成一種奴隸性見着西裝打扮的往往懼怕三分何況幹了這歹事便不由自己做主把車槓停落下來這時車中的女郎提着皮靴揭開車帘從車中跳將出來少年見了女郎不覺呆一呆(伏綫)女郎道先生助我一臂捉那白晝擄人的惡賊小江北見不是道路情極智生使也嚷着道捉賊捉賊我替你捕捉這個惡賊嘴裏說時轆轤的拉着空車向斜刺裏奔跑(賊人嘴裏偏會罵賊今世頗多此一流人物)當下腳裏明白不管路高路低只揀荒僻處逃走一口跑了半里路却不見背後有人追來驚魂略定才把空車放下倚在樹上喘得不可開交滿頭臉滿的極汗潮水般的流下便

找着一塊破毛巾不住手的擦臉。一壁擦拭一壁心裏盤算。這陸慧姑委實刁鑽促狹。幸虧跑得快。不會吃他們捉住。似這般的利害。寡老我們要想擺弄他。真呀。做乖乖。乖乖。蜒蚰枉想吃百脚……在這盤算的當兒。冷不備樹背後伸出一隻手腕。把小江北的胳膊拉住。小江北驚弓之鳥。怎禁恐嚇。正待扎掙脫逃。卻聽得背後那人格勒一笑。道都是自家。人怎麼嚇偏了心。只想滑脚。小江北聽出是張老三的口音。才敢回轉頭去。原來車中女郎。喊捉賊時。老三和王麻子。生怕拖累也都逃之。杳杳。卻不料逃到這裏。和小江北不期而遇。老三從後面走來。小江北正白呆想出神。不曾注意。所以受了這一番虛驚。當下三個無賴見了面。都是長吁短歎。互相埋怨。老三抱怨小江北。怎不套路奔。跑卻把車兒落下。來小江北又罵着王麻子。你這冒失鬼。沒牛眼睛。人家不會麻醉。你便算他是醉。只有死馬當。激活馬醫。那有活馬當。做死馬醫。王麻子天生急性。一言不合。便漲得面紅頸赤。粒粒麻癢。裏面都要迸出火來。（絕倒）當下破口罵道。都是你這賊王八。攛掇人把藥水瓶。手掉被你壞了。事卻在這裏。胡亂罵人。說着。提起碗口粗的拳頭。來打小江北。小江北也不肯相下。舞動烏魚的胳膊。準備和王麻子。扭打張老三。插身其間。把兩造攔開。忙說都是自家弟兄。爲着些些小事。休得傷了和氣。且到船埠邊。和那軍師商議。商議再作計較……這位軍師。仁人。當然是三好先生。伍青巖。他把小小船艙。當做發號施令的中軍帳。冬烘頭腦裏面。想出這條惡計。以爲千穩萬妥。毫無破綻。量這小小慧姑。逃出不天羅地網。況且他早和著名蟻媒暗地裏。幾次接洽。只得慧姑上了船。便把船兒開到冷僻所在。實行他的掠賣計。畫行船的船家。又是老三的幫裏弟兄。通同一氣。狼狽爲奸。再也不會洩漏秘密。料得慧姑上船時。一定麻醉未醒。他又打定了許多曖昧不堪的主

見當下把那探豔法寶擦了又擦。揩了又揩。從船窗裏探出腦袋。呆呆的只向岸上盼望。那一隻天鵝撲翅。撲翅的飛進。癩蝦蟆。裏心頭七上八下的當兒。一副窮形極態。都顯出在面部上面。便是聘請了二十四位著名畫師。也描摹不出這副尊容。何況在下的半錠枯墨一枝秃筆。當然不能替他繪個小影。他又一個兒嘻嘻哈哈十分得意。穩坐中軍帳。靜聽好消息。只落得全身骨節都減輕了分量。遮莫四兩不滿三兩。有餘誰料錦囊妙計。第一次便遭失敗。岸上的三個無賴氣。急敗壞的趕來。敗兵。掣進中軍帳。嚇倒軍師。諸葛亮初出茅廬。便失風依舊。一個教書匠。然而青巖。怎肯心死。免不得再定甚麼計較。再起甚麼風浪。按下慢提。：回轉筆尖。重提那車中脫險的女郎。正要請少年幫助一臂。協同捉賊。誰料這三個賊徒。都已乘隙脫逃。少年又不知道那個是賊。比及女郎說明緣由。賊徒早已不知去向。少年跌足歎道。造化子。這三個賊人。早知他們這般行爲。三個裏面捉住了一個也好。問他因甚。使這陰謀毒計。白日擄人。女郎道。橫豎我不會吃虧。便造化了他們。也沒緊要。當下謝了少年。救援美意。便問少年貴姓大名。少年自稱姓何名韜。表字葆真。新從日本東京回國。舟泊金閶門外。偶然上岸。眺覽風景。卻不料與女士邂逅會面。便也請問女郎姓名。女郎自稱張名錦心。無錫人氏。這番趁車到蘇。探問親戚。卻不料中了奸人的惡計。：編書的你寫錯了。車中的女郎。小江北認得他是陸慧姑。張老三和王麻子也認得他是陸慧姑。怎麼叙到這裏。卻變換了一個張錦心。：哈哈。列位且慢責備車中的女郎。委實是張錦心。本書第十二回會說錦心和慧姑。雖是姑表姊妹。但是兩個人立在一起。人家見了都認做是同胞姊妹。面貌身段。語音態度。彼此都是酷肖。這三個無賴和慧姑。止見得數面。自然見了錦心。認定他是慧姑。况且慧姑立

志。要。遵。守。新。村。裏。的。公。共。價。條。錦。心。怎。樣。打。扮。他。也。怎。樣。打。扮。表。姊。妹。時。通。函。札。也。會。締。結。個。裝。束。同。盟。（與。前。回。所。述。之。同。盟。協。約。宗。旨。不。同。）錦。心。和。慧。姑。一。般。裝。束。所。以。三。個。無。賴。見。了。始。終。認。定。是。陸。慧。姑。再。也。想。不。到。無。端。跑。出。一。個。張。錦。心。暗。地。裏。移。花。接。木。李。戴。張。冠。若。論。這。位。陸。慧。姑。女。士。得。了。隔。夜。的。警。告。當。然。不。到。車。站。上。走。動。便。算。慧。姑。要。出。門。他。娘。朱。氏。一。定。不。許。他。走。所。以。馬。路。上。鬧。這。風。波。慧。姑。那。邊。竟。絲。毫。不。會。感。受。影。響。編。書。的。敘。述。的。當。兒。順。便。要。向。着。閱。者。諸。君。在。那。紙。片。上。道。一。個。歉。慧。姑。並。沒。遇。險。轉。緊。諸。君。替。他。擔。驚。受。嚇。委。實。過。意。去。不。（然。而。吾。替。慧。姑。早。已。捏。着。好。幾。把。汗。矣。）閒。話。少。叙。且。說。何。葆。真。和。張。錦。心。一。壁。走。一。壁。談。話。沒。多。就。闊。早。到。了。閩。門。馬。路。這。處。人。烟。熱。鬧。車。馬。喧。闐。還。有。許。多。抬。藤。轎。的。勞。工。沿。路。呼。喚。招。攬。生。意。葆。真。替。錦。心。代。喚。了。一。乘。請。他。上。轎。進。城。錦。心。素。重。道。主。義。生。性。不。喜。乘。坐。肩。輿。但。是。方。才。倒。地。的。當。兒。淺。青。色。的。夏。衫。大。的。沾。了。一。塊。泥。污。女。兒。家。愛。好。天。然。怎。肯。穿。了。泥。污。的。衣。衫。在。街。坊。上。行。走。臨。上。轎。時。錦。心。又。詢。問。葆。真。的。通。信。地。點。以。便。日。後。常。通。尺。素。葆。真。歎。道。不。瞞。女。士。說。葆。真。在。東。京。學。校。時。抱。着。宏。大。的。志。願。以。爲。這。番。畢。業。回。國。定。可。大。大。的。掙。札。一。番。事。業。誰。料。身。入。國。門。周。圍。的。空。氣。都。和。我。的。思。潮。抵。觸。所。以。回。國。多。時。尚。沒。有。一。定。地。點。可。以。發。展。我。的。抱。負。然。而。無。論。如。何。總。想。在。社。會。上。幹。些。事。業。不。圖。名。不。圖。利。只。圖。有。益。於。社。會。便。把。全。副。精。神。都。犧。牲。了。也。覺。甘。心。將。來。定。了。行。蹤。再。向。女。士。報。告。住。址。以。便。函。札。往。還。隨。時。可。以。領。教。說。時。便。也。詢。問。錦。心。的。通。信。地。點。錦。心。從。皮。袍。裏。取。出。一。紙。卡。片。授。給。葆。真。上。面。刊。明。『住。無。錫。新。村』五。個。字。樣。葆。真。瞧。着。卡。片。沈。吟。片。晌。道。新。村。新。村。彷彿。華。幟。英。女。士。也。任。在。這。個。新。村。錦。心。道。他。便。是。敝。校。的。校。長。請。問。先。生。怎。麼。認。識。他。葆。真。正。待。回。

答。旁。邊。兩。名。抬。轎。的。勞。工。先。生。等。得。焦。躁。一。疊。聲。的。催。促。錦。心。動。身。葆。真。也。道。女。士。便。請。上。轎。容。再。相。見。說。罷。脫。冠。爲。禮。握。手。道。別。錦。心。身。坐。轎。內。暗。暗。欽。佩。這。位。何。先。生。態。度。光。明。語。言。懇。摯。真。不。愧。新。學。界。的。模。範。人。物。抬。轎。的。阿。罕。幾。聲。放。開。脚。步。如。飛。的。進。城。而。去。方。才。兩。人。談。話。的。當。兒。道。傍。往。來。的。閒。人。都。釘。住。了。脚。恰。似。看。戲。一。般。目。不。轉。睛。的。向。他。們。注。視。原。來。葆。真。生。得。氣。宇。軒。昂。錦。心。長。得。眉。目。清。秀。兩。人。立。在。一。起。兒。恰。是。珠。玉。交。輝。冰。雪。比。潔。善。才。和。龍。女。談。心。玉。女。共。金。童。握。手。行。人。見。了。自。然。容。易。注。目。的。說。是。少。年。兄。妹。有。的。說。是。新。婚。夫。妻。還。有。許。多。人。見。這。情。形。起。了。老。大。誤。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不。把。兩。人。當。做。正。經。男。女。比。及。兩。人。走。了。大。家。便。胡。猜。亂。測。自。然。道。不。出。好。話。就。中。有。個。臭。嘴。阿。三。聽。得。衆。人。談。論。一。時。嘴。上。癢。癢。的。便。引。開。了。牙。鉗。信。口。開。河。編。造。了。許。多。謊。話。說。甚。麼。男。的。是。男。校。裏。的。學。生。女。的。是。女。校。裏。的。學。生。男。校。和。女。校。同。在。一。條。巷。裏。這。一。對。男。女。每。日。放。學。歸。家。總。在。一。起。兒。走。其。間。有。許。多。說。不。得。的。事。情。吾。不。敢。直。說。免。得。傷。了。我。的。陰。騷。今。天。這。一。對。男。女。同。在。旅。館。裏。住。不。知。那。個。耳。報。神。報。與。男。學。生。的。娘。子。知。曉。他。娘。子。醋。興。大。發。尋。到。旅。館。和。女。學。生。扭。打。女。學。生。被。他。扭。倒。險。些。兒。飽。受。老。拳。虧。得。男。學。生。竭。力。救。護。才。把。娘。子。勸。住。然。後。親。送。女。學。生。到。這。裏。代。喚。藤。轎。送。他。進。城。你。們。看。這。女。學。生。雲。鬢。蓬。鬆。衣。襟。上。還。沾。染。着。一。大。塊。泥。污。這。便。是。方。才。厮。打。的。憑。據。衆。人。聽。着。都。道。是。千。真。萬。確。誰。疑。他。編。造。着。天。大。的。謊。嗟。乎。高。尚。純。潔。之。男。女。社。交。敗。壞。於。臭。嘴。阿。三。之。口。者。多。矣。那。時。有。一。個。小。報。館。的。馬。路。訪。員。遠。遠。見。許。多。人。聚。在。一。塊。兒。講。話。便。卽。兩。脚。開。着。快。車。氣。嘯。嘯。的。趕。將。過。來。鑽。頭。覓。縫。擠。入。人。叢。裏。拉。長。耳。朵。聽。得。臭。嘴。阿。三。滿。口。胡。柴。他。便。道。聽。塗。說。混。充。做。新。聞。資。料。來。朝。小。報。趣。聞。欄。中。便。刊。布。了。一。

條新聞喚做醋海鴛鴦裝頭裝尾添葉添枝字裏行間又點綴着許多香豔詞藻看報的見了都道是事出有因誰知驢唇不對馬嘴都是臭嘴阿三的一篇鬼話（小報趣聞都作如是觀）閉話剪斷再說慧姑聽着他娘勸阻只在家裏等候錦心不敢到車站迎接等了一會子錦心沒有來卻來了林姓姊妹相見坐定娘女倆都稱謝不絕且問昨夜的警報從何得來林善珍不慌不忙道元元本本從張老三醉後漏言講起直到密室陰謀機關破露朱氏聽得面色轉變連說不得了不得了我家和張老三往日無讐昔日無怨怎麼行使這般毒計善寶道我也疑惑他的祕密行動定有人在暗地裏指使王媽在旁插嘴道張老三是個粗人想不出計謀據我看來多分是這替婆子揉脚的怪東西在暗地裏做軍師我常見他和張老三在酒舖子裏喝酒交頭接耳十分親熱林姓姊妹聽了很詫異都問道替婆子揉脚的是誰聽生搶着說道大正月裏我要請他吃門門的便是他姊妹倆聽了一發不懂拉着慧姑叫他講個明白慧姑便把青巖一樁樁的笑話講給他們知曉善珍笑道怪不得那夜老三酒醉歸來把他娘當胸扭住說甚麼老太婆把我當做驢兒騎不服禮不肯干休原來事有來歷醉人嘴裏句句都是真話（然則醉人嘴裏句句都是假話矣哀哉）慧姑道這個計謀定是姓伍的指使毫無疑義昨天學校裏開會我也見姓伍的和那張老三一般人都混在來賓席裏便曉得他不存好意說時又將怎樣在林姓家中窺見張老三進門怎樣和王媽中途談話曉得老三和青巖結交怎樣送蓮芬飛霞出門見老三和幾個無賴在巷口舒頭探腦一一講個透澈朱氏道好女兒虧你嘴兒紮得緊把我瞞得鐵桶似的直到今天才說明慧姑道我怎敢早說一來怕娘替我担驚受嚇二來怕娘把我拘束得緊輕易不讓我出門善寶詫異道那個姓伍



的。曾在學校裏演講教育。點頭。點頭。笑得人肚皮怪疼。他是個又朽又腐的學究。怎會想出這般毒計。慧姑歎道。善寶姊有所不知。現在的國事。正敗壞在一般學究手裏。多少學究式的官僚。學究式的政客。都在那裏舞文弄法。作奸犯科。紙片上的說話。無非引經數典。爲國爲公。方寸裏的心思。都是肥己瘠人。自私自利。面目是學究心腸。是強盜像。伍青巖一般的人。所在多有……朱氏道。好了。好了。你又要滔滔汨汨。借題發揮了。話雖如此。你今天要到車站上去。他那邊。會曉得。難道他未卜先知。熟悉奇門遁甲。慧姑呆想片晌。也揣摩不出什麼意思。王媽拍手道。我可猜得了。那天劉公館裏。打發春桃。到這裏來說奉主母之命。向太太謝步。順便送行。談話中間。太太會把這事告訴他。據我看來。定是春桃走漏的消息。（閱至此。乃知四十一回。邦平娘子所說謝步送行之話。並非閑文。）朱氏道。便是我告訴了春桃。這怪東西。怎會知曉。王媽笑道。太太有所不知。這怪東西。和春桃兩個。早有許多不好聽的說話。朱氏正待盤問。恰聽得外面叩門聲響。王媽忙去應門。沒多時。早見這位虎口脫險的張錦心女士。提着皮包。徑向裏面來。彼此都廝見了。錦心見着慧姑。便說。慧姑。你好險些兒。桃僵李代。把我葬送了。這句突兀話。把衆人嚇個一跳。林善珍一時心靈便道。不好。不好。我可害了這位姊姊也。正是

虎賁中郎 其貌相仿 遠而望之 是一非兩

第四十五回 運急智履險如夷 起異心轉憂爲喜

善珍見了錦心。怎麼喚聲。阿呀。道。這惶恐話。來只爲林姓姊妹和錦心。從未謀面。不料錦心的面貌。和慧姑這般相肖。恰才錦心從外面進來。姊妹倆驟見之下。老大奇怪。怎麼裏面坐着一個慧姑。外面又跑進一個慧姑。裏

面的。慧姑這般打扮。外面的慧姑也是這般打扮。裏面的慧姑是天仙化身。外面的慧姑也是安琪兒降世。比及兩人立在一起。彼此相較。才知道錦心是錦心。慧姑是慧姑。錦心比慧姑清瘦。幾分慧姑比錦心減短一寸。錦心比慧姑眉峯略起。慧姑比錦心櫻顆稍紅一個兒。婀娜之中。參以剛健。一個兒沉靜之中。寓以活潑。真是玉琢粉搓。雙姊妹脂烘鉛染。兩裙釵（竭力爲兩人寫照。自是題中應有文字。借兩林眼中看出。便不嫌突兀。）又聽得錦心說出桃僵李代四個字。善珍心裏突然一跳。暗想我和慧姑同學多年。見了錦心險些兒認做慧姑。何況這幾個無賴。一定把錦心當做慧姑看待。施展他們的惡計。心裏一慌。不知不覺的道出「害了這位姊姊」的一句話。朱氏娘女倆正待盤問錦心怎樣的桃僵李代。錦心不答。注視着善珍道：「姊姊你怎說是害了我善珍。道你會碰見張老三。沒有錦心說異道。誰是張老三。我不認識善寶。埋怨他姊姊。道你怎的沒頭沒腦道出甚麼張老三。難怪錦心姊姊不明白。便問錦心道：「姊姊從車站來。可曾碰見三個人。一個江北口音。一個滿面麻癩。一個骨碌骨碌的盤弄着兩顆鐵丸。錦心一發說異道不錯。三個惡奴。果是這般模樣。你們怎會知曉。這時慧姑拉着錦心的手道：「都是我不好。沒有慮到這層。不會先給你個信息。好姊姊你碰見這三個無賴。可曾吃了他們的虧。沒有朱氏也把錦心上下端相。便說不好。不好。你怎麼鬻鬆髮亂衣襟和裙幅都沾染着泥滓。多分吃了無賴的虧。好妮子。你怎麼能脫身到這裏來。錦心聽着不肯便說。卻先盤問慧姑道：「你們講的張老三。張老四。畢竟鬧些甚麼。一回事。慧姑便把這事的原委曲折一一說了。錦心方才明白。便道：「怪不得這輩惡奴口口聲聲只當我是慧姑。又說甚麼軍師在船裏坐。這個軍師定是你們說的伍巖青了。慧姑道：「好姊姊。我的話都說了你碰見了惡

魔畢竟怎麼樣。錦心不慌不忙，便把怎樣誤坐包車，怎樣走入岔路，怎樣惡魔攔路，怎樣跌倒在地，講到這裏，早把朱氏娘女林姓姊妹嚇得一齊失色。朱氏捧着錦心道：「好甥女，這這便……一陣發抖，把下半句說話都抖掉了。」錦心道：「舅母別替我擔驚，你道我真個被他們麻倒麼？要是真個麻倒，我便休矣，再不會和你們相見。原來這拉車的賊頭狗腦，專向荒僻處走樹後，打着唿哨，又閃出這兩個惡奴。我心中早有了戒備，又見這麻臉的惡奴布紮着口鼻手裏弄這玻璃瓶，我便料定是個麻醉藥，乘他攔路的當兒，假做受了麻醉，一交撲翻在地，卻把臉兒貼在草地上躲避。這毒藥氣息，這是我一時急智除卻這法，再也沒有脫險的良策。一來地方荒僻，沒人援救。二來彼衆我寡，抵拒不得。一經抵拒，他們轉用強暴的手段，硬把毒藥來灌我，那便沒有命活了。不如將計就計，撲倒在地，待有行人走過，再行聲張。他們見我撲翻了，都道我真個麻醉，便丟棄了藥水瓶，說甚麼慧姑，你枉自逞強，原來不中用。一麻便醉了，其實我那裏是醉，再要清醒也沒有他們強。把醒人當做醉人，強把張錦心當做陸慧姑，我不會中蒙藥。他們倒先中了蒙藥，醉的不是張錦心，卻是這三個惡奴。」（調侃得妙）說時，微微一笑，粉頰上起了兩個酒渦。（可謂極談笑從容之致）朱氏和慧姑都寬了心胸，擷去一塊石頭。林姓姊妹見錦心敘述遇險情形，從容不迫，談笑出之，暗暗佩服他的膽識，非常有巾幗丈夫的氣概。聰生在旁雖然不懂得甚麼，卻也聽得出神，忙道：「錦姊，怎麼你不會醉倒醉了三個惡奴，他們醉了幾時才能醒來？」錦心道：「好弟弟，你問他們何日醒來，除是挨到了末日裁判這三個惡奴，再也沒有清醒的日子。」（危言悚論，爲誤入歧途者下一針砭）聰生不明白，只圓睜了兩隻小眼睛，向錦心呆瞧。錦心又把以下脫險的情形講了一遍。慧姑聽罷，連

道可惜。可惜。怎麼這三個惡奴半個都不會捉住。原來西裝少年也是個不濟事的。錦心道：這也難怪。他事起倉卒，我又不曾指定誰是賊人，所以吃他們都逃了。慧姑緊皺了眉峯，越想越氣，便轟的起立道：錦心姊姊，你雖不會吃他們，暗算然而這輩狗彘不食的惡奴，留在世間，終究是社會之蠹，我便要親到劉宅和那平姑丈，個個談判問他，因甚延請這般十惡不赦的西席和那無賴張老三、鬼鬼祟祟行使這般毒計，不怕他不把伍青巖送到法庭，連同那三個惡奴一起兒判決罪名，說罷向外直走。朱氏忙喚道：慧兒，別鹵莽，須得從長計較。善珍善寶也都搶步上前把慧姑攔住了。慧姑道：攔住我做甚？善寶道：慧姑姊，難怪你氣憤，但是你和令姑丈素來隔膜，你去報告令姑丈，怎便相信慧姑道信不信由他，報告由我善珍接着說道：他若信了，果然沒話說，要是不信，幾個惡奴得知一發憤恨在心，你早晚要遷往新村，他們縱然懷恨也奈何你不得，可憐我們姊妹倆住在蠶子窠，毒蛇洞裏，張老三曉得是我們走漏消息，怎肯放我們過去？姊姊一聲張，豈非害了我們姊妹倆？慧姑肚裏自思：這層慮得甚是，他們好意來救我，我若冒昧從事，坑害了他們，以怨報德，怎便過意得去？當下深深的吁了一口氣，仍回原座，問着錦心道：姊姊，你是閱歷深，經驗富，對付這幾個惡魔，該用甚麼手段？錦心笑道：妹妹別把這事放在心上，我們是甚麼樣人，直得和幾個惡魔計較？你又不曾吃虧，我又不曾吃虧，惡魔擺弄他人，轉擺弄了自己，這是自然的報應。精神上的苦痛，他們都已失敗，何消用甚麼對付手段？便要對付他們，也該有個充分的證據，我們又不曾捉住賊子林家姊姊，又不便出面作證，倘若聲張起，螻蛄蚱蜢也不是個道理，並非我示弱於人，犯而不校，其實經一番閱歷，得一番教訓，今天的事恰是社會教科書的一種教材，對於我們很是有益的。妹妹，你

不。犯。着。爲。這。樁。事。生。嘖。慧。姑。他。解。釋。嗤。的。一。笑。心。也。平。氣。也。和。了。朱。氏。道。慧。兒。你。瞧。錦。姊。姊。比。你。長。得。三。歲。他。的。見。識。和。閱。歷。卻。比。你。高。出。幾。百。倍。錦。心。道。舅。母。別。說。客。氣。話。似。慧。妹。這。般。爛。漫。天。真。胸。襟。爽。朗。我。是。望。塵。莫。及。的。但。是。要。在。那。機。械。社。會。裏。走。動。一。莫。信。直。中。術。須。防。人。不。仁。畢。竟。要。戒。備。幾。分。好。在。府。上。不。日。遷。住。新。村。從。此。光。天。化。日。再。沒。有。魍。魅。現。形。所。以。對。付。惡。奴。這。一。層。現。在。卻。不。成。問。題。我。的。心。裏。另。有。一。樁。對。付。不。得。的。事。說。到。這。裏。卻。又。沈。吟。不。語。慧。姑。姓。急。忙。問。這。話。怎。講。錦。心。道。一。個。人。要。腦。筋。清。淨。最。好。是。不。記。人。怨。不。受。人。恩。恩。怨。兩。個。字。容。易。把。清。淨。腦。筋。攪。得。紛。亂。使。似。方。才。幾。個。惡。奴。幹。這。味。良。行。爲。我。脫。險。以。後。早。把。這。事。看。得。似。太。空。一。塵。洪。爐。片。雪。境。過。情。遷。便。當。做。沒。事。一。般。惟。有。這。位。何。葆。真。先。生。路。見。不。平。竭。力。相。助。我。經。他。援。救。出。險。沒。有。相。當。的。酬。報。難。道。也。當。做。太。空。一。塵。洪。爐。片。雪。不。成。要。是。尋。常。人。援。我。出。險。我。便。重。重。的。出。資。酬。謝。倒。了。卻。一。樁。心。事。偏。偏。他。又。是。高。尙。青。年。不。求。人。報。臨。別。時。又。不。會。說。甚。麼。通。信。地。點。便。要。設。法。酬。報。也。教。人。無。從。措。手。一。樁。心。事。沒。時。了。卻。這。便。攪。亂。了。我。的。腦。筋。這。幾。句。話。卻。又。引。動。了。慧。姑。的。心。事。忽。的。回。頭。向。林。姓。姊。姊。倆。說。道。兩。位。姊。姊。援。我。出。險。我。也。沒。有。甚。麼。報。答。我。的。腦。筋。一。發。比。錦。姊。姊。攪。亂。得。緊。姊。姊。倆。聽。了。局。促。不。安。一。個。道。這。是。同。學。應。盡。的。天。職。直。得。甚。麼。一。個。道。慧。姑。姊。姊。是。我。們。的。恩。人。一。輩。子。報。答。不。了。昨。夜。的。事。：。朱。氏。道。好。了。好。了。恩。也。不。須。掛。齒。怨。也。不。須。記。懷。講。了。多。時。大。家。都。嘴。乾。了。喝。一。杯。茶。再。議。別。事。旁。邊。站。立。的。王。媽。笑。將。起。來。道。阿。呀。我。可。昏。了。張。小。姐。來。了。多。時。茶。都。沒。有。送。我。只。光。着。手。在。旁。邊。呆。聽。你。們。發。抖。我。也。陪。你。們。發。抖。你。們。發。笑。我。也。陪。你。們。發。笑。要。不。是。太。太。這。麼。說。我。不。曉。得。立。到。何。時。才。休。說。時。挪。動。小。脚。自。去。料。理。茶。湯。林。姓。姊。姊。起。身。告。別。

朱氏和慧姑相送出門，又說了許多感謝的話，不須細表。回到裏面，重和錦心談話。慧姑取了一套衣裙，叫錦心把泥污的換去，授給王媽去洗。濯錦心道：「換便換了，洗卻不要洗一套泥污衣裙，恰是今天遇險的紀念品。理當保存。」慧姑笑道：「錦姊姊這便自相矛盾了。你說把方才的事看做太空一塵，洪爐片雪，怎麼又鬧出甚麼紀念品來？我問你太空一點塵，保存到幾時不變？洪爐一片雪，保存到幾時不融？快快下一轉語來。」（靈心慧舌如聞其聲。）錦心一壁換衣裙，一壁笑道：「你怎麼和我參起禪來？我方才有言在先，表明宗旨，何須下甚麼轉語？怨可忘，德不可忘，保存這套泥污衣裙，是記德不是記怨。朱氏點頭道：「錦心的話委實不錯，記德不記怨，論理也該如此。可歎！目今時世皂白不分，人心險到極點，有甚麼公是公，非玉如這孩子也不能橫遭慘死了。」錦心道：「我在新村也聽得玉如有跳海消息，畢竟是真是假？你們總該知曉。」朱氏道：「我說是真的。」慧兒說是假的好甥女，你是有閱歷的，畢竟是真是假？替我們下一斷語。」（一個叫他下一轉語，一個又叫他下一斷語。）錦心道：「這卻不敢妄斷，只爲家嚴和劉姓起了惡感，一向斷絕往來。我和玉如雖是姨表兄妹，卻不會會過一面，他的胸襟如何，我都不曉得，怎好斷定他的生死？」正說話間，王媽從外面走入，執着兩份梅紅請帖，說是劉公館裏派人送來的。慧姑接取在手，抽出看時，忍不住櫻頰半開，微微的笑了一聲，旋又柳眉雙蹙，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道：「這算甚麼話？簡直是混帳。」請帖朱氏和錦心湊過頭去同瞧瞧，瞧了一眼，彼此都道：「一個『呀』字，原來那兩份請帖，一份是邦平具名的，上寫着：『六月十八日小女翠娥于歸彭城，出閣守寡，是晚亡壻小女雙歸，潔治禮筵，恭候光臨。』一份是柳小寶具名的，上寫着：『六月十八日小女翠娥于歸彭城，出閣守寡，是晚亡壻小女雙歸，潔治禮筵，恭候光臨，並請見禮。』」三

人看罷請帖都歎息了一會子。慧姑道：「這般半陰半陽的結婚式，虧他們刊上請帖，真是荒謬絕倫，違反世界的潮流。錦心道：「你說他們違反世界潮流，我說他們迎合社會心理。目今社會上通行的日曆也是半陰半陽。喚做陰陽合歷，既有半陰半陽的日曆，應有半陰半陽的婚儀，既有陰陽合歷，應有陰陽合婚（比附確切）……不談他們對於請帖紛紛議論，回轉筆鋒，再提那出閣守寡的柳翠娥女士，因甚的訂成生死鴛鴦譜，就陰陽鳳原來抱牌做親一樁事。小賓夫婦十二分滿意，翠娥心理一百個不願。那天小賓娘子在劉公館裏誇張女兒貞操，說得活靈活現，有色有聲，其實信口開河，都是做的反逼文章。那有一句真話，不但看書的看時肉麻，編書的寫時筆軟，便是那天在座的朱氏和那邦平娘子也何嘗信以爲真。朱氏素知翠娥的行爲，當然不肯相信。那平娘子雖然寵愛翠娥，只是揄揚過了分寸，也覺小賓娘子的說話十成裏面遮莫有兩三成鬼話。然而世上說鬼話吹牛皮的人家，信不信都不理會，只圖在三寸舌頭上占些風光，兩片脣皮上討些便宜，笑罵由他，誇張由我。有了千鍾百鍊的面皮，做個保障，自然海闊天空，任意亂嚼，再也不曾嘴軟。若說小賓夫婦因甚的強迫翠娥去替未婚夫守寡，都只爲劉邦平曾有宣言，將來兒子成親以後，便當劃出一部份財產，權由媳婦親手執管。小賓夫婦巴巴地盼望玉如回來，眼睛都要望破，卻不料一紙警耗天外飛來，死掉劉玉如，打甚麼緊眼。看這許多財產，女孩兒沒福享受，夫婦倆得此消息，兩副幽圍心，肺恰似寸寸縷縷的切個粉碎。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哭喪着臉兒，實做那楚囚相對的模樣。再說翠娥和小宋打攪得火炭一般，熱情絲束縛，正自擺佈不脫，玉如回來的日期越近，翠娥的心思越是千皺百縐，加着小宋信來常有提心弔膽的詩句說什麼『劉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香郎陌路人。翠娥把這一十四個字看了。又看讀了。又讀一個字裏有一個勾魂使者把翠娥的魂靈兒捉住。只落得唉聲歎氣沒精打採。鎮日價情思昏昏一百個不自在他娘兒女兒的容顏比從前消瘦了幾分。心裏怎不着急。逐日買了鮮魚肥雞做了羹湯勸女兒多吃一口飯。誰料翠娥飯也懶得嘗湯也懶得飲。任憑甚麼佳餚到口總是味同嚼蠟。吃飯是宛比數着珍珠十粒五粒的納入嘴裏。吃得半碗便擱着。篋不要再吃。那天玉如跳海的消息傳來。恰值翠娥吃飯的當兒。搶着電報看一個飽恰似吃了幾顆定心丸。服了幾帖養興劑。立時意氣飛揚精神飽滿。朵朵心花一齊怒放。三萬六千個毛孔個個都開着。笑口暗暗的謝天謝地。謝那祖宗菩薩說道。冤家的你一去不返。這才逞了我柳翠娥的心願也。肚裏這般想。嘴裏霍落霍落放開喉嚨。喫飯恰似風捲殘雲般的沒多時早吃了。三大碗飯雞羹魚汁嚼得津津有味。碗兒碟兒都向了天。吃飯完畢。詩興勃發。扭了幾首歪詩題目喚做『聞玉如跳海喜賦七絕四首以慰香郎』。把詩箋摺疊個同心方勝兒。珍重加封。吩咐傭婦到吟香那邊報喜。却不料小賓夫婦希圖劉姓財產強逼他過門守寡。翠娥怎肯答應。巨耐他老子娘催逼得緊。三五次只在他耳邊絮聒。聒了多時。翠娥方才應許。表面上總算十分委屈。強從親命。其實暗裏面有那宋吟香竭力攛掇。叫他將計就計。落得應許吟香道。我那甜蜜心肝兒的翠娥妹妹（肉麻）他們叫你過門守寡。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不妨滿口應承。還有甚麼疑慮。一來替未婚夫守寡。彤管清芬可以傳之千古。二來劉姓的萬貫家私入你掌握。你便一輩子享用不盡。三來名義上做劉玉如的渾家。實際上做宋吟香的夫人。無拘無束。便遂了你的心願。一舉而三善備。你切莫錯過了這般的好機會。翠娥被他說動了心。這抱牌做親的一句話果然。

成了事實。直到六月十八日的一天，劉柳兩家都是掛燈結綵，十分熱鬧。所大的，一個蘇州城，轟動得人人都知道。個個盡曉，還有吳中吟社裏面的一輩詩友，對於這事聚議紛紛。社長方便園先生召集會員，在高鄰公所裏開個臨時會議發表他一番意見，正是

將假作真

看朱成碧

魚目混珠

燕石誤璧

### 第四十六回 曹詩翁痴想文苑傳 賈太史謬附逸民篇

嘖嘖嘖哈哈哈哈老夫名山著作流播千秋卻不料發生在這小妮子身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小妮子不朽老夫也可不朽了嘖嘖哈哈嘖嘖哈哈合罕合罕……這一片得意聲喧笑聲咳嗽聲都從一位蝦鬚老人的嘴裏透起初的嘖嘖哈哈是純粹的笑聲後來嘖嘖哈哈笑聲裏面夾雜着幾分痰嗽比及嘖哈轉爲合罕竟純粹的咳嗽聲原來方先生的嗽病新痊經這一番狂笑卻又牽動了他的宿疾狂笑得沒多幾聲倒累他欬噎了一會子欬得駝背愈聳蝦鬚愈蹠趕快的揉着胸脯把欬噎平復了呵出一塊濃痰卻又不即睡去放在嘴裏咀嚼一壁嚼一壁說道生今之世行今之道貞節兩個字早已沒人講求卻不料瑣瑣裙釵竟有這般轟轟烈烈的舉動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平江學校裏出了一個貞節的學生吳中詩社裏添了一個貞節的詩友我方某窮途其盛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合罕合罕……又是一陣欬噎前痰未睡接着新痰趕把兩塊痰兒一起睡去方才騰空了嘴又好說話那時雌雞嗓子的呂文甫插嘴說道社長先生言之有理這位柳翠娥女士三貞九烈譽滿東南雖是社長教育之功也是吾輩切磋之效說時仲長鴨頸在人叢裏望了一望見宋吟香不

在詩社裏面才敢放膽說道好教社長得知柳女士的家裏我會到過好幾回接席談心甚爲莫逆他的肺膽我都知道他不是貞潔女子還有誰是貞潔女子也耶便圓瞪了文甫一眼道呂先生你太多事了柳生和你雖是詩壇文字之交然而瓜田李下也須分別嫌疑無事無端你去找他做甚文甫笑道我何嘗去找他卻是他來約我承他的青眼屢次折柬相邀文甫是何等樣人怎敢卻其情而拂其意自然登門訪戴接席談詩我文甫又是一個坐懷不亂的魯男子和他談論時規而矩之正大而光明之有甚麼瓜田李下也耶方先生點了一點頭兒問道談詩以外講些甚麼話文甫道我是第一正經人談些都是正經話非其禮者勿言非其禮者勿語談論中間專把古往今來的貞孝節烈和他細細而研究之從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不覺便把他的氣質一齊變而化之這番翠娥立志守貞轟轟烈烈的做將出來不是我文甫的功卻是誰的功也耶他和我做了至友宛似入了芝蘭之室（留心鮑魚之臭）久而不聞其香豈非習與俱化也耶……也耶的尾聲未絕聽得人叢裏面飛出一種尖脆的聲音道大伯你道些甚麼來你算是正經人時只怕徧天下更沒有一個不正經的人你瞞得過別人卻瞞不過我玉儂你去訪那翠娥多分是安着歹心惡意孤男寡女坐在一塊兒那有甚麼好事幹出大伯大伯你怎還說得嘴響說時恨恨的瞧了文甫幾眼原來說話的不是別人卻是文甫的弟婦呂郭夫人（久別了）牙縫口角的醜魚氣味也隨着尖脆聲音一齊飛出慌得許多吟朋詩友各各倒退了幾步惟有文甫動都不動一來他對於弟婦存着三分懼怕二來這種醜魚氣味平日間時時領略也不覺得甚麼難聞（久而不聞其臭也是習與俱化）只是當着衆人飽受一番奚落不免老大的丟臉又見衆人的眼光都向他面部注射

一發不好意思。愧從心裏發紅。向耳邊生沒多片刻。竟把完全的面部揩抹上。一層紅油。大凡羞恥的招牌。先從耳根掛起。恥字半個是耳。半個是心。可見古人造字。一一從經驗上得來。（可謂杜撰的字說）閑話剪斷。方先生見這情形。端怕鬧出笑話。忙道：快把閑談收拾起。大家準備作詩翁。（不盡翁也。其間有詩婆在）列位社友。須知傳世之文。最難得逢好題目。題目好了。便是尋常題詠。也會傳諸久遠。題目不好。憑你江海一般的詩才。畢竟是沒世不彰。歸於磨滅。老夫費了數十年心血。慘淡經營。才有這一部便園詩集。留傳後世。將來刊行以後。方便園三個字。一定可以常留天壤。從來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有盡者年也。無盡者名也。老夫耄矣。知有幾年在世。不如趁這當兒。把詩集編定。預備刊布於世。傳諸久遠。其間名作雖多。尙少一篇壓卷傑作。不無毫髮之憾。天幸碰着這個好題目。怎肯輕易放過。老夫不敏。早做就一篇長歌。題目喚做女貞木。做得又凄又艷。可泣可歌。必須柳生這般的貞潔。才不負老夫這般的筆墨。必須老夫這般的筆墨。才寫得出柳生這般的貞潔。真叫做離之則兩傷。合之則合罕……便園的意思是。要說一句『合之則兩美』。誰料說到合字。臊子裏癢癢的。又一陣乾噎起來。這一會子。噎得利害。良久說不出話。把面都漲得薄紅。鼻涕淚。一齊噎了出來。在這欬喘聲中。詩社裏許多吟友。個個揚着腦袋。高視闊步。做出那自命千秋的模樣。你也掏出詩稿。我也摸出詩箋。彼此交換誦讀。嚶嚶噲噲。千百個黃蜂蒼蠅。又在詩社裏作祟。惟有呂郭夫人。別轉了頭。只在那裏吁氣。（別有感慨）呂文甫道：拙作第二聯『孤心苦詣歸空帳。軟玉溫香抱木牌』。這十四個字。自信倒也工緻。曹墨亭道：下句更妙。妙在引用成語。卻一些看不出。是成語。西廂記上。只說軟玉溫香抱滿懷。你把滿懷二字。換作木牌。比原句勝過十倍。

這叫做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者耳。廉老頭兒道：曹墨翁的大作引用成語，何嘗不妙？但看起筆兩句：『自從盤古分天地，夫配陽兮婦配陰。』首句雖用成語，卻用得堂皇冠冕，包羅萬象。次句看似平常，然而細細研究起來，卻是妙想天開。算得宇宙間有數的文字，這時方先生歎喟已止，聽得這般講，便把『夫配陽兮婦配陰』七個字放在嘴裏，咀嚼咀嚼了一會子，覺得沒甚滋味，便道：廉吟兄怎麼賞識這一句詩？其間有甚麼深意？左不過是夫配陽，剛婦配陰，柔的老話罷了。你說是宇宙間有數的文字，倒要請道其詳。廉老頭兒道：社長先生，你原來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墨翁這一句詩，卻是妙語雙關。匪夷所思，就那字面上看來，夫配陽，剛婦配陰，柔似乎有些陳腐話，然而這個配字又可移作別解。夫配陽者，陰間的夫和陽間的婦，成配之謂也。婦配陰者，陽間的婦和陰間的夫，成配之謂也。陰夫配陽，陽婦配陰，夫這便喚做『夫配陽兮婦配陰』。方先生使勁的拍了一下掌，道：墨亭，別三日刮目相看，不料你的詩才長進得這般迅速。千秋以後，老夫不能獨享盛名，文苑傳裏卻被你分占一席。說時，又把這一句詩放在嘴裏，咀嚼越嚼越有滋味。墨亭經他們一番誇獎，十二分快活，都向骨髓裏直鑽（奇語）眼睛合成綫一般的縫，唇皮扯得木魚般的大（如畫）心花開，並蒂骨節解連環（恰是一副聯語，解連環者言其骨節之鬆也）彷彿見千百年後的文苑列傳，大書特書，標題着曹墨亭三字姓名（今之詩人往往作此夢想）心頭雖然得意，嘴裏卻還謙恭，酸溜溜的咬着文字，答道：曹某，襪線之才而欄杆充數者也（仍不忘此四字）大方家如此獎勵，則萬萬而不敢當者耳。千歲後，不朽盛名，非曹某所敢望之者耳。大凡五百年間，區區曹墨亭三字姓名，庶幾不致埋而沒之乎？哉！將來一部文苑之傳，曹某得備員其

間三生而有幸矣。若要首屈其一指坐第一把銀交之椅方先生乎舍足下其誰者乎……快刀截不斷的之乎者也。泉水般的從墨亭嘴裏噴出。倘有幾位新文學家在旁聽得怕不要避之若浼。趕快把兩隻耳朵在西太湖裏浸個七晝夜。然而詩社裏的酸朋醋友物以類聚。專靠着咬文嚼字度日子。好似一天不說焉哉乎。西山不肯落金鳥。又似一天不說也。歟耶。太陽不肯向西斜。所以墨亭的掉文談話落在衆詩人的耳朵裏。司空見慣（耳朵司聽不司視。宜易其詞曰司聰聽慣）覺得平淡無奇。在那衆詩人傳誦佳作的當兒。便園居士不慌不忙從懷裏掏出皮夾。從皮夾裏拈出『女貞木』長歌的底稿。送給衆詩人傳觀。也不道聲呈政請教的客套話。大模大樣的說道。看老夫手段。何如衆詩人。曲着背。覷着眼。楞楞圈圈的圍住。看那社長的分上。任憑下里巴人。曲也。算陽春白雪篇。何況方便園的大才在衆詩人裏面。算得是烏鴉林中的孔雀。小雞隊裏的鳳凰。那時一般詩友除卻呂郭夫人不在座。誰不五體投地奉承這位詩壇祭酒。若問呂郭夫人。究向那裏去了。原來他的來意。貪圖和吟香接席。吟詩訂一個知心韻友。誰料撲了個空。人人都到詩社裏。惟有吟香不到。一團起勁。化作十分失望。便捧着滿肚皮的牢騷（騷字也有別解）踏着小腳式的八字步。不別而行。快快的自回家裏。按下慢題。再說衆詩人讀罷這篇長歌。歡喜讚歎。手舞足蹈。有的說。比着白香山的長恨歌。要加幾倍光彩。有的說。讀了方先生的大作。覺得元微之。連昌宮詞。真卑卑而不足道焉者矣。當下你一句我一言。給方先生戴了十七八隻炭箕般的高帽。便圍滿懷快樂。收回了這篇底稿。橫一摺豎一摺。摺疊成個方勝式。依舊納在皮夾裏面。向着衆詩友說道。這小小皮夾裏面。卻不料包藏着千秋盛業（得意話）衆詩人隨聲附和。一聲聲的千秋盛業。百世不祧。把

那方先生一直捧到三十天以上。又把詩王詩伯詩仙詩聖的馬屁頌語（此四字可與蝦鬚教員作對）替方先生加上許多榮號，使圍拈着蝦鬚居之不疑，冷不備人叢裏面鑽進一個十三四歲的頑皮孩子，把方先生一把拖住，道：「阿伯，給我錢來。」方先生刺了孩子一眼，道：「阿虎，早晨給你三角錢，怎麼一會子便用掉了？」阿虎道：「賭攤上擲得一把羊起手，便是四步鴉，區區三角錢，撲翅撲翅飛去了，快快給我錢，待我翻本去。」他老子尙沒回答，阿虎眼快，見桌子上放着一個羊皮夾子，搶取在手，一轉身便向人叢裏鑽出。方先生捨不得，千秋盛業斷送在小孩子手裏，蹣跚着脚步待去，迫趕阿虎已離着一丈多遠，那裏趕得上，只得高聲喊道：「好孩子還了我詩稿裏的錢，都由你拿去。」阿虎聽得老子這般呼喚，才把皮夾打開，取出詩稿，向着地上一擦，道：「誰希罕這撈什子，送給換糖的都不貪（竟成語）說罷，一溜烟的跑出高鄰公所，自去賭錢，不在話下方先生駝背曲腰，從地上拾起詩稿，口口語語好了好了，千秋盛業又被我掙扎到手了。當下又和衆詩人談了些閑話，看看時候不早，便到劉公館筵設席。此時我們快快登門獻詩，叨擾他一杯喜酒，請請一聲請字，衆詩人相率出門都到了高鄰公所路上，搖搖擺擺排着鴨陣，一般腳裏行步，嘴裏兀自嘍哦着詩句，障礙交通，遮斷來往，惹得一般行人怨載，追編書的抽出空閑，且把劉公館裏熱鬧情形敘述一遍。大門開得直洞洞地，大吹大擂，歡迎賀客從大門儀門廳正廳，一直望將進去。張掛得燈天彩地，氣象一新。兩旁矗立着許多前清的銜牌，都是雪白的銀，貿易而來甚麼「候選縣左堂」「候補縣正堂」「候選同知」「候補府」「候選道」「一古腦兒都是「候選」「候補」的特別商標，可憐滿清覆亡已經了十週紀念，這位劉邦平先生還在那裏候選候補，正是權



材出了。還在那裏請挽歌郎錢多分是一場痴夢（同夢者大有人在）公館裏管家僕役雁行般的站立簇新的民國頭顱卻戴上一頂滿清的紅纓大帽主人劉邦平也不管人家當面奚落背後唾罵竟硬着頭皮老着脸蛋盡把甚麼紅頂花翎朝珠補掛沒人顧問的關店底貨一古腦兒都穿戴起來牆壁上的喜幛密密層層張掛得。不留罅縫四字標題無奇不有的是『人天嘉偶』有的是『生死因緣』有的是『異路同心』有的是『相攸隔世』這些話頭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更有荒謬的竟把『陰鳳陽凰』『死鴛生鶯』的不通名詞也都湊合起來中間一副泥金堂對是前清太史公的手筆上聯『簫管齊鳴陰陽合律』下聯『人天異路和合同參』這位太史公又是議會的議員兩項出身都不忍拋撇竟把死的資格活的資格一齊寫在上面道『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浙江省議會議員由陸逸民賈夷齊拜撰』（陰陽結婚不可無此陰陽銜條之堂對）這天的結婚禮節男家主張用舊法女家主張用新法經那冰上人伍老夫子往來磋商才定了新舊合參的禮節好在今天的婚式本來是半陰半陽半生半死當然適用那半古半今半新半舊的禮節大媒伍青巖迎合主人翁的心理也向冷攤上覓得一個黃銅頂兒高高蠢起在幃帽上面大搖大擺在花廳上往來打轉地方紳士陸續前來賀喜他們強半都是科舉出身腦袋裏面滿滿的裝着許多天經地義聖賢傳劉貢生一壁鼻烟一壁大發議論道已嫁守寡易未嫁守貞難一部列女傳冰霜節操的寡婦吾見其人矣冰霜節操的貞婦未見其人也若柳女劉貞婦若有婦之名無婦之實劉郎死後別訂絲羅此人情之常吾輩亦不得議其非而不圖立志堅決一至於斯也難矣難矣馬孝廉鼓着掌道誠哉是言也未嫁守貞確是不易一來不曾參天拜地無名分

之。可。守。二。來。不。曾。合。卷。同。牢。無。愛。情。之。可。說。像。劉。貞。婦。這。般。苦。節。確。是。不。易。誰。料。民。國。時。代。有。此。祥。麟。威。鳳。賈。夷。齊。正。捏。着。象。牙。小。梳。在。脣。邊。上。一。下。一。下。整。理。幾。莖。焦。黃。色。的。短。鬚。聽。得。這。般。談。論。放。下。牙。梳。歇。了。馬。孝。廉。一。眼。道。馬。年。兄。不。是。這。般。講。現。在。的。時。代。三。綱。淪。九。法。斲。乾。坤。清。淑。之。氣。發。洩。淨。盡。再。也。沒。有。甚。麼。貞。節。女。子。出。現。你。把。劉。貞。婦。的。節。操。牽。攏。到。民。國。上。面。真。是。絕。大。謬。誤。馬。年。兄。你。也。是。發。過。榜。的。人。物。怎。麼。只。是。這。般。見。識。馬。孝。廉。聽。着。一。疊。聲。的。稱。是。怎。敢。和。翰。苑。老。輩。辯。論。曲。直。賈。太。史。又。取。牙。梳。把。短。鬚。梳。了。幾。下。整。衣。肅。容。發。出。那。莊。重。的。聲。調。道。劉。貞。婦。的。節。操。和。民。國。兩。個。字。毫。不。相。干。養。成。他。的。苦。心。孤。誼。都。是。聖。清。治。化。之。效。聖。清。二。百。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洩。髓。淪。肌。（何妨把你的肌髓解剖出來驗驗）所以瑣瑣裙釵具有這般毅力可以驚鬼神而泣風雨。貞婦生長詩禮之家（只怕是勢利之家）習聞刑於之化（只怕是淫餘之化）轟轟烈烈立志不凡……說到這裏忽聽得門外砲聲隆隆夾着大吹大擂一片熱鬧大家都說縣長到了賈夷老你是鄉紳領袖理該做縣長的陪賓賈太史笑道老夫清室遺民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怎好和地方有司相見但是主人翁既委託我做官廳的陪賓自然不便固卻論那遺民資格不配見官論那議員資格又不妨見官程子目中有妓心中無妓老夫目中有官心中無官胡亂去相會便了正是

首陽山下

薇蕨精光

夷齊蹤跡

出入官場

## 第四十七回

照紅鸞丈母憐女婿

放白鴿頑父罵親兒

賈夷齊本是個宜古宜今的人物裝龍像龍裝虎像虎一見了縣長高拱手低作揖收拾起遺老面孔揣摩那俗

吏。心。理。汨。汨。滔。滔。快。刀。剪。不。斷。的。談。話。他。有。一。個。兒。子。叫。做。小。齊。新。在。縣。公。署。裏。充。當。庶。務。員。所。以。他。和。縣。長。叙。過。寒。暄。便。說。小。犬。辱。荷。栽。培。感。同。身。受。沒。齒。不。忘。大。德。又。把。縣。長。的。政。績。有。的。沒。的。胡。亂。恭。維。了。幾。句。古。有。拍。馬。的。夷。齊。今。有。拍。馬。的。夷。齊。拍。馬。拍。馬。同。是。一。馬。不。過。扣。是。扣。的。馬。首。拍。的。拍。的。馬。屁。罷。了。隔。了。一。會。子。大。門。外。砲。聲。又。起。張。中。將。龐。旅。長。都。騎。着。高。頭。馬。兒。前。來。賀。喜。護。從。的。丘。八。太。爺。雄。糾。糾。氣。昂。昂。裝。出。上。陣。般。的。威。嚴。使。出。衝。鋒。般。的。氣。燄。惹。得。左。右。鄰。居。個。個。側。目。都。說。劉。剝。皮。神。通。廣。大。有。財。有。勢。替。那。死。兒。子。結。婚。調。兵。遣。將。把。這。條。街。巷。都。塞。斷。了。……其。實。邦。平。和。張。中。將。龐。旅。長。並。沒。交。情。這。番。登。門。賀。喜。都。是。翠。娥。的。聯。絡。手。段。中。將。的。女。兒。張。女。權。旅。長。的。女。兒。龐。貴。珍。都。和。翠。娥。同。校。肄。業。聲。聲。氣。求。翠。娥。出。閣。的。當。兒。曾。向。張。龐。兩。同。學。當。面。要。求。吉。期。的。一。天。定。要。拜。懇。兩。位。老。人。家。虎。駕。光。臨。替。寒。家。裝。個。體。面。女。權。貴。珍。都。答。應。了。所。以。到。了。今。天。那。赫。赫。炎。炎。的。中。將。旅。長。都。前。呵。後。擁。的。到。劉。公。館。裏。去。賀。喜。邦。平。恭。迎。虎。駕。自。有。一。番。忙。碌。隔。了。一。會。子。大。門。外。砲。聲。又。起。原。來。張。中。將。太。太。龐。旅。長。太。太。也。是。統。領。着。許。多。健。兒。坐。着。綠。呢。大。轎。前。來。賀。喜。慌。得。邦。平。娘。子。帶。着。丫。環。僕。婦。必。恭。必。敬。的。歡。迎。虎。駕。（這。是。雌。虎。）早。見。兩。乘。大。轎。四。平。八。穩。的。抬。進。轎。廳。兩。旁。迎。賓。樂。工。吹。擂。得。震。天。價。響。護。衛。軍。士。擎。着。簇。新。的。槍。枝。插。着。雪。白。的。刺。刀。一。聲。口。令。噹。噹。兩。旁。站。開。惡。很。很。嚴。陣。以。待。邦。平。娘。子。的。眼。裏。幾。曾。見。這。般。的。威。武。氣。象。沒。奈。何。放。大。了。鼠。膽。從。那。刀。林。槍。樹。中。歡。迎。這。兩。位。貴。客。比。及。轎。兒。落。地。兩。位。太。太。都。出。了。轎。門。張。太。太。豹。頭。環。眼。龐。太。太。狼。背。熊。腰。不。愧。將。門。之。婦。虎。虎。都。有。生。氣。後。面。隨。來。的。婢。女。卻。都。是。媠。媠。娜。娜。娉。娉。婷。婷。侍。奉。這。兩。位。太。太。出。轎。真。叫。做。醜。醜。夫。人。相。嬌。嬌。是。賤。人。打。不。破。這。兩。句。俗。語。邦。平。娘。子。把。兩。位。太。太。

的虎駕迎入內廳。坐定。嘴裏寒暄。心頭快樂。暗想翠娥這妮子。委實能幹。虧他認識這般的闊綽。太太他身子。尙沒進門。早替我爭得許多光彩。門前馬兒。轎兒。刀兒。鎗兒。都是翠娥裙帶上帶來的。要是像這刻薄鬼。一個鵝眼。鏡看得磨盤般大。平日不捨得交結官場。那裏來這體面……不談那平娘子和這兩位太太在內廳談話。再說高鄰公所裏的一輩詩友。懷抱着千秋盛業。也來劉公館裏賀喜。龍蝦教員方便園做前導。雌雞噪子。呂文甫做押隊。晃動頭腦。搖動身軀。肩背高低。脚步上下。齊向這條巷裏進行。才走進了巷口。早望見許多刀光槍影。和那挺胸凸肚的丘八太爺。衆詩人都打了個寒噤。便圍的兩條腿被地皮吸住。休想抽拔得起。文甫伸出鴨頸向前。面望了一望。喚聲不得了也。耶。頸子縮短了三寸。舌頭卻伸長了五分。（截長補短。尙欠二寸五分）衆人裏面。還是曹墨亭有些膽量。便道。諸位吟兄。莫須害怕。李太白尙草嚇蠻詩。區區小卒。何足懼哉。說時。便冒到前面。做個鵝羣。鴨隊裏的領袖。衆人乾欬一聲。嗽揉一揉。胸脯把膽兒放大了。跟着墨亭進行。約莫走到劉公館門首。早聽得一片吆喝道。那裏來的混帳人。（當應之曰。都是文苑傳裏人）鬼鬼祟祟。做甚麼。（當應之曰。想做詩王詩伯。詩仙詩聖）咱們大人在裏面。誰敢亂闖。亂跑。這裏下了特別戒嚴。令你們要進去。報個口號來。（雖無口號一聲。卻會口占一首）倘然半句支梧。捉對兒。網送營裏去。每個結實打五百皮鞭。（要掙扎千秋盛業。先捱嘗五百皮鞭）原來衆詩人欲前且卻的模樣。被兵士們瞧在眼裏。只道是甚麼歹人在這裏。舒頭探腦。心慌。叵測。呂文甫經這一嚇。別轉屁股。便想把脚底給他們看。廉老頭兒氣得色色縮縮。渾身肌肉都在那裏零碎。活動方便園。正想拔脚奔跑。恰似膠紙上躲着的蒼蠅。休想拔動分毫。就中還是墨亭有主意。深深的一拱到地道。

列位仁兄且容兄弟分割兄弟等無事不登三寶殿都只爲劉邦翁備着梅紅之帖兄弟等特地而來應召者也。衆軍人怎懂得之乎者也。只道他們情虛膽怯信口胡柴當下磨拳擦掌便想打人虧得公館裏走出一個老管家認識這鵝羣鴨隊都是左近的新文朋友便向軍士們打了一個招呼方才解釋誤會放他們進門賀喜詩人進去不多時又早見兩面校旗打着「平江女學校」的名號飄飄揚揚從巷口舞將過來後面一對對的女學生身穿雪也似的校服齊着脚步兒都向公館裏進行每人手裏都執着一面小旗五光十色照耀眼簾旗幟上面都寫着四字頌詞在那軍人眼光裏怎省得寫的甚麼話但是編書的略知一二衆學生排隊前來不但是登門賀喜并且向那九烈三貞的柳翠娥女士行一個贈旗典禮旗幟上面都是搬運些貞烈詞典裏的套話甚麼「城崩杞婦」甚麼「淚灑湘妃」甚麼「共姜再世」甚麼「曹女重生」這些話不問可知是出於方便。園先生的大筆贈旗的學生並不是全體出發攏總三十二名僅佔全校人數三分之一人數雖不算多却費了校長九牛二虎之力東也牽攏西也拖扯唇焦舌敝百般央求學生卻不過校長的情面只得胡亂去走一遭才組織了這三十二名的贈旗隊這贈旗隊的押隊便是校長安子虛女士難爲他肥胖身軀也跟着學生跑走了兩三條巷胸前掛着黃澄澄的金章額上懸着圓溜溜的珠顆金章是真珠顆是假不過是汗點罷了校長穿的藕絲紗衫吸着半背的汗液牢牢黏在皮肉上面恰似冷雨澆背一般他們師生多人直入劉公館大門卻一些兒沒有攔阻原來擎鎗的軍人瞧得眼花撩亂早忘了方才的特別戒嚴令（絕倒）贈旗隊入門不多時又聽得巷口烏都都同隆隆一隊軍樂款款的吹打過來軍樂後面四名黃衣軍士抬着一方「節操冰霜」的匾

額匾額上面額巍巍插着金花鮮艷艷披着紅綢高頭馬上馱着一個軍官在後面押隊這是張中將表揚貞操給與劉貞婦的榮典一行人直達劉公館門口軍官滾鞍下馬搶步到裏面報喜霎時間三聲砲響劉邦平翎頂輝煌出門迎接這方匾額直達大廳高高懸掛在正梁上面滿堂賓客一齊瞻仰許多讚歎聲攪做一片細細研究起來（誰在旁邊研究）卻也見解各異論調不同張中將挺着肚子道現在的女界真是越鬧越糟了開口解放閉口解放這些混話落在女孩子耳朵裏比那炸彈爆藥要加一百倍利害容易出了劉貞婦這般的節烈人物倘不表揚一下子這便算不得社會的先導了說時手拈着烏菱髻鬢隱隱以社會先導自命安校長汗液未乾氣喘吁吁的插嘴道張大人你老見得很透關解放兩個字委實誤人不淺鄙人辦學多年嚴禁生徒們沾染這般習氣倘然他們主張解放鄙人便立地把他們姓名開除（解放與開除其義本可相通）有此一番整頓校風自然清淑才培植了這般的貞婦賈夷齊在旁連連的搖頭道學校培植之功怎及先朝作育之效自從我世祖章皇帝入關伊始便以注重女教風厲天下傳至今日尙有劉貞婦其人替先朝生色聖清涵濡之澤經二百六十餘年之久其所感人者深矣方僕園打着頭圈道有了表揚貞婦的旗匾便該有表揚貞節的詩歌我方便園做了四十餘年的詩人到了今天才覺得一個傳世的題目貞婦的芳名使園的詩名真是『不廢江湖萬古流』了（真是幸免營門五百鞭了）呂文甫的雌雞噪子一時作癢吟哦自己的警句道孤心苦韻歸空帳軟玉溫香抱木牌曹墨亭也接着念道自從盤古分天地夫配陽兮婦配陰尙有兩位女詩人方詠絮和吳吟梅也在那裏曼聲吟詠一個兒詠他的絮一個兒吟他的梅只可惜呂郭夫人不在場埋沒了幾首香絕豔絕

的佳章不表衆人談談說說單說來賓裏面却有兩個少年不和衆人一般見解一個兒暗暗的笑得嘴歪一個兒憤憤的氣得肚痛笑的是誰便是亞東第一鍾情男子宋吟香這幾天內他形影不離專和翠娥作伴吳中詩社裏面久已斷了他的蹤跡無怪呂郭夫人今天撲了一個空小賓夫婦曾和女兒有約只要翠娥肯到劉公館抱牌做親甚麼事都儘他自由所以吟香在家這停眠整宿夫婦倆都裝聾作啞不去干涉吟香又是個甜嘴密舌的人物跟着翠娥向他老子娘講話總是爹呀媽呀的混叫夫婦倆初聽時有些刺耳日子長了不覺得刺耳倒覺得窩心原來「窩心」二字是一句蘇白彷彿「稱心如願」的意思（百忙中添一註脚）娘子背地裏拉着小賓說道阿翠幹的事雖然是說嘴不響偷來的鑼鼓一些兒聲張不得然而他的眼力倒也算得一等那麼溫他看上這個小白臉實在是百中難得一千中難得雙休說他快活我見了也歡喜況且這些私訂終身的事算不得甚麼不規矩也是古來常有的事沒見識的人看在眼裏便當做笑話講知書識字的人把這事看得入情入理一些兒沒有詫異你看古來的唱本書上有才有德的千金小姐誰不紅鸞照命在後花園裏和小白臉私訂終身後來一樣也做了狀元妻子宰相夫人富貴榮華一輩子享用不盡況且我們的女婿已死了阿翠嫁到劉家不過擔個虛名兒阿翠嫁後我們倆又沒有子息屁股後面光澆澆成日價在家裏坐你瞧着我我瞧着你怕不淒涼出病來有這不出名的女婿常常到家裏走動親親熱熱的叫幾聲爹喚幾聲媽遇寂寞時不寂寞遇冷靜時不冷靜這般快活出了黃金也買不得真應了蘇州人的俗語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小賓聽這一席話嘴裏諾諾答應肚裏倒起了疑惑翠娥出嫁後他便担了幾分心事身在燕子窠裏吸烟心裏卻勃勃地

跳動不曉得小白臉可曾在家裏打轉這些都是後話暫時按下單說翠娥出閣的一天吟香還捱着翠娥嘍嘍唧唧的講話小賓娘子見這光景畢竟懷着鬼胎似這般相親相近分拆不開終不成花轎臨門時一乘轎兒抬着兩個人去抱牌做親時左手抱着死牌位右手又抱着活牌位（不是左宜右有定是左擁右抱）當下便叮囑吟香暫時迴避遮掩衆人耳目將來的日子正長也不爭着一時半刻的相偎相傍吟香聽說恍然夢醒（只怕依然做夢）他想起今天方便園召集社友準備彙集詩稿表揚翠娥的真節吟香的詩稿數日前早已做就併且曾和翠娥坐在一起兒商量詩中的詞藻甚麼冰清玉潔九烈三貞的字樣都是聽着翠娥的主張一一填砌在內這幾首表揚貞節的詩兒是出於貞婦的指授自然比衆不同格外貼切現在小賓娘子囑他迴避他便想起詩社開會的事時間業已錯過不及趕到詩社不如徑赴劉公館裏去獻詩所以贈旗贈匾的當兒吟香也隨着衆人在那裏瞻仰盛典衆人對於貞婦種種歡喜讚歎的情形吟香見了怎不發笑暗想貞婦的起居行動區區肚裏有一篇小傳他們不是個中人怎曉得其中的真相隨聲附和說些都是混帳話（隨聲附和之人未有不說混帳話者）因此別轉了頭用手帕掩住了嘴只是吃吃的笑笑得嘴歪的業已表明氣得肚破的又是誰呢原來這位少年姓華名國表字人傑華校長的女兒劉玉如的好友（以特筆寫之）這番從工科大學畢業回南行裝卸後便到蘇州謁見劉邦平報告玉如蹈海的情形怎樣的意氣頹喪忽萌厭世怎樣的奮身躍海撈覓無蹤報告時聲情激昂可歌可泣但是邦平聽了歌卻不歌泣也不泣（此老心死久矣）人傑又道小姪本該早日南下只爲覓不到玉兄遺骸因此在津門逗留了兩星期小姪和玉兄交好多年又是同鄉又是同校



又是同時畢業這番本約。他同伴還鄉卻不料途中出了這個岔子。喪我良伴。踽踽獨行。真叫人百般的不快。邦平聽了。依舊漠然不動。人傑又道：「小姪查點玉兄行李。檢得一紙訣別書。才曉得他犧牲此身。另有一番說不出的苦楚。玉兄遺下的行李。連同訣別書。特別賚送到府。留作紀念。說時便把行李和訣別書一一交納。邦平對於行李物件。倒很注意。一樁樁一件件。按照人傑開出的行李單。細細點查。肚裏暗自盤算。這副行李。連同物件。還值百十塊錢。虧得人跳了海。行李物件。卻不會跳海。要是一古腦兒都淹沒了。這便叫做人財兩失咧。」（守財奴的眼光。不過如此。）查點行李時。查到一隻網籃。邦平便喚劉福打開細看。恰有一件東西。直刺邦平的眼簾。不。看。猶。可。一。看。時。丹。田。怒。氣。條。條。的。升。提。到。額。門。額。門。怒。氣。颯。的。衝。破。了。青。天。（故作驚人之筆）便從僕人。手。裏。奪。取。這。件。東。西。一。口。氣。跑。到。庭。心。下。死。勁。的。向。空。中。只。一。撩。東。西。脫。手。恰。似。兩。隻。白。鴿。撲。撲。的。破。空。飛。去。沒。多。片。刻。又。從。空。中。直。慣。的。下。來。慣。得。庭。心。石。板。都。作。怪。響。（畢竟是甚麼東西）那時僕人。劉。福。猜。不。透。主。人。心。理。只。是。在。旁。呆。看。人。傑。也。覺。莫。名。其。妙。只。道。他。神。經。病。發。失。了。常。度。邦。平。指。揮。劉。福。道。趕。快。把。這。東。西。向。街。坊。丟。掉。了。我。不。要。看。看。了。便。生。氣。人。傑。忍。俊。不。禁。忙。問。老。伯。何。事。氣。惱。邦。平。氣。吁。吁。的。說。道。華。世。兄。你。想。玉。如。該。死。不。該。死。他。的。心。腸。鐵。一。般。硬。明。明。要。咒。我。死。才。預。備。着。這。般。的。不。祥。東。西。我。不。會。死。他。卻。先。死。了。皇。天。有。眼。咒。人。卻。咒。了。自。己。人。傑。聽。了。心。裏。才。明。白。（我聽了依舊不明白）當下撲嗤的一笑。便把學校慣例的話。竭力向邦平分剖。邦平聽了。只是搖頭不信。（畢竟鬧甚啞謎兒）列位。你道網籃裏有甚麼奇怪東西。原來平淡無奇。只是一雙白帆布鞋兒。邦平素多忌諱。又和玉如犯了心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所以見了白帆布鞋。只道是玉如詛咒父母。

不懷着好意（原來如此）隔了一會子，怒氣漸平，才把這紙訣別書望了一眼，緊皺着雙眉，道：「不長進的孩子，信封也不套紅箋，不用工楷，也不寫，卻把一張白紙歪斜斜，胡亂寫這幾行字，算甚麼……話沒說完，早把訣別書的說話，一一看在眼裏，怒火裏面又添了幾塊炭，說時遲那時快，嗤的幾聲訣別書，扯做粉碎，紫漲着面皮，一疊聲的該死該死，其實書信裏面，並沒甚麼觸怒的說話，不過說『兒今長往矣，犧牲一生，促吾父改悔，多積金錢，徒爲怨府，宜稍散之以平衆怒。柳氏表妹兒未承認爲婦，聽彼適人以斷瓜葛，兒琪最後忠告』寥寥數語，明明是一服清涼散，無奈那平見了，竟化作乾柴烈火，不可嚮邇。人傑見這光景，只得起身告別，那平卻把他勉強留住，說道：「劉世兄，屈留一天，明日是小媳抱牌做親的吉期，滿城的官紳都要到這裏表揚貞節，兒子不掙氣，虧得媳婦掙氣，似這般的盛舉，千載難逢，你何妨寬住一宵，在這裏增長些見識，人傑本不願耽閣，但聽得抱牌做親四字，恰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起了一種好奇心，所以今天的贈旗贈匾，人傑也在旁參觀，萬不料二十世紀的新中國，尚有這般不可思議的怪現象，當那衆人讚歎聲中，人傑只是垂倒了頭，暗暗悶氣，話休絮聒，比及交了午刻，大門前一陣喧鬧，新娘的彩輿，早到，砲聲大作，鼓樂齊鳴，在這當兒，做新郎的理該出堂行禮，但是新郎在那裏（吟香必曰：在這裏，在這裏）早見一個妖妖嬈嬈的丫環，抱着霽紅色的花瓶，輕移慢步，走上甃甃，正是

歡聯秦晉

界判幽明

穩瓶在抱

以代囊碁

## 第四十八回 振木鐸苦口警痴人 抱花瓶疑心生暗鬼

第四十八回

振木鐸苦口警痴人

抱花瓶疑心生暗鬼

似這般單獨結婚有了新娘沒有新郎分明唱一齣獨腳戲（曩年海上盛傳之單獨議和與此將毋同）雖說牌位便是新郎然而牌位又不生脚怎便可以並立行禮怎便可以相對鞠躬爲了這個緣故世俗相沿的抱牌禮節卻有一個救濟方法抱的不是牌位卻是一個花瓶不須新娘親抱卻用了環代抱那丫環抱着花瓶便有了新郎的資格（不是婢作夫人竟是婢作新郎）一樣可以步上氍毹和新娘捉對兒立行禮也無妨鞠躬也不礙邦平爲着結婚禮節也曾費過一番斟酌邦平的意思是娶娥親抱牌位娘子的意思是要丫環代抱花瓶彼此商議不決邦平便去就正於翰苑前輩賈老先生賈齊道抱牌做親非禮也武王載木主以出征古之夷齊既然議其不仁令媳抱牌位以做親今之夷齊當然認爲非禮不得已而思其次抱牌不如抱花瓶者平安之象也令媳抱瓶尊府從此平安矣（誰料適得其反可見穩瓶之難捏也）邦平聽說大喜便定了這個計較然而到了臨時却又發生一層困難情形原來習俗相傳凡是抱着花瓶喬扮新郎的人物一上氍毹便有鬼魂來附體生人的精氣被那鬼魂吸收輕則連發三天的寒熱重則害一場大病一年半載不起牀劉公館裏的婢女攏總也有五六人都是抱着這個迷信誰肯以身嘗試好端端去觸甚麼霉頭經那柳氏娘子脣焦舌敝百般拉攏又許了一雙金釧做犒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才見這春桃丫頭肯向主婦告個套勇娘子請了趙仙人到來行個鎮壓的方法使那瓶裏鬼魂永遠不得出現趙仙人打扮一新乾黃臉上徧搽花粉額上一搭青皮靨隱隱從花粉裏泛出（下文伏案）此番正遂了心願一來可索重酬二來討杯酒酒吃三來借着鎮壓鬼魂預備一種頑意兒發洩他的胸頭怨氣（怨從何來）外面三聲砲響裏面的趙仙人把自己的嘴湊着瓶嘴喃喃

啞啞念了幾句秘密神咒。再把大紅綾子緊紮着瓶口。插上金花黏上玉如的生辰八字預備。完後授給春桃。叫他牢捧着這個穩瓶。不須害怕這鬼魂兒。經老娘壓住。再也不會纏繞人身。但有一說你抱瓶時。須得心地清淨。打掃邪念。要不是這鬼魂兒。使要在瓶裏作怪。春桃嘴裏答應。肚裏好笑。這婆娘的弄鬼手段。瞞得過別人。瞞不過我春桃（滿話少說）。從前裝神裝鬼。活靈活現。都是我和他合夥兒幹（此番卻不與你合夥兒幹）。那裏有甚麼鬼都是假的。區區春桃也是裝神裝鬼的老作家。箇兒外搖動黑手。嚇得老太太魂飛魄散。倒眨着眼睛。幾乎死去。活來這些頑意兒。都是我春桃幹的（只怕人家也與你幹這頑意兒）。沒的專會弄鬼的張天師。顛倒着了鬼迷（滿話慢說）。春桃一路盤算時。早已步到堂前。在紅氍毹上亭亭站立。堂上熱烘烘地擁擠着許多男賓女客。一條條的視線。電掣般的向他面上射來。許多視線裏面。惟有伍青巖的兩道眼光。格外利害。他心裏又妬又羨。恨不得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春桃交換了。春桃坐我的板櫬。我替春桃做新郎。真所謂青巖春桃。易地則皆善也。噯（涎臉腐態）。閑話剪斷。大吹大擂聲中。一乘鍍金錯彩的大轎。前後八名轎夫。四平八穩的抬將進來。在那畫堂前面。輕輕停落。安校長派着兩名學生。把翠娥從轎中捧出。那時的翠娥。簡直要喚他一聲翠妃（奇怪）。他的渾身上下。彷彿在妃色。染缸裏浸一個透。衫是妃色。紗衫裙是妃色。紗裙襪是妃色。絲襪鞋是妃色。緞鞋頭上。慕着的珠羅紗巾。也是一律妃色。雖在盛暑之中。新娘的十指。春葱一雙。玉腕還籠着。又長又薄的妃色手套。便是面上烘暈的脂粉。也成了個妃色。臉蛋。翠娥件件椿椿。都愛妃色（可謂愛厥妃了）。只可惜不做美的幾點雀斑。不肯也化做了妃色。新娘出轎後。和春桃捉對兒做親。一切不新不舊。半陰半陽的禮節。不

待細表行禮完畢平江女學校裏的贈旗隊一對對的上場向翠娥謹致頌詞翠娥鞠躬答禮抱瓶的春桃也陪着答禮說也希奇他不知着了甚麼鬼迷手捧着瓶兒只是瑟瑟縮縮的抖贈旗完畢接着便是同社詩友手捧着詩稿向翠娥高聲朗誦一個下一個上卻捱延了許多時刻翠娥一一的鞠躬答禮呂文甫上場讀詩時聲調既然不佳詞句又是惡劣翠娥聽着幾乎嗓子裏作嘔沒奈何也只得還個鞠躬禮把文甫喜得甚麼似的永紀念沒齒不忘宋吟香誦的幾首詞一句句一字字直溜的溜入翠娥耳朵裏甜津津的一顆心恰似浸在蜜餞罐子裏一般誦詩完畢接着又是中將旅長縣長先後上場各致頌詞就中單苦了這位安子虛女士一經擠軋又擠出了滿背的汗汁把這紗衫兒黏皮貼肉恰似用着漿糊裱貼在背皮上面當着衆人又不好叫小學生在旁打扇真是說不出的塵糟胖校長下了場大家都道來賓頌詞可以告個結束誰料男賓座裏跑出一位英俊爽朗的西装少年向着新人深深的一鞠躬抱着狼懇摯的態度提着狼清澈的聲音當衆演說道國華新從北京回來道經吳門承邦平先生的厚意留在這裏參觀盛典但是華國個人的意見對於這般盛典抱着絕大的疑惑卻不敢隨聲附和唱那冰清玉潔的高調今天的婚堂裏面贈旗也有贈匾也有贈詩也有列位提倡貞節的盛心煞是可敬然而列位都是誦習孔孟學說的人孔孟學說開口便說仁字這個仁字便是現在所講的人道主義試問婦人守節和這人道主義畢竟衝突不衝突便如方才這位白鬚先生詩中說的（想是方先生）『一與之齊兮終身不移』（想是女貞木長歌中語）這句話也是相傳的經訓然而人家卻解釋錯了經上所說的齊字含着男女平等的意思終身不移一句話是男女雙方共守的信條不是婦人一面獨受的苛約

要是專許男子重娶不許婦人再醮便違反了這個齊字的真義表面上提倡婦人的節操實際上降低婦人的人格（罵煞一般徒讀死書的腐儒）何況今天的結婚卻是未與之齊也要終身不移起來爲着一個虛名兒竟把終身幸福全部犧牲便算出於女子的自願做家長的也要明明白白向他竭力的開導何況未嫁守貞多半出於矯揉造作不是受着環境的迫壓定是存着特別的覬覦（道破心事）今天舉行的婚理料想也逃不脫這個慣例華國雖是賀客一分子然而這般婚禮怎說是可賀簡直是可悲可歎婚堂裏面塞滿了許多愁慘的空氣好好一個活潑女青年給那破爛不全的經訓慘酷不仁的習慣牢牢束縛一些兒動彈不得可悲不可悲可歎不可歎說罷長長的歎了一口氣轉身便走這一席話分明在興高彩烈裏面澆一杓冷水輕歌慢舞中間簡直下亂鑼衆人聽了論理也該惱怒然而惱怒的果然很多歡迎的卻也不少但聽得劈拍劈拍從三十二名贈旗隊裏飛出六十四隻手掌聲響原來這輩學生雖然擁着表章貞婦的旗幟然而純是卻不過校長的情面論他們的心理個個愛活潑愛自由對於翠娥的抱牌做親本不贊成所以聽了華國的演說便努力的鼓了一會掌不但衆學生聽得起勁便是站在紅氍毹上的劉貞婦聽這演說也覺句句入耳語語愜心一時忍俊不禁便在珠羅紗的幕面巾裏偷抬俏日向華國睇了幾眼一見之下腔子裏的一顆心勃勃的跳個不止翠娥自思似這般的漂亮少年合該有這般的漂亮演說（翠娥只懂得漂亮二字）他的態度他的面貌（不是聆音察理竟是鑑貌辨色）休說尋常人比不上只怕我的吟香（醜語）也只好拜倒下風心裏這般着想便覺手腕癢癢的待要隨着衆人劈拍劈拍的鼓一會掌又恨身在紅氍毹上受着無形的束縛（原來你也有身受束

縛之時)兩條手腕卻不自由活動在這當兒翠娥活動不得旁邊捧瓶的春桃卻又全部肌肉都在那裏零碎活動(百忙中夾寫春桃涉筆成趣)話休枝節單說衆人聽了這一席話直把邦平的面皮漲得豬血一樣紅便園的鬚鬢吹得蘆花一般飛呂文甫提起雌雞嗓子連喚豈有此理賈太史浩然長歎道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張中將拍着縣長的肩道演說的少年委實荒唐恐怕是個過激黨老哥倒要防範一下子縣長答道不錯不錯我也是這般想邦平娘子不省得華國道出些甚麼他見女學生都在那裏鼓掌料想說的定是很吉祥的頌詞便也提起手腕準備拍幾下人情掌(三字新)才拍得一下早吃胖校長安子虛女士扯住了說道他在那裏罵人嫂嫂顛倒拍起掌來邦平娘子才紅漲着面皮(可是豬血一樣紅)放下手腕不再鼓掌……那時結婚禮節都已告畢沿着俗例便把全部細樂伴送新郎新婦同入洞房裏面的女賓都一窩蜂的去瞧熱鬧外面的男賓早已安排坐席大衆都想拉那演說的少年和他大開談判但是華國早已不別而行自回新村去了(脫卸華國)衆人東找西覓那裏尋得出他的影形再說新郎新婦款步進房那個喬扮新郎的春桃害着瘡疾似的一路走一路發抖二尺長的霽紅花瓶一顛一簸也隨着他的身體活動顛巍巍的兩朵金花枝葉摩擦瑟瑟穢穢的作響恰似秋風裏的樹葉一般(作怪)那些迷信未破的女賓見這情形怎不老大奇怪又見春桃的面色如土多分中了邪魔便暗暗的替他捏一把汗好不容易捱到新房門口更抖得不成模樣在這當兒只要把這穩瓶兒好好的抱上牙牀那便不會鬧出甚麼亂子偏偏事有湊巧春桃才跨入洞房驀地裏喚聲阿呀向後便倒連人帶瓶一齊撲翻在地崩的一聲瓶隨聲破早把穩瓶兒跌做兩塊(阿呀穩瓶破了)說時遲那時

快。早。見。一。件。黑。魃。魃。的。東。西。托。地。跳。將。起。來。才。一。霎。眼。便。向。女。賓。的。裙。幅。下。亂。竄。不。見。時。萬。事。全。休。一。見。時。異。口。同。聲。都。嚷。着。有。鬼。立。時。躲。的。躲。逃。的。逃。亂。七。八。糟。只。是。奪。路。奔。跑。這。時。的。新。娘。柳。翠。娥。可。也。不。受。新。娘。的。束。縛。纏。的。扯。去。幕。面。巾。自。由。活。動。拚。命。奔。逃。一。輩。細。吹。細。打。的。樂。工。却。也。不。禁。恐。嚇。拋。去。喇叭。撇。去。笛。子。手。捧。着。腦袋。混。在。女。賓。隊。裏。狂。奔。亂。闖。別。人。恐。慌。不。打。緊。誰。料。這。位。豹。頭。環。眼。的。中。將。夫。人。那。位。虎。背。狼。腰。的。旅。長。太。太。外。表。看。來。卻。是。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其。實。他。們。的。膽。比。着。鼠。子。還。小。女。賓。隊。裏。惟。有。他。們。倆。跑。得。最。快。張。夫。人。被。這。妃。色。羅。巾。絆。跌。一。交。龐。太。太。吃。那。手。下。的。喇。叭。滑。倒。在。地。他。們。倆。跌。得。快。扒。得。更。快。不。到。片。時。早。已。跑。在。衆。女。賓。的。前。面。想。見。中。將。和。旅。長。都。曾。研。究。過。『。跑。跌。扒。』。三。字。秘。訣。所。以。夫。倡。婦。隨。亦。趨。亦。步。不。會。辱。沒。了。武。人。的。門。風。〔。調。侃。得。妙。〕。若。說。瓶。裏。出。現。的。畢。竟。是。個。甚。麼。東。西。惟。有。趙。仙。人。肚。裏。明。白。衆。人。慌。做。一。團。他。卻。不。慌。不。忙。慢。慢。的。擺。動。一。雙。鬪。鷄。脚。躲。在。沒。人。處。握。着。嘴。巴。一。個。兒。暗。暗。好。笑。衆。人。驚。魂。略。定。你。問。着。我。我。問。着。你。畢。竟。瞧。見。的。甚。麼。鬼。怪。卻。都。各。說。各。話。沒。有。一。個。瞧。得。真。切。有。的。說。敢。怕。是。一。條。壁。虎。有。的。說。仿。佛。是。一。隻。黃。狼。有。的。說。只。覺。得。一。團。黑。氣。向。我。裙。幅。下。滾。有。的。說。只。覺。得。毛。茸。茸。的。東。西。擦。着。我。的。脚。跟。揣。測。的。口。吻。種。種。不。同。然。而。認。定。是。劉。玉。如。的。鬼。魂。在。瓶。裏。出。現。卻。是。衆。口。一。詞。衆。人。一。致。在。那。衆。人。揣。測。的。當。兒。編。書。的。卻。先。把。這。個。啞。謎。兒。揭。破。原。來。阿。巧。娘。和。春。桃。兩。個。平。日。聯。絡。一。氣。狼。狠。爲。奸。再。要。親。熱。也。沒。有。自。從。青。巖。和。春。桃。勾。搭。上。了。熟。一。邊。荒。一。邊。阿。巧。娘。家。裏。青。巖。不。肯。輕。易。去。走。動。便。去。走。動。也。不。過。打。個。轉。兒。說。不。到。三。言。兩。語。便。撲。着。袖。子。一。揮。一。灑。的。出。門。阿。巧。娘。是。個。精。靈。鬼。怪。的。人。物。見。這。情。形。怎。不。疑。惑。他。想。我。這。裏。的。椅。子。和。從。前。沒。兩。樣。從。前。的。椅。子。



不。會。抹。上。黏。膠。今。天。的。椅。子。也。不。會。生。着。刺。毛。怎。麼。從。前。的。老。青。坐。上。椅。子。屁。股。黏。得。牢。牢。的。拖。他。走。也。不。走。今。天。的。老。青。才。坐。上。椅。子。轉。身。便。跑。生。怕。刺。痛。他。的。皮。肉。一。般。阿。巧。娘。遇。見。王。嫵。嫵。也。會。把。老。青。的。近。狀。細。細。盤。問。王。嫵。嫵。瀟。瀟。着。嘴。乾。笑。只。不。肯。直。說。後。來。幾。杯。黃。湯。一。塊。四。喜。肉。把。那。婆。子。的。牙。鉗。挑。動。甚。麼。話。都。留。不。住。一。五。一。十。背。書。般。的。背。了。出。來。從。此。以。後。阿。巧。娘。把。春。桃。恨。得。咬。牙。切。齒。握。拳。透。爪。阿。巧。娘。開。的。多。夫。公。司。原。不。爭。老。青。一。個。股。東。便。被。春。桃。剪。了。邊。去。也。沒。妨。礙。然。而。老。青。和。春。桃。勾。搭。上。了。紅。紙。包。裏。的。東。西。便。不。會。落。到。阿。巧。娘。手。中。婆。娘。心。裏。怎。不。惱。恨。春。桃。剪。我。的。人。去。我。不。恨。剪。我。的。錢。去。便。似。剪。我。的。心。肝。一。般。不。由。我。不。惱。阿。巧。娘。既。這。般。存。心。便。想。把。春。桃。擺。弄。一。番。只。恨。沒。有。相。當。的。機。會。恰。逢。翠。娥。抱。牌。做。親。春。桃。充。當。捧。瓶。的。職。役。阿。巧。娘。得。了。這。個。消。息。便。觸。動。他。的。報。復。念。頭。想。在。瓶。裏。弄。些。頑。意。兒。把。春。桃。嚇。個。半。死。只。是。想。不。出。這。東。西。不。料。事。有。湊。巧。聽。得。床。脚。下。一。陣。吱。吱。的。叫。他。便。俯。倒。身。軀。細。細。的。向。床。下。一。瞧。不。禁。一。朵。心。花。瓣。瓣。開。放。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床。下。踏。籠。裏。面。踏。着。一。隻。又。壯。又。胖。的。老。鼠。這。時。房。裏。無。人。（多。夫。公。司。裏。也。有。無。人。之。日。一。笑。）便。是。阿。巧。也。不。在。左。右。人。不。知。鬼。不。覺。把。那。老。鼠。捉。住。用。着。細。密。工。夫。抽。根。紗。線。兒。四。足。攢。蹄。的。縛。一。個。緊。又。把。手。帕。裹。了。藏。在。懷。裏。專。備。臨。時。應。用。恰。好。彩。與。臨。門。的。當。兒。邦。平。娘。子。喚。他。去。鑲。壓。鬼。魂。乘。值。衆。人。不。注。意。便。把。這。撈。什。子。納。入。瓶。裏。卻。又。胡。謔。着。秘。密。咒。兒。用。紅。綢。緊。紮。着。瓶。口。瞞。過。衆。人。的。耳。目。春。桃。初。抱。瓶。兒。時。還。不。覺。得。裏。面。有。東。西。比。及。踏。上。氈。氈。卻。聽。得。瓶。裏。吱。吱。的。鬼。叫。嚇。得。毛。髮。直。豎。又。不。好。撇。着。瓶。兒。便。跑。偏。偏。結。婚。的。時。間。又。很。長。久。老。鼠。在。瓶。裏。早。把。攢。蹄。的。紗。線。一。一。咬。斷。東。奔。西。竄。自。由。活。動。任。憑。春。桃。膽。大。再。也。担。當。

不起全部細樂送入洞房樂工們細吹細打老鼠在瓶裏卻是大縱大跳嚇得春桃魂飛魄散才鬧出這般的怪劇話既表明再說這許多女賓驚魂略定伸伸縮縮的回到新房探聽一個確實消息這時的春桃早經人扛抬上床延醫療治翠娥捧着婆婆嚶嚶啜泣破瓶滾在地上尙沒收拾邦平瞧着瓶兒蹶脚歎氣連喚可惜可惜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嬈嬈趕來報告道牀上臥的老太太叫他不應喚他不理推他不動多分是沒了氣了正是

瓶之破兮

惟家之索

牛鬼蛇神

一時俱作

### 第四十九回 薛家園壺瓶開大會 妙嚴墓香火結仙緣

自古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花團錦簇的劉公館只爲打破了壺瓶鬧得天翻地覆流水落花（今世之天翻地覆流水落花都由打破和平始）邦平夫婦聽着王嬈嬈的稟報覺得事有詫異趕向老母房裏探聽病人的動靜（一靜千古永無動期）揭開帳幔看時早已直僵僵躺着不動向那來的路上去了邦平埋怨着王嬈嬈道老太太的病勢怎會變得這麼快你也不早來說一聲王嬈嬈道老太太的病勢本不凶險自從薛家園裏鬧起甚麼仙水老太太巴不得病體便好吩咐我備着香燭元寶到妙嚴娘娘墳上去求仙水求了滿滿的一壺拍拍的一瓶（又是壺瓶作祟）恭恭敬敬捧到家裏老太太也不問冷的熱的清的渾的骨都喝了一瓶又是一壺誰料睡到下半夜必列列的瀉個不止慌得我和小丫頭兩個把老太太捧上半夜工夫約莫瀉了三五十次瀉到今天清晨早已有氣無聲動擗不得我也曾向太太那邊報信太太說今天大好日滿堂都是賓客你

別把這沒趣事稟告老爺待過了吉時再講。太太這麼說我怎敢到老爺那邊來稟報。那平爲着花瓶裏鬧出鬼怪胸中正沒好氣。偏偏又是瓶兒壺兒裏的仙水斷送了他娘的生命。眼見床頭桌子上還開着一把茶壺一個玻璃空瓶裏還留着餘瀝。又渾濁又醜。和陰溝洞裏的泥水一般。那平恨恨道。這算甚麼。仙水簡直是個毒藥。生生的把娘毒死了。（醉人也有醒語）嘴裏說時。準備拉着玻璃瓶向地上擗個粉碎。（一瓶方才打破一瓶。又將攢碎）誰料胳膊尙沒舉起。斜刺裏伸出一隻手腕。忽的把玻璃瓶搶去。接着喃喃的罵道。你這人好沒道理。頂着磁盤不知重放着鵝毛。不知輕從來。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婆婆大限難逃。和菩薩沒相干。（然則求仙水亦多事矣）要是婆婆昨天死了。只怕今天的吉禮便幹不成。眼見得婆婆死在今天。都是妙嚴姑娘在暗地裏保佑。飲了他的仙水才多延了一天的命。捱到翠娥進了大門。老人家才咽氣。孝幔裏面添了一個守屍靈的孫媳婦。也掙得許多風光。這都是老人家平日吃素念佛才有。這好報論理也。該備着香燭元寶。我們夫婦倆到薛家園去走一遭。在娘娘墳上燒香。還願沒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咒天罵地得罪這位妙嚴姑娘……列位從來婦人家的溺愛。卻有兩種。不但是溺愛子女。并且是溺愛菩薩。任憑菩薩把人藥死了。總說是病人大限難逃。和菩薩沒相干。那平娘子便是這般見解。然而那平聽了不由的點頭播腦。彷彿大夢初醒一般。（只怕是醒而復夢）那時許多喫喜酒的男女來賓得了這個消息。老大掃興。草草終了。席弄得歡而散。喜筵散後。裏面方才舉起哀來。一切喪事排場。自有許多熱鬧。草草表過不在話下。且說蘇州城裏怎麼鬧出一位妙嚴娘娘。這妙嚴娘娘又是甚麼人。原來提起這事。卻有一番小小因果。蘇城有一條巷喚做因果巷。（因果即

從因果巷說起。單論這條巷名也經了幾番沿革。在那蘇州府志上參考是叫做鸚哥巷。在那明人編的吳郡志上參考又叫做乘鯉坊。乘鯉兩個字本含着神話的氣味。列仙傳上說的仙人琴高乘着一尾大赤鯉和諸弟子在水邊相會。這便是乘鯉兩個字的出處。但是乘鯉坊怎麼變做了鸚哥巷。鸚哥巷怎麼變做了音同字異的因果巷。無非以訛傳訛。沒有考證的價值。且說因果巷後面一片荒地喚做薛家園。園裏有個大士邱蘇人喚他做妙嚴公主墳。這位妙嚴公主名字不見史傳。據吳郡志上說梁武帝的公主下嫁蘇人孫瑒。駙馬公主出家後便把故宅改建妙嚴尼寺。這個大士邱便是妙嚴寺的廢址。然而孫瑒駙馬確有這個人。一部梁書裏面實在找不出甚麼妙嚴公主。惟有梁簡文帝的長山公主名喚妙碧。和那妙嚴公主彷彿。是個姊妹行。然而也是猜測之詞。算不得實錄。信史。便算是實錄。信史也是簡文帝的公主。不是武帝的公主。可見吳郡志上的說話全然不能當真。況且這個上邱上面既沒有華表。又沒有碑碣。往來的行人熟視無覩。不曾惹起甚麼注意。數年以前官廳爲保存古蹟起見。在那土邱前面建起一塊三尺長的短碣。鑄着妙嚴墓三個大字。然而往來行人也不曉得墳裏的妙嚴是男是女。是古代人是近代人。依舊是熟視無睹。不曾惹起甚麼注意。土邱旁邊有一個洿池。水極渾濁。年深月久。分明是微生蟲的出產地。洿池裏也沒有甚麼風景。每日早晨只聽得蕭蕭馬鳴更唱迭和。奇怪。列位這是編書的穿插的諢語。洿池裏面怎會跑出馬來。不過每日早晨左近的小家婦女團團圍住這個洿池。左手提着馬桶。右手捏着竹筴。在池潭裏洗一個暢。你也豁綽。豁綽我也豁綽。豁綽一陣。馬鳴聲鬧得怪響。蘇州土白把洗馬桶的洗字讀做蕭字。所以說是蕭蕭馬鳴更唱迭和。原來有此別解。似這般藏垢納污的池。

潭。蔦地裏。交了好運。人家竟當做醴泉甘露看待。恰應了『臭腐化為神奇』的一句話。土邱上面亂叢叢。生些青草。牛羊踐踏。骯髒得不成模樣。萬不料到了今朝。瓦片也有翻身。日一團茅草人家。竟當做靈芝仙草看待。（非惟黑白混淆。抑且薰蕕倒置。時局至此。可為痛哭。彼妙嚴墓上之仙水仙草。猶其小焉者也。）若問人家。怎會這般。迷信其中。自有主動的人物。暗地裏散播謠言。行那誣惑民的詭計。有的說。每夜月光之下。常見妙嚴公主。從墳墓裏出現。有的說。昨夜睡夢裏。公主特地來託夢。說已修成正果。上帝許他享受一方香火。他願把墳上的仙草。仙水救濟四方病人。這般無稽之言。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恰似螞蟻報信般的。城廂內外。把妙嚴娘娘四個字。叫得怪響。一般奶奶社會裏。聽得這個消息。也不問是真是假。立時仰着臉。子佛菩薩活仙人一疊聲的亂叫起來。若問主動的人物。畢竟是誰編書的。也沒有調查清楚。大約都是三姑六婆。在暗地裏。搗鬼。鬼頭鬼腦的。阿巧娘娘。也算主動的一分子。他會頭插天赦牌。頸套黃布袋。手提菩提子。念珠隨帶。女兒阿巧。手捧香燭。元寶。親到娘娘墳上。磕頭禮拜。阿巧娘娘。拜罷。便喚女兒。多磕幾個頭。保佑無災無晦。一輩子不生病。阿巧蹶着腰兒。不肯下跪。嘴裏喃喃道。活見甚麼鬼。又不是我親爺。親娘娘。拜甚麼魂。他娘道。好孩子。你別混話。娘娘聽得要惱。怒快快下拜罷。阿巧劈口答道。不拜。一百個不拜。怕他喚夜叉小鬼勾了我的……聽得蓬的一聲。阿巧向後便倒。手脚伸得直僵僵。倒插着眼珠。嘴裏只吐着白沫。那時旁邊燒香的。也有一二十人。見這光景。一齊嚇得戰兢兢。熱背上。逼出冷汗。阿巧娘娘。爬在地上。搗蒜也似的。磕頭連喚。娘娘息怒。小孩子不知輕重。胡言亂語。娘娘寬恩。大量。宰相肚裏好撐船。饒了這孩子。一遭旁邊的婆婆媽媽也。跪倒了三五個。替阿巧娘娘說情。那時的阿

巧嘴裏嚶的一聲，手脚方才活動，揉揉眼，打個呵欠，一骨碌扒了起來。他娘又連碰了幾個頭，謝過娘娘的恩，才敢站起來，而頭額上面早磕出了一個青胖塊。直到劉姓結婚的一天，胖塊雖平，額上一搭青皮，膚兀自未消。映帶上文）自從娘娘墳上演了這一齣鬼戲，落在婆婆媽媽的嘴裏，添枝添葉，一發說得活靈活現。後來鬼戲越鬧越多，謠言越傳越廣，不但奶奶社會裏，噪起活佛，便是丈夫社會裏，也鬧着仙人，不但沒受教育的崇拜，公主便是稍有常識的，也敬禮娘娘列位兒童，初入學校國民教科書裏，便有破除迷信一句話，算得平淡無奇，人都該知曉，無奈三歲孩童都曉得八十公公行不得那些不識字的愚民，迷信未破，倒也罷了，最可怪的明明知書識字和普通社會的程度不同，惟有這個迷信觀念，却是根深蒂固，始終不會打破，似這般的人物，却也分着三派：一是開通派，二是半開通派，三是頑固派。三派的迷信論調，各各不同。開通派的論調，道崇拜鬼神，算不得迷信，現世界的靈魂學和心靈學，一日千里，非常發達，大有研究的價值，可見主張有鬼的不是迷信，主張無鬼的才是迷信。咧半開通派的論調，道破除迷信，不過一句說話罷了，其實鬼神之道，說他是有，又像沒有，說他沒有，又像是有，無論科學怎樣發達，鬼神兩個字大概總參不透，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頑固派的論調，道破除迷信，委實是一句混話，鬼神兩個字，一定是有的，自古道不信陰陽，但聽雷響……社會上的論調，既是這般，所以妙嚴公主顯聖一句話，竟把一部分的蘇州人說得疑信參半，不問貧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倩的，潮水般的湧到妙嚴墓上來，從大天明直到深更半夜，拔來報往，腳蹤兒沒有斷絕，一片娘娘靈驗的聲浪，沸沸揚揚的宣講起來，街頭巷口，東也圍着一個，西也圍着一個，栲栳圈個個伸着頸子，扯着耳朵聽談妙。

嚴娘的靈驗史：噲朋友娘娘墳上的草根樹皮比着白娘娘盜得的仙草還靈。張果老巷裏的老張癱瘓。三年寸步不能行動。昨天把娘娘墳上的草根樹皮濃濃的煎了一桶水。空通空通的洗了一個澡。立時手脚活動。和年輕時沒兩樣……這還不算奇。像那周啞子巷裏的小周才。算希奇呢。小周從小便是個啞吧。生了二十多年。簡直不曾說過一句話。昨天飲了娘娘墳上的仙水。嗓子裏一陣癢癢的。吐出一塊頑痰。立時講起話來。伶牙俐舌。任憑甚麼人都說不過他……你可曉得。妙嚴娘娘和觀音菩薩是同胞姊妹。一個是三公主。一個是四公主。三公主喚做妙莊。四公主喚做妙嚴……我曉得的。娘娘出身不是這麼講。薛家園裏的娘娘墳。又喚做雪娘墳。這位雪娘便是一捧雪。劇本裏的雪娘生前貞烈。死後成了正果。聽說這隻一捧雪的溫涼杯也沉沒在這個池潭裏。倘有人掏到手。委實是一件無價之寶。夏季裏熱酒篩入杯裏。轉眼便變做冷酒。冬季裏冷酒篩入杯裏。轉眼便變做熱酒。所以喚做溫涼杯。似這般的街談巷議。說的不是一人談的。不是一處句句都是實在。編書的卻不曾撒半句兒。謊筆尖上開着留聲機。不過把當日的輿論披露一二。再說妙嚴慕上一天一天的熱鬧起來。大家小戶有了病人。不用延醫。不用服藥。便向薛家園裏去。走動頓使一般醫生。可以同盟罷工。一般藥舖可以停止營業。但是相距沒多時。醫生家裏藥舖門前。卻又異常擁擠。比向日利市三倍。原來大家飲了這醜醜的仙水（四字別緻）沒病的變做有病。輕病的變做重病。到了這時才曉得仙草仙水毫無仙氣。沒奈何趕緊延醫。贖藥忙做一團。這些都是後話。表過不提。一條因果巷本來很是清淨。若在這時竟開了個壺瓶大會。魚貫不絕的善男信女。不是拎着茶壺。定是提着洋瓶。氣喘喘急煎煎。不知忙些甚麼（居然懷抱和平）比及取得仙

草沒得仙水便把仙草塞在懷裏，牢抱着茶壺，高捧着洋瓶，與匆匆喜洋洋不知快活些甚麼。蘇城裏面的失業朋友，攬肥碼子利用這個時機，一齊來趕香市。因果巷裏的香燭攤，遮莫有二三十處。五步一個攤，十步一個攤，一般賣香燭的，望見過往行人，便托地跳將出來，高張着兩手，道請了香燭去。（何不曰留下買路錢去？）不但因果巷裏這般熱鬧，其餘通着薛家園的大街小巷，都被這香燭攤團圍住。妙嚴墓一塊短碑，早已剔去苔蘚，煥然一新。妙嚴墓三個大字，朱硃燦然，重加煊染。碑碣上面披着大紅綢緞，插着金花，好不莊嚴富麗。（既有披紅插花之齋紅瓶，又有披紅插花之三字碣，遙遙相映。）一個土邱，立時化作了人山，許多男男女女，一夥兒，一夥兒，下亂烘烘的，在那裏鑽動，恰似一個放大的饅頭，攢聚着無數兩腳蒼蠅。（可發一笑。）大家扒上土邱，趕快的搜尋草根樹皮，挖的掘手的，忙脚亂鬧，做一團。這時的土邱上面，挖掘都盡應了一句「寸草全無」的俗語，還有許多苦力，幫着人家挖掘，搜得一二枯梗，賣給這輩善男信女，掏摸些錢鈔，也算一種投機營業。這個土邱，攏總沒有一丈高，你也踐我也，踏你也掘我也，挖不到四五天，早已矮了半截。再鬧幾天，怕不踹平了。平地旁邊的池潭裏，團團圍住了許多人，空通空通的，你也舀一瓶，我也舀一壺。多年的洗馬桶水，巴巴地取回家中，充做飲料，把鼻尖嗅了又嗅，說道：這水比衆不同，帶些檀香氣味，真不愧是仙水。（此非形容過甚之詞，當時確有是說。）似這般的哄動，竟一天一天的熱鬧起來。公館裏的太太奶奶小姐姨太太，都到薛家園裏來，走動阿巧娘甜嘴蜜舌，專向紳宦人家的婦女，百般籠絡，勸他們出錢布施，替妙嚴娘娘建造廟宇。大家被他說動了，你也寫緣簿，我也寫緣簿，專待開工，有日便要付款。不但哄動了城廂居民，便是上海開來的火車，也有一部



份搭客花着川資專爲乞取仙水而來還有四鄉八鎮的阿木林阿土生率領着家中的黃臉婆子黃毛丫頭趕着二三十里的路程前來乞取仙水他們隨帶的壺兒瓶兒和城裏人不同城裏人用的是磁茶壺玻璃瓶鄉下人用的無非是砂鍋瓦罐和那醋瓶油瓶酒瓶更有貪心不足的两个合扛着大甕到潭子裏來取水準備扛回鄉間零碎出買倒也算得一本萬利的好交易後來越鬧越利害妙嚴墓上的人聲竟是通宵不絕官廳見這情形生怕影響治安撰着白話體的文告四處張貼勸大衆莫信謠言然而往來燒香的見這文告便一齊別轉了頭正眼都不瞧一瞧商學兩界的明白朋友也會當着大衆指導他們的痴迷誰料話沒說完一疊聲的打打打喊得震天價響憑你一等辯才也只好忍氣吞聲趕快躲避原來張老三領着一隊小流氓專在那裏巡風遇着反對燒香的他便不問情由首先喝打大家怕他凶橫再也不敢多嘴有幾處地方團體開了緊急會議都說池裏的水不乾燒香的便不會斷絕當下趁着大清早架着多條水龍吸取池裏的水向空場上亂射誰料事有湊巧池裏的水尙沒吸乾崩的一聲把皮帶爆了一條裂縫那時議論紛紛都道是娘娘在暗地裏發怒才有這個警報嚇得水龍隊裏的人伸出了半個舌頭只落得有興而來沒興而去一天阿巧娘坐在家裏正和張老三商議建造廟宇的計畫面前擺着緣簿教老三讀給他聽甚麼張太太助洋三百元龐太太助洋二百元龐貴珍女士助洋一百元正自讀得起勁冷不備門外闖進幾名警察取出一條黑索把老三鎖住咽喉猴子般的牽向外面而去直把阿巧娘嚇個半死正是

歡笑聲中

風波忽起

鐵索鉗鐺

捉向官裏

## 第五十回 求福得禍誤信觀音 除舊布新改造空氣

張老三被捉出門。阿巧娘呆了半晌，趕忙追出。問那裏，追得上。鬪雞脚鬪到門前，向巷口東西張望。那裏有三的影像，呆立了一會子，卻聽得巷口一陣脚步響，夾着七張八嘴的婆娘聲音，舉目看時，都是道中的姊妹。也有看香頭的，也有掉水碗的，也有捉牙蟲的，也有替身關亡的。這夥婆娘都是慌慌張張趕到阿巧娘面前，報信道：「不好，不好，我們的天鵝肉吃不成了。」阿巧娘忙道：「這怎麼講？那個替身關亡的？」王大嫂把白眼兒左一瞟，右一瞟，掀起嘴唇，咬牙，膈膊的說道：「趙家嫂，哇，說起這件正經實在氣哇，氣煞了人，不知那個爛良心的嚼舌根的。」瞎三話四，造言生事，和那妙嚴娘做盡對頭人，謊報官府調齊兵馬，雪白的刀槍，長大的漢子，把那薛家園圍得密密層層。阿巧娘忙道：「人馬圍困薛家園，做甚？」王大嫂打了一個呵欠，又使出關亡的聲調，道：「趙家嫂，哇，提起這件正經實在怕哇，怕煞了人，我不說你不明，說了出來，哇，只怕冷汗嚇出兩三身。」薛家園裏跑來許多天殺星，雪白刀槍耀眼睛，橫衝直撞，趕閒人，把那燒香念佛婆婆，媽媽，攏總趕得乾乾淨淨，跌的跌，奔的奔，擄頭的。王大嫂被人踏破了一條紡綢百褶裙。趙家嫂哇，燒香念佛不是犯法事，婆婆媽媽不是犯法人。當今官府痰迷了心，欺侮我輩善良人，欺侮我輩，還可說欺侮菩薩，不該應南無佛，南無僧，南無妙嚴觀世音蓮台上，面高高坐。一定不肯饒赦這輩黑心人……不表阿巧娘門口有這鬼鬼祟祟的婆娘講話，單說蘇州城裏鬧了七八天的妙嚴公主，鬧得不成了模樣。地方紳士爲維持治安起見，要求官廳嚴行禁止。一面又拍電到南京軍署，請飭下所司實行保存古墓，解散愚民。官廳得了這個消息，即便雷厲風行，派出許多保安隊騎巡隊，全副武裝，追風逐

電般的逕向妙嚴墓上驅散一般愚民。那些燒香的不禁恐嚇，撇着靈丟着瓶，怎敢逗留片刻，都向四下裏躲避。薛家園裏依舊清淨寂寞，和從前沒兩樣。哄動一時的觀音菩薩，從此威靈掃地，再沒有人去墳前祈禱。萬人空巷的靈瓶大會，變做了一場春夢。（夢想和平，無非空幻）後來築起一帶圍牆，把土邱和池潭一齊圈在裏面。從此妙嚴墓上的池潭人家，不把馬桶洗，也不當做仙水吃，無榮無辱，倒也不失水的本性……張果老巷裏的癱子老張，周啞子巷裏的啞叭小周，依舊是癱的癱，啞的啞。仙草仙水，怎有絲毫仙氣，倒是枉死城中頓添了許多新鬼。（也算羽化登仙）劉公館裏的老太太，便是新鬼隊裏的一分子，不但有直接受害的，也有間接受害的。薛家園左近有一家，不戒於火，裏面六七個婦女，慘遭燒斃。事後有人說起遭難的裏面，倒有多數不是本地人，都因妙嚴墓上的仙蹟四處傳布，遠地的婦女，誤信謠言，氣噓噓的趕到蘇州，向親戚人家借住一宵，準備明日起個大清早，掬着一片至誠心，到娘娘墳上燒香點燭，乞取仙水。誰料仙水尙沒到口，却火早已臨身。這便是間接受那仙水的毒害。然而無論直接受害，間接受害，都是散播謠言的罪惡。與其說是仙水殺人，不如說是謠言殺人。天下殺人的利器，端推謠言。居第一論理，該把造謠的人重重的懲辦。幾個無奈沒有憑據，官廳不使追究。惟有張老三領着流氓，在墳前耀武揚威，不是打架，定是角口。因此被人告發，捉將官裏去，判定兩個月拘役。罪名他是吃官司的慣家，短期的拘役，打甚麼緊。一些兒不放在心上，惟有兩個月沒得鉄彈丸，弄得手掌怪癢，沒做消遣處。劉邦平聽着娘子的話，揀個大吉日，安排香燭元寶，夫婦倆想到娘娘墳上去還願。後來聽得墳墓已被圍禁，也只索罷了娘子，卻喃喃的罵那官場道：怎麼一做了官，良心都被狗子吃了去，休說虐待百姓，連

那威靈顯赫的觀音菩薩都不放在眼裏。那邦平笑道：「怎見妙嚴娘娘便是觀音菩薩娘子道阿呀！你做了一世的看財童子，原來只認得財神菩薩，卻不認得觀音菩薩！你伸長了耳朵待我，把佛門故典傳授你，也教你長些見識。」觀音菩薩有四尊，配着東南西北四大海，住在南海的，是南海觀音大家，喚他做妙莊三公主，住在東海的是東海觀音大家，喚他做妙嚴四公主。（不知西海北海觀音又喚做甚麼）這些都是佛門故典，曾經趙仙人講給我，我曉得可笑當今的官員和你一般見識，睜開眼睛竟不認得東海觀音是甚麼樣人。（觀音如是，尚得稱爲威靈顯赫乎一歎）再說張老三被拘以後，他母親張老娘嚇得心膽都碎，似這般的好兒子，推着苦去吃官司，教他心裏怎生拋撇得下。預備着一紙呈詞，到衙門裏去乞情。他願拚着老命代兒子去坐牢，休說兩個月，便是四個月，也不妨。但求把兒子早早釋放，隔了幾天，官廳嚴詞駁斥，說的是：「母代子罪，法律上不曾規定，所請荒謬已極，着不准理。」此批：張老娘沒奈何，只得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淚，到『罪犯習藝所』裏去送飯。老三見了娘，也沒甚話說。今天索魚羹，明天索雞汁，要是菜餚不周，便把老娘一頓臭罵。老娘撮着笑臉，連連陪話道：「兒子別動怒，今天將就一下。子明天辦着好菜給你吃了。」來朝老娘買了生魚肥雞，吩咐兩個媳婦做羹湯，預備前去送飯。兩個媳婦滿肚皮不高興，免不得語中帶刺，譏笑他袒護劣子。老娘對付媳婦，卻是擲斤播兩，絲毫不肯遷就。半句說話不中聽，怒火冒得三千丈高，敲檯拍桌，鬧得雞犬不寧。以前還有同居林老娘從中勸解，現在林姓母女三個早已搬往他處，任憑天翻地覆，也沒人來相勸。若問林姓母女，因甚搬出編書的，便要從慧姑搬家的一天說起。話說慧姑依了張錦心的勸告，和母親收拾家具，尅日搬往新村。他們的行期極守秘密，除卻

兩姊妹和沈蓮芬、蔣飛霞幾個同學外，其餘的親友人家一概瞞起，依着慧姑的主見，本要把幾個知己同學一齊拉到新村裏居住，無奈飛霞已有了出閣的日期，當然不搬家。蓮芬雖有遷居新村的志願，巨耐他老子娘不表同情，都說住在蘇州又熱鬧，又繁華，誰願意到鄉村裏去過活？住在鄉村裏要一樣沒一樣，要吃點心，新村裏怎有縹紗湯、包蟹粉、燒買、要吃茶菓，新村裏又不開着『稻香村』和『葉受和』，住慣了蘇州，無端搬向鄉村去，恰似從三十三天跌下十八層地獄，況且新村裏又有甚麼苛刻規約，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賭博，似這般縛手縛腳，竟是活活的受罪。他們口口聲聲只說文明自由定出的規約，卻是野蠻壓制，還不如住在蘇州實行的，吾們烟酒自由、賭博解放（世人之誤解自由與解放者，往往如此）。蓮芬沒奈何，也只索作罷。善善寶本不願和張老三同居，早有遷地爲良之意，只是爲着經濟迫壓，活動不得，慧姑雖許他移家，以後一切日用，由自己代爲開銷，不須他們絲毫顧慮，然而越是這麼說，兩林越不肯遷移一家三口，怎好扯開了嘴，靠人家養活？不如住在蘇州做那掉經生活，倒不失自立的氣象。慧姑也素知姊妹倆的志氣，自然不便勉強。臨歧握別，自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情態。兩林回到家裏，相距沒多天，接到南京來的快信，是毓秀女校的校長敦聘他姊妹倆充當小學助教。原來的校長從前在蘇州小學校裏也曾當過教員，和兩林有師生關係，感情很好，所以此番羅致他們到南京相助，爲理小學的俸給雖薄，然而至少各有二三十元的入款，也可養活老母。當下寫了覆信承諾了這樁事，又不忍把老母拋在蘇州，決計奉了老母同住南京。臨動身時，房東老娘又妬又羨，道：「阿嚏，你們小姊妹倆也會交着好運，真個冷鑊裏爆出了熱栗，從前咕囉咕囉拚着深夜讀書，時我聽得很覺麻煩，却不

料讀了幾年一雙姊妹都會賺二三十塊的雪白洋錢我家兩個兒子也沒有賺這許多看不出你們的賺錢本領比男子還大真個改變了世界男子失風女子當道江北的河豚雌的大應了這一句俗語姊妹倆聽了付之一笑也不和他計較奉着老母搬出這個毒蛇窟穴自向南京去担任教育事業按下慢提張老三見林姓搬去少了幾個礙眼人物愈加肆無忌憚常常約着伍青巖到家裏談話說那天吃了陸姓丫頭的虧偷雞不着蝕把米被弟兄們曉得了怎不傳做笑話講老青須得籌畫一個報復的妙策青巖道那天幹的事都是你們疏忽了才吃了這丫頭的虧要是我在旁邊便不問他真醉假醉須把藥瓶兒湊對他的口鼻着實的澆灌幾下才肯歇手現在事已弄糟了說也徒然惟有那天的使用小江北王麻子和那船戶名下攏總花了二三十塊錢便是你老三也曾向我支過十多塊錢這四十多塊錢塊塊都有血腥氣全是我青巖的心血變化(醜語)好容易揩磨了兩個月的板櫓樞心肝挖肚腸替人家認真教書才有這四十多塊錢到手偷雞不着蝕把米休說你們不甘心便是我也怎肯瘡氣陸姓這丫頭好歹終要給他一個辣手不過他已搬家到無錫將來施展手段比從前更覺困難只好居易以俟命待有了機會再作計較便是這丫頭弄不到手我另有一個生財之道做出來時多少總可掬摸幾千塊錢(伏案)少不得又要你們幾位從中效力一不做二不休不是我青巖昧了天理幹這沒良心的勾當須知良心兩個字是孔方兄的七世冤家爲了孔方兄面上便該把良心圈起這是有詩爲證的詩經上說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這個兄字便是孔方兄之謂也噫……老三懂不得青巖掉文但是聽說另有生財之道便湊到青巖耳朵邊盤問根由青巖不肯宣布只說過了劉公館的結婚日期再作商議比及婚期過了正待

和老三計議這樁事。偏偏老三又遭了官司。在習藝所裏充當勞工。不得自由行動。青巖沒奈何只得把妙計暫貯錦囊。專待老三罪滿釋放。再圖實行。這個勾當。劉公館裏的春桃丫頭。自從那天抱瓶受嚇。一病幾危。兩三個月不得起床。春桃病倒。不打緊。却累了青巖。沒做沒保。懶向書館裏住宿。不時到阿巧娘家裏去。敘舊。阿巧娘暗暗歡喜。不是瓶裏的鼠子作祟。老青怎會跑到這裏來。可惜鼠子跑掉了。要不是我。便要燒幾樣菜。謝謝這位老鼠媒人……編書的把上文許多頭緒。略略整理。一下子騰出筆墨。又要提起這位遷居新村的陸慧姑女士。慧姑道。母親我們住在蘇州時。只有自己的屋子裏。面滿滿的都是新空氣。一出了屋子。任憑走到那裏。這空氣沒一處是潔淨的。却不料搬到這裏。處處的空氣都和我自己的屋子裏一樣。新村的新字。算得名副其實。可惜清潔的空氣。只限於新村一隅。要是全國的空氣。都和新村一般清潔。我們的中國。便有絕大的希望了。昔人說的澄澈天下。無非把惡濁空氣換做清潔的意思。我恨不得左挾一個抽氣筒。右挾一個打氣筒。跳上崑崙最高峯。先把左手的抽氣筒。簌簌的抽一下子。那麼惡濁的空氣。都吸去了。再把右手的打氣筒。咕咕的打一下子。那麼清潔的空氣。都放出了。我們改造社會。先從改造空氣做起。倘把空氣都改造了。這才算得是大改造家。慧姑說時。伸着柳眉。鼓着粉腮。舉着手腕。一副熱血奮涌的神氣。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說到大改造家。使捏着一個粉團般的拳兒。單把大拇指高高翹起。（神氣如畫）他娘朱氏笑說道。慧兒做甚麼。又要猜那一星高照的拳兒了。你有多大本領。又不曾翻着筋斗雲。怎能跳上崑崙最高峯。抽氣筒有怎麼大打氣筒有怎麼長。你有多大神通。怎能把全國的空氣。一邊吸入。一邊放出。通通都改換了好孩子。你小小年紀。開出口來。總是一口吸盡。

五。大。洋。全。不。想。想。自。己。的。能。力。幹。得。幹。不。得。你。不。記。得。那。天。華。校。長。說。凡。是。志。氣。太。高。的。人。和。沒。志。氣。的。程。度。相。等。又。說。開。萬。宋。理。想。的。花。兒。不。如。下。一。粒。真。實。的。種。子。你。想。華。校。長。這。般。才。具。這。般。閱。歷。絞。了。許。多。腦。汁。耗。了。許。多。金。錢。也。不。過。革。新。了。一。個。村。落。他。還。說。是。得。了。幾。個。同。志。的。幫。助。通。力。合。作。才。有。這。般。的。成。績。要。是。單。仗。他。一。人。這。新。村。便。不。能。成。立。你。想。辦。事。這。般。萬。難。怎。好。輕。易。出。言。唱。那。改。良。社。會。改。造。空。氣。的。高。調。講。到。這。裏。王。媽。走。來。說。道。師。母。麵。粉。和。雞。蛋。都。調。勻。了。請。到。廚。下。做。糕。去。原。來。新。村。裏。破。除。階。級。備。役。對。於。主。人。不。過。喚。一。聲。先。生。和。師。母。朱。氏。搬。家。後。便。把。太。太。的。名。稱。實。行。革。除。叫。王。媽。改。喚。師。母。王。媽。不。肯。推。說。叫。慣。了。太。太。一。時。不。便。改。口。况。且。我。又。不。在。這。裏。讀。書。怎。好。師。母。師。母。的。混。叫。叫。出。來。也。羞。人。答。答。似。這。般。推。三。阻。四。惹。惱。了。旁。邊。的。慧。姑。連。連。向。王。媽。數。說。道。你。這。人。真。有。了。奴。隸。根。性。人。家。尊。重。你。的。人。格。把。你。擡。舉。起。來。你。顛。倒。向。泥。潭。子。裏。直。鑽。的。下。去。叫。人。師。母。你。害。羞。叫。人。太。太。你。倒。不。羞。你。不。叫。我。偏。要。你。叫。（憨態如畫）王。媽。沒。奈。何。只。得。含。含。糊。糊。的。喚。了。一。聲。師。母。慧。姑。拍。手。道。好。好。索。把。從。前。的。稱。呼。一。齊。改。造。了。便。指。着。自。己。的。鼻。尖。道。你。喚。我。時。喚。我。一。聲。妹。妹。又。指。着。聰。生。道。你。喚。他。時。喚。他。一。聲。弟。弟。王。媽。道。這。般。稱。呼。怎。不。折。了。我。的。草。料。那。是。萬。萬。不。能。依。從。朱。氏。也。覺。慧。姑。的。主。張。未。免。矯。枉。過。正。便。道。稱。人。小。姐。並。沒。分。着。貴。賤。階。級。你。只。依。舊。稱。呼。不。須。改。變。惟。有。你。喚。聰。兒。做。官。官。這。兩。個。字。覺。得。刺。耳。似。乎。輕。視。了。這。個。孩。子。你。以。後。別。把。官。官。相。稱。只。喚。一。聲。寶。寶。我。們。不。是。害。着。官。迷。的。人。家。聽。得。官。字。便。惹。動。了。我。們。的。氣。王。媽。從。此。便。一。改。稱。了。慧。姑。笑。說。這。是。解。放。與。改。造。的。入。手。辦。法。解。放。了。太。官。官。改。造。了。師。母。寶。寶。朱。氏。指。着。王。媽。的。小。脚。笑。向。慧。姑。道。你。有。本。領。也。把。他。解。放。改。造。起。來。慧。姑。畢。竟。有。些。



孩子氣便強逼王媽抽去裹脚布實行解放。王媽嚇得倒退了幾步。兩隻手搖個不休。忙說使不得使不得。慧姑道：「又髒又臭的裹脚布，戀他做甚？快快解放了！新字典裏面怎有使不得三個字？」王媽皺着眉頭道：「好小姐，好解放時，我不待小姐吩咐，早已解放了。這兩條臭脚帶，我吃了他一輩子的虧巴，不得立時撕去，拋在東洋大海，永遠不和他會面，無奈我的一雙脚，是受慣了束縛，靠着兩條臭脚帶，還好胡亂跑幾里路，扯去臭脚帶，便一步也行不得。」慧姑歎了一口氣道：「這也難怪你本來惡政府勝於無政府（會心不遠，能近取譬）這些都是前話，補叙完畢，且說朱氏聽得王媽叫他去做糕，把壁鐘望了一望道：「呀！三點一刻了，我們的茶點會是五點鐘開始，相距沒多時刻，我和王媽到廚下去做蛋糕，你在這裏料理茗盞，聽兒這孩子在他姑母家裏游玩，少頃想和他姑母姊姊一起兒來，你見了他，叫他對了賓客，一一鞠躬，休失了禮數。」慧姑含笑點頭，朱氏和王媽自向廚房裏去。慧姑取出十多套的白磁杯碟，都是景德鎮的出產品，堅固耐用，比那東方來的阿呀貨強過十倍。當下一字兒的排列案上，把濕毛巾一一揩過了，又把乾毛巾細細的抹真個是表裏清澈，不留點塵。又把茉莉簪的兩前茶葉一份份的安放杯裏，指尖上有正確的天平，分派停勻。一些兒沒有多少（宰肉陳平，不能專美千古）再把福建出品的金漆茶盤，揩抹乾淨，放在旁邊，應用。正在料理的當兒，卻聽得一陣步履聲，中夾着笑語，慧姑自語道：「原來聰弟弟真個和錦姊姊一起兒來了，正是。」

空氣既換

清光大來

纖塵不染

方寸靈臺

## 第五十一回

## 興土木另闢桃源

## 試旗槍特開茶會

前幾回書中專把牛鬼蛇神的現象從筆尖兒描寫出來編書的一枝筆幾乎也沾染了妖氣別位須知表露社會上的弱點並不是編書的本意編書的一枝筆也想揀擇個模範社會供我揮灑供我陶寫無奈削尖了筆頭兒（毛筆何須削尖作者所用之筆殆鉛筆耶）鑽頭覓縫的在種種社會裏混出混進再也覓不出一個模範社會遂我這枝筆的心願在這當兒惹惱了我的筆性幾乎怒髮冲冠實做那蘭相如第二（有髮有冠作者所用之筆又似毛筆）後來子細一想倒也心平氣和這不是社會不好實在是編書的筆運不好（談諧中有涕洟痕）社會不好編書的沒有轉移社會的能力筆運好不好編書的自有幹旋筆運的手段趁着陸慧姑搬住新村度那新空氣裏的生活編書的一枝筆也向新村裏打個轉兒在那新空氣裏洗一個澡解除解除那妖魔氣息閒話剪斷這個新村畢竟在那裏（即此一問能作滿意之答覆者鮮矣）原來無錫城外有一半村半郭的所在喚做縹緲鄉虛無境（原來只在虛無縹緲之境一歎）這處背山面水風景很好曠地也很多城裏有一位華幟雄女士愛那地方清淨俗塵都飛不到曾在這裏建造一所消夏的別墅每逢炎日當空熏風煽暑的時候常在這裏度夏後來受了種種的激刺便澈底的覺悟道許多同胞都在火坑裏度日子我獨在別墅裏享受清涼的滋味秦肥越瘠漠不關心道理上怎講得過去當下便發了一個決心情願犧牲全部財產建築一個模範的村落這便是新村成立的起因講那幟雄女士籍隸無錫現年四十有一歲他父親華宗海信實經商積有數十萬資財臨歿時候打破遺產傳子不傳女的習慣却把所有財產分做兩份兒子少海女兒幟雄彼此各執一份兄妹仰承遺訓彼此都無異言少海娘子又是個明白道理的婦女眼見一半財產落在小姑掌握他

却落落大方一些兒不放在心上。轉向丈夫說道：「男兒不吃分家飯，靠着遺產度日子，本是一樁可恥的事。你須轟轟烈烈掙些事業，莫失了男兒的身份。」少海雖然生長富家，卻很有獨立性質，不會被那金銀氣息汨沒了性靈。宗海死後，少海在商戰場中守着信實兩字的先訓，到處都占着勝利，除那遺產不計外，又積得數十萬的財產。他單生一個兒子，取名一個國字，表德喚做人傑。從幼便英英露露，矯矯不羣。少海夫婦有了這個玉雪可愛，的孩子立志要教他得受完全教育，造就高尚的人格。所以從小學校讀書，直到大學畢業，竭力栽培，從不曾吝惜學費。人傑也努力向學，沒有纨绔子弟習氣。他在同學裏面，和劉玉如最爲莫逆。常說：「做了富家子弟，居移氣養移體，受了環境的誘引，往往沈沒在金銀堆裏，不能澈底覺悟。我和玉如兩個，雖然生長在豪富人家，虧得性靈未泯，覺悟尚早，竟被世界潮流衝破了沈沈睡夢。但是玉如的自覺力比我還高出十倍。我所處的是開通的家庭，玉如所處的是頑固的家庭，虧他不爲環境誘引，從污泥裏開出青蓮花，嶄然泥而不滓。這般自覺力，怎不教人心折？因此人傑和玉如訂了個金蘭之好，不愧異姓的骨肉。彼此志同道合，從小學校直到大學校，一向同班讀書。直到畢業，彼此還考個聯名，若說巾帼女士，也曾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受個十年教育。他見辦學的美國女士，往往守着獨身主義，擺脫一切絕無牽累，單把學校當做家庭，生徒當做兒女。雲天萬里，替異國人開通風氣，不分畛域，不辭勞苦，實在令人起敬。雖說他們來華辦學，是爲傳教起見，然而信教與否，悉聽生徒自由。信教的不必說，便是不會信教多少，總得着些良好模範，所以巾帼女士暗自覺悟，這十年裏的學校生活，簡直把我的全部腦筋一齊都改造了。要是我躲在家裏懶去求學，單講究些調脂弄粉，戴金插珠，胡亂做幾年，閨閣

千金將來出嫁了也只昏昏沈沈從少奶奶做起直做到老太太一輩子的光陰從此了結幾十年的行狀只有穿衣吃飯四個字可以包括無餘換一句話講講竟是做了一輩子的活動衣架有機飯桶兀的不把天賦的本能一古腦兒都埋沒了。囑雄女士既這般着想便向他哥嫂面商斬釘截鐵般的宣言願守獨身主義少海夫婦都道這是妹妹的自由權妹妹既有了決心我們做哥嫂的只有贊成斷無反對況且堂上又都亡過了我家人口也不多妹妹出嫁家裏益加寂寞你肯終身不嫁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事。囑雄聽了哥嫂的話暗暗歡喜從此以後便好一心一意的替社會效力免做那活動衣架有機飯桶和庸脂俗粉的女子一般埋沒了他在教會學校畢業時年齡尚在三十左右畢業以後曾向各處學校充當過十年教員熱心教授頗有卓卓的稱譽後來得了許多教育上的經驗便立志開辦一所完善的學校把自己避暑的別墅捐做校舍又見四圍空地很多便吩咐姪兒人傑測繪村落的全圖尅日興工建起周圍三百餘家的新村落人傑本來肄業土木專科對於建築一門素有心得那年又值暑假回家一切建築方法繪圖帖說大大的用過一番腦力所以這縹緲鄉的新村告成和尋常村落迥然不同一帶河隄重新建築隄上原有的垂楊率地濃陰映得河水都作碧色枝條受風時一飄一揚宛似許多舞女排列河干翩然拂動翠袖和水底的情影對舞新村離着河隄約在半里左右河中往來船隻絡繹不絕船中人憑舷眺遠從那柳條罅裏望將去白白的蠣粉牆整整的魚鱗瓦疏疏的甍眼籬密密的蝦鬚簾新村全景一一可以收入眼底每逢傍晚的當兒全村房屋都沐浴於斜陽光裏一帶玻璃窗烘染得黃金一般光線返射自有特殊的色彩襯以籬中的綠樹屋後的朱霞船中人指點相告道似這般的去處休說

住在裏面的定是神仙中人便是我們坐船的沿這河岸經過也似武陵漁人路入桃源幾不作人世間想（桃花源記亦一理想的新村也）列位這三百餘家的新村面積雖不甚大然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學校有醫院有圖書館有公園有公共操場有公共廚房最近又就山麓平原建築一個面積十餘畝的公墓這些都是舊村所無而新村所有的還有舊村所有而新村所無的如茶坊酒肆賭場烟窟土地堂猛將廟等類新村裏早訂規約永遠不許發生華女士建築這個村落曾經許多頑固人物種種阻撓種種破壞女士振起全副的精神和那舊社會奮鬥好容易戰勝魔難才奠定了模範村落的基礎一切設施力求擴充便聘請了張錦心女士相助爲理錦心和華女士既是同鄉又是累世的交好錦心的祖父張嘯歌（三字着眼）在日和女士的父親華宗海在日彼此莫逆錦心的父親張達夫和女士的哥哥華少海又是十分莫逆有此種種淵源所以女士把錦心聘請到來做個得力的幫手這番陸慧姑奉母移家又肯在學校裏擔任教務華女士素慕慧姑的才德超衆怎不竭誠歡迎他們移家來時女士聯合同志曾在村中開一個歡迎大會古語道得好禮無不答慧姑和母親商量妥帖才揀定了這天的下午開一個茶話會東邀女士一輩人到家答謝他們的盛意客單上開列的人名原定八位校長華女士村長華師母葛孝思醫士葛師母張師母張錦心女士李人文先生李師母後來在名單上面又添列了兩位賓客一位是華人傑先生一位是美國白愛麗女士人傑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南逕到蘇州在劉邦平家裏住了一宵昨天才從蘇州返家卸裝白愛麗是蘇州教會學校裏的教師和華女士很爲投契今天才從蘇州到來參觀新村裏的規模制度慧姑得此消息所以把兩人的名字臨時加入客單……編書的把

以上說話交代明白。接講。慧姑聽得錦心和聰生的聲音慌忙出去。招呼道：「錦姊妹真個和聰弟弟同來了。姑母呢？錦心笑道：「今天公共廚房裏的飯食輪值家母去監察。停一會子才能到這裏來。妹妹你一切茶點可曾預備停妥？要是不曾，我便替你料理。說時已携着聰生走入裏面。瞧見碗兒碟兒排列得齊齊整整，便道：「妹妹都已布置了。可用不着我來幫忙？」慧姑笑道：「區區茶點不費甚麼手續，又不辦甚麼筵席。」錦心道：「這便住在新村的好處。盛筵請客，新村裏沒有這個風氣。」慧姑讓着錦心上坐。錦心道：「且慢，我尚不曾見過舅母。」舅母在那裏嘆道：「這不是一陣玫瑰蛋糕的香味。」舅母想在廚下做糕，聰弟弟我和你到廚房中去。」慧姑笑道：「錦姊妹不妨在這裏略坐一會子。沒的請來的客人只向廚房裏跑。」錦心答道：「你休和我拘這禮數。我是杜園客人，熟不拘禮的。」嘴裏說時，腳踪兒已到了廚下。慧姑依舊在會客室裏細細的拭抹桌子，抹得桌面和鏡面一般光潔。瓷盆裏的素心蘭古銅瓶裏的並蒂蓮一一都挹注了清水，卻聽得裏面一陣笑聲，夾着王媽的說話道：「錦小姐你是來做客人的。怎麼也陪着我們做糕？真個是風水不順，客人背繯了。」又聽得錦心答道：「只怕幫忙越幫越忙。」咧慧姑肚裏自思：「似錦心這般表姊妹，便是同胞姊妹，也沒有這般情分。他待我的好處不必說，他待我母親待我弟弟都和自家骨肉一般。想到這裏，又聯想到劉玉如的身上，他從前待我的情分也。和同胞兄妹一般，卻不料變生意外出了。這個岔子似他這般的學問，這般的胸襟，我雖料定他不會尋這短見，但是生死下落至今尚沒有確信。昨天人傑回來，母親要向他打探消息，他又事忙不得會面，少頃人傑到來，我須問一個水落石出：……隔了一會子，壁鐘鏗鏘的敲了五下。新村裏的規矩，凡有訂約都能尊重，時間不誤，晷刻鐘聲才停。早見這位和愛可親。」

的華校長和着一位三十多歲的西國女士齊着脚步兒一路談笑從門前走將進來。這個大門本是張陸兩姓公同出入門內一片草地平鋪着翡翠地衣中間的甬道都用石子甃成恰似一個丫字形又似西國的大寫槐哀前半條是總道後半條左右分叉向左的直通張姓住宅向右的直通陸姓住宅那時斜陽光裏華校長和白愛麗女士都向右面的叉道進行走不到三兩步早見慧姑搶步下階飛風也似的迎到前面和華校長白女士先後都握了手白女士把兩隻碧眼兒向慧姑上下打量暗思我只道安琪兒專產西方原來「欠倪司」裏面也有這般美麗人物慧姑見白女士渾身上下都是雪也似的裝束金黃髮上壓着一頂白帽兒白帽頂上灑着幾片白鵝翎衫裙一色白洋紗躡着白帆布鞋皮膚又是雪白在那斜陽光裏一發白得耀眼真不愧喚做白女士慧姑操着西語連呼密司歪哀脫請他裏面坐白女士操着生硬的中國話道陸小姐請你原諒你不要叫我密司歪哀脫你只叫我白小姐恐怕白小姐的稱呼比密斯歪哀脫還好恐怕西國人和中國人講話還是說中國土白的好陸小姐原諒原諒……原來西人說中國語恰似華人說西國語語氣之間總不能十分酷肖白女士在華多年頗能和中國人直接講話只是發音的當兒異常遲緩語尾拖帶的餘音略似唱那讚美詩的聲音而且十句說話總有兩三句用着「恐怕」兩字做那領句的名詞遇着謙遜時便一味的說那原諒原諒閑文剪斷接說慧姑陪着華校長白女士同進會客室時朱氏和張錦心都在那裏迎接彼此讓坐白女士脫御白帽兒在華校長推肩坐下校長一一介紹道這是陸師母這是張小姐白女士含笑道陸師母張小姐今天機會好和兩位會面原諒原諒嘴裏說時碧眼兒只向錦心注射心裏一陣奇怪便忍不住動問道嗟奇怪奇怪我的心

裏恐怕有些不明白。張小姐和陸小姐恐怕是一雙好姊妹。怎麼姊妹姓張，姊妹姓陸，倒要嘴饒嘴饒（奇語）。

列位，這嘴饒兩個字作甚麼解？（我不解，也要嘴饒嘴饒）原來白女士心裏要說指教指教，嘴裏只道得嘴饒嘴饒。華校長代爲說明道：白小姐有所不知，他們倆雖不是同胞姊妹，卻是中表姊妹。張小姐的母親和陸小姐的父親是同胞的哥哥妹妹，因爲血統的關係，所以姊妹倆面貌很像。這時慧姑托着金漆盤兒，醞醞的泡着幾杯茗茶，一一送徧白女士左右。瀏覽把室中看一個徧肚裏暗思：原來『欠倪司』的家庭也有這般的乾淨整齊。（外人眼光中視察我國社會，往往作此感想）在這當兒，早見葛醫生夫婦、李先生夫婦一對對的前來，赴會。朱氏趕忙離座出室歡迎他們，到裏面坐定，照例送茶，不待細表。葛醫生和葛師母都是五旬左右年紀。李先生和李師母年紀都在二十四五上下，被此正待攀談，只聽一陣革履聲響，大家向外看時，早見一位二十左右西裝少年，急急匆匆的從外面走入。華校長道：人傑，兒來了。朱氏正待招呼，人傑已在室門外掛了草帽，放下司的克向朱氏鞠躬行禮。當下遜讓入室。華校長便把姪兒的名字向幾位不會和人傑識面的介紹，又向人傑介紹道：這是陸師母、陸小姐、張小姐、白小姐、人傑，便一一上前握手……且住，這位陸慧姑女士和人傑初次識面，怎肯輕易與他握手，然而女孩兒別嫌明微，專爲不正當的男子而設。現在人傑含笑上前，眉目之間含有一副正大光明的態度。慧姑何嫌何疑，有甚避忌，便也提起粉腕和他行一個握手禮，彷彿行所無事一般。不比那天碰見色眉色眼的伍青巖，故意的迎面撞來，手腕上吃這一碰，倒累他一雙白絨手套從此擱着不用。（回顧第十二回）人傑坐定後，才說了兩三句話，錦心的母親、張師母也來赴會。在座賓主十一人都已齊集。慧姑一



送茶完畢。王媽從廚下托出一隻大方盤，盤中放着十餘盆的出籠蛋糕，切得又方，又正，蒸得又勻，又淨，表面密蠟也似的。黃中間薄薄襯着一層清水玫瑰色，比燕支煊染得格外嬌艷，熱氣蓬蓬，化作篆烟四散，托進室中。時聰生隨後也到，徧向在座賓客行了一個鞠躬禮，小手裏執着一疊皮紙，按分敬授來賓，以便進點時遮衣之用。慧姑就王媽的盤裏把一盆一盆的蛋糕分授來賓，姊弟倆彬彬有禮，大衆連連讚美。那時的王媽把面頰兒漲得豬血一般紅，（盤裏的東西，蜜蠟一般黃，面上的色彩，豬血一般紅，映帶生趣）覺得進又不能退，又不可（奇怪）這是什麼講究。原來白女士的兩隻眼兒釘住了王媽的裙下雙翹，瞬都不肯一瞬。王媽幼年纏腳時，滿擬纏就纖纖金蓮，博大衆喝一聲采，誰料天然脚風行以後，人造脚（三字新）就此倒運，三百餘家的新村落，再也覓不出一個纏脚婦女。這番白女士的眼光，專向王媽的小脚注射，王媽自覺不雅，又沒個遮醜的法兒，只落得進退兩難，漲紅了臉兒，不做聲。比及盤內的蛋糕都已取去，方才倒提了空盤，遮蔽着兩隻小脚，一步一步的退將出去。衆人用點都畢，慧姑便向人傑詢問道：「華先生那天玉如跳海的電報，是先生在津門拍發，請問這跳海消息畢竟是確有其事，還是別有用心？」人傑向慧姑望了一眼，微微的吁了一口氣，便有一番對答，正是：

泥馬入江。

銀瓶落井。

消息無憑。

終朝引領。

## 第五十二回

### 柴米生涯虛拋歲月

### 羹飯主義貽誤兒孫

人傑見慧姑動問，便歎了一口氣，道：「玉如跳海，事出意外，休說女士懷疑，便是我們同學諸人，對於這事都算做一件很有研究的問題，誰肯貿然相信？此番玉如南歸，本約定和我同行，到了津門，略作勾留，這天恰是舊曆五

月初五日有幾位同學約我們酒樓小飲慶賞端陽誰料玉如喝了幾杯酒滿腹牢騷一齊勾起席上談論態度消極專說些悲觀話兒我們從旁勸解玉如若有所悟便也強自驅遣談笑如常席散以後玉如當夜不曾返寓我雖十分詫異還算他在友人家裏歇宿到了來朝一定返寓誰料來朝空等了半天不見回來約在傍午時分郵差送來一信拆開看時卻是兩紙訣別書一紙給我寥寥數語只說「與子別矣借大海以脫離羈絆不得已也夫何言」一紙給他父親說話也不多無非勸他改行爲善體卹貧民并說柳氏親事始終不會承認聽彼改嫁以絕瓜葛我看了這信亂了主意一面拍電到蘇州報告凶信一面僱着舢板找尋他的遺骸找尋了幾天不得下落後來和幾個同學研究玉如的生死問題都說玉如跳海未必是真一來他縱天津趕到大沽海口多少也有百里之遙怎能跬步便到二來他這訣別書中的一個「借」字很可研究借大海以覓死是叫做借借大海以隱遁也是叫做借我聽了同學的說話如夢初醒這兩層意思本是容易想到無奈我當時亂了方寸輕易拍電到蘇州敢怕玉如的老翁得了凶信霎時間禍從天降嚇個半死朱氏接嘴道華先生說甚麼咧須知這位老翁鐵打肚腸鋼打肺得了凶信笑都來不及怎說是嚇人傑點頭道這位劉先生果然異乎常情我和他會面以後才曉得他的頑固腦筋簡直不可救藥當下便把在蘇州和邦平問答的話一一報告講到白帆布鞋拋向半空算兒子不懷好意生生的把老子咒死大衆聽了除卻白女士都是哈哈大笑白女士真名其妙便扭轉了頭向華校長詢問道這位劉先生怎麼不喜歡白帆布鞋兒恐怕有些不明白華小姐謝謝你嘴曉嘴曉（又要嘴曉了）華校長忍着笑便把舊社會喜紅忌白的話講給他聽白女士把自己身上瞧了一瞧便道阿呀危險

危險。虧得我在蘇州不會和劉先生會面。要是會了面，恐怕他一定不喜歡我。因為我的姓是白，我的衣服、帽鞋沒有一件不是白。恐怕他也要把我撩在空中，重重的擗一下子，擗出了滿身的紅血，恐怕他倒要喜歡我。這幾句話又引得衆人哈哈大笑。聲斂後，白女士又問及新村的風俗習慣。華校長道：「不瞞白小姐，敝國的病根全誤在習慣兩個字。只爲幾千餘年的舊習慣根深蒂固，憑你如何奮鬥，總打不破這個習慣。觀念政體雖然改革，習慣卻不曾改革。歷年紛紛擾擾，把時局越鬧越糟，全是習慣兩個字在那裏興風鼓浪。鄙人告着奮勇，想和那幾千餘年的舊習慣決鬥一場，然而自己究有多大能力，拈着繡花針去掘井掘了一世，也沒用。敝國二千餘年前有一位哲學家喚做老聃，他的救世方法要從『小國寡民』入手。鄙人創辦的三百餘家新村，算得是小國寡民了。繡花針掘井，雖當沒用繡花針去挑那皮膚裏的芒刺，不好說是沒用白女士聽到這裏，連連拍着掌道：「也斯惡來，忽又想到『欠倪司』講話怎麼這般說。趕忙改變論調，操着生硬的蘇白道：「蠻對蠻對一些也。不錯（情景逼真）華校長又道：「創辦的當兒，鄙人曾有宣言，新村落和舊習慣勢不兩立，拘守舊習慣的休來居住新村。村落居住新村落的，須得破除舊習慣。起初這裏的村民也不過十家五家，算不得甚麼。村落後來漸漸發達，直到現在居然聚到三百多家大小學校，有三處，除却鄙人担任一校以外，這位李先生和李師母便是其。他兩校的主任還有醫院一處。這位葛醫生和葛師母都是醫院裏的主任。鄙人才力薄弱，好在這幾位帮手辦事熱心，不避勞苦，才奠定了新村的基礎。又指着華師母道：「這是我家的嫂嫂。村裏一切的公共事業，全仗我嫂嫂。主政嫂嫂才大心細，辦理得井井有條。三百餘家的村民心悅誠服，全體一致公舉我嫂嫂做村長。（四呼嫂

嫂想見姑嫂感情之厚。白女士聽說便向華師母瞧了一眼道：華師母你的本領好，我很歡喜你。你們三百餘家的新村，怎麼辦得這般好？華師母多謝你，嘴饒嘴饒。華師母謙遜了一番，便把新村裏舉辦的公園、工場、公墓、宜教堂、俱樂部、公共廚房一件件一樁樁，向着女士報告。女士道：請問華師母，這公共廚房共有幾處？裏面的辦法怎麼樣？多謝你細細講。華師母道：這公共廚房共分四處，大約七十五家裏面便有一所公共廚房。我們要辦這公共廚房，卻有兩層原因。只爲舊家庭裏的習慣，專把柴米油鹽醬醋茶當做開門七件事，尋常人家的婦女爲了這七件事，成日價鬧得手忙脚亂，丟下這樣便是那樣，再沒有空閒工夫研究自己應有的常識。和那兒童應受的教育。現在我們要把紛亂的家庭一一都遵着秩序，不得不把柴米瑣碎的時間節省出來，使婦女們都有餘暇工夫幹那別項重要事業。這是第一層原因。還有景況從容的人家，開門七件事一齊委託傭婦廚役們去料理，只懂得飯來開口，筷來伸手，然而這輩傭婦廚役大都沒有衛生上的知識。烹調的東西偶失檢點，往往容易致病。自古道：病從口入。這是顛撲不破的格言。我們所辦的公共廚房，一切都從清潔入手。廚房裏執役的人都有衛生上的常識。尙恐偶有疏忽，又公舉了幾位督察員輪流在廚房裏監督。自從有了公共廚房，新村裏的醫院往往十天八天不見人來院裏治病，可見卻病良方全在改良庖廚。這是第二層原因。白女士道：辦法是很好，但有兩個問題，恐怕我有些不明白。華師母忙問何事？白女士道：吃飯的當兒，卻有兩個問題。（此之謂吃飯問題）不是七十五家的人都到廚房裏會食，定是廚房裏把這飯食分送給七十五家的人。照第一個辦法，恐怕家裏有了老人小兒扶的扶，抱的抱，同去會食，是很困難的。照第二個辦法，天暖時不打緊，恐怕大冷。

天氣把飯食送到家裏早已減了溫度。華師母你們總有救濟的法兒。嘴饒嘴饒。華師母道：白小姐慮得甚是我們也。料到這有這兩層困難。所以廚房裏的制度會食也可送出也。可要是家中沒有老弱儘可前來會食。那邊有寬做的會食堂不怕擁擠。要是不便會食。廚房裏有多輛飯食車裏安着小爐竈。便在大冷天氣也不會減了溫度。按時出發車上繫着響鈴。人家聽得鈴聲便自來盛飯取菜。也沒有甚麼不便利。白女士把頭亂點一疊聲的很好。很好。便向華校長道：華小姐你們的新村辦得很好。我聽了很歡喜。恐怕我們美國的鄉村也不過這般好……華小姐華師母你們姑嫂倆爲這鄉村絞了許多腦汁。據我看來恐怕這個新村合該喚做姑嫂村。校長笑道：這是通力合作的事業。我們怎敢掠爲己有。女士又向校長索取新村的章程。校長道：這卻是一件難事。我們創辦新村的當兒。也不過聯絡同志。開過幾次會議。議決便即實行。遇着障礙時。重行會議酌量修改。只有臨時的議事錄。卻沒有具體的章程。只爲近來辦事人的通病。都在章程上用功夫發表的章程都是條理井然。毫髮無憾。按諸實事。卻又大謬不然。鄙人要矯正這個通病。便不願在文字上面鋪張揚厲。遇有從前索取章程的鄙人。便請他實地調查。不用在紙片上研究成績。說到這裏。又指着錦心道：這位張小姐的父親也會在湖北寫信前來。向我們索取章程。據說他在那邊也想辦個模範村落（伏線）一定要把我們的辦法做個標準。鄙人接到這信。很費躊躇。待要請他來實地調查。相距又是很遠。待要把辦法告他。又沒有具體的辦法。沒奈何只得寫了一封長篇信札。把我們所經過的摘要報告。然而紙片上的說話。聖一漏萬。怎及實地調查的好。這番白小姐光臨敝村。便請多住一天。逐處去細細調查。遇有甚麼不到之處。隨時指導也好。使我們得些補益。白女士謙遜。

了幾句便和華校長兩個離座告辭。慧姑相送到大門外握手而別。那時日晷正長，鐘敲六下，夕陽尚不曾落山。兩人走了一丈多路，慧姑兀自立在大門外，目送他們的背影。但見白女士雪也似的帽羽在夕陽光裏顫動，颯風吹來，嘴蹺蹺的聲音浪隱隱送入耳朵。（尚有餘音）比及轉身入內，却見他娘送着人傑從裏面出來。朱氏道：「慧兒你去陪着裏面的客，茶爐正沸，吩咐王媽換過一巡茶，我送華先生後，即便進來。」慧姑諾諾答應，便和人傑鞠躬作別，重入會客室裏。那時王媽不待吩咐，早已換過了一巡茶，不到片刻，朱氏送過人傑也歸舊座。華村長道：「陸師母你太客氣，人傑這孩子和你自己子姪一般，由他自去，何消送到門外？」朱氏道：「他第一次光降，敝舍怎好怠慢。他俗語道得好：一朝生兩朝，熟以後相見，便不必拘這客套了。」當下又講了些閒話，漸漸講到「舊家庭的比較」，為師母道：「舊家庭似乎複雜，卻是簡單；新家庭似乎簡單，卻是複雜。舊家庭裏的事務千頭萬緒，譬如亂絲，他們做主婦的偏會騰出閒工夫，不是和人家打牌消遣，便是向鄰舍搬弄是非。新家庭裏的編制家無廢人，人人無廢事，一切無謂的習俗，刪除淨盡，比着舊家庭簡便了許多。然而我們也覺得日不暇給，自朝至晚，沒有一刻暇。葛醫生握着一把長髯，笑說道：「舊家庭的忙是消極的，新家庭的忙是積極的。消極的忙在打牌消遣，搬是弄非，積極的忙在家無廢人，人無廢事。李人文點了幾點頭兒，便道：「舊家庭忙在分利，新家庭的忙在生利。舊家庭的婦女呼姨喚姊，打扮出門，不是到金鋪裏辦首飾，定是到綢肆裏剪衣料，要是住在繁華地方，成日成夜的聽戲、逛游、戲場，這些卻是分利的忙。新家庭的婦女抱着新知識，和新希望，屏除浮華，習耐勞苦，推廣女子的職業，維持女子的生計，這些都是生利的忙。」李師母笑說道：「你這一席話，仍不出葛醫生所說『積

極消極」的範圍。據我看來，舊家庭的婦女忙的一個，新家庭的婦女忙的一個，腦舊家庭裏的談話，無非張家怎麼長，李家怎麼短，二奶奶和三奶奶怎樣，面和心不和，三嬸嬸和四嬸嬸怎樣，背後戳壁，腳你的婆婆活佛般一尊我的婆婆是閻羅王轉世，你的媳婦千依百順，搓也搓得長，捏也捏得扁，我的媳婦貪吃懶做，恰似算盤珠兒撥一撥動一動，這般沒關緊要的話，當做日常功課，幹白白的送那寶貴光陰過去。新家庭的婦女卻把絮談家常的習慣完全破除，彼此研究學問，交換知識，專在腦力上占勝利，不在舌尖上博便宜。華師母讚道：李師母的見解比李先生更透關。一層據我看來，舊家庭的忙是對於鬼的新家庭的忙是對於人的。舊家庭裏的習慣抱着一個「羹飯」主義，看得羹飯二個字比甚麼事都重大。生下孩子便歡天喜地的說：這是我家的「圖死」。因甚叫做圖死？便是貪圖死後風光，有人抱頭送終，有人穿蓆戴孝，有人春秋祭掃，有人逢時逢節做羹飯，腦筋裏充滿了羹飯觀念，他們眼光裏的子息也不叫做國民，一分子也不叫做中國主人，翁單單只見得「羹飯招牌」四個字（其言沈痛）。孩子在襁褓當兒忙忙的替他對親，十五六歲時便忙忙的替他娶媳婦。生下孫兒歡喜得甚麼似的，羹飯傳了種一碗羹飯，化做兩碗羹飯了，他們又牢抱着一種成見，以為做人的時少做鬼的時多，做人的期限至多不過七八十年，做鬼的期限千秋萬世沒有窮盡，所以在世的三餐茶飯不妨將就死後的一碗羹飯，卻一些兒將就不得，寧做餓人莫做餓鬼，人餓了不過幾十年受苦，鬼餓了卻有千萬年受累（以談諧寫其沉痛）。說到這裏大家忍不住的好笑，華師母又續說道：他們的羹飯觀念既這般的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甚麼國慶紀念，統一紀念，攏總不放在心肝上，惟有逢着七八代祖先的生

辰○死○忌○牢○牢○的○記○掛○着○到○了○那○天○香○兒○燭○兒○錠○帛○兒○一○樁○樁○的○預○備○辦○着○豐○盛○的○酒○餚○排○列○齋○整○領○着○子○子○孫○孫○多○磕○幾○個○頭○這○便○是○做○個○榜○樣○給○兒○孫○看○以○爲○我○向○祖○宗○進○羹○飯○這○般○恭○敬○將○來○你○門○向○我○進○羹○飯○也○不○可○不○這○般○恭○敬○家○庭○越○大○陳○死○人○的○生○辰○死○忌○越○多○他○們○家○裏○的○婦○女○儘○着○工○夫○念○心○經○摺○錠○箔○辦○酒○餚○已○夠○了○一○輩○子○的○忙○可○惜○都○忙○在○鬼○的○身○上○忙○煞○也○沒○用○新○家○庭○的○婦○女○對○於○這○般○無○謂○忙○碌○力○求○簡○省○逢○着○先○人○紀○念○鮮○花○幾○簇○嘉○果○幾○色○也○可○表○示○一○種○敬○意○省○下○繁○文○縟○節○騰○出○工○夫○努○力○的○教○育○子○女○扶○助○社○會○這○便○是○忙○在○人○的○身○上○……華師母這一席話博得大家拍掌朱氏道上半截的說話恰似舍親劉邦平的家庭他們家裏終年忙忙碌碌都是幹這鬼戲人攙不走鬼攙直溜纔有人鬼結婚的怪劇出現張師母也想發些議論他女兒錦心指着外面道母親不見這輪紅日轉眼要落在地平線下時候不早了我們也該告辭別貪着談論應了李師母一句話獨忙了一個舌頭衆人聽着彼此一笑都向朱氏母女道謝作別分道散歸不在話下過了一天慧姑錦心陪着白女士到各處參觀白女士挨家逐戶實地調查果然三百餘家都在文明空氣裏生活男勤女儉秩序井然所有舊社會裏種種弱點滿漈無餘贏得白女士讚不絕口說道我見了這般良好社會幾忘了這個村落是中國的村落（意在言外）當下又在宣教堂裏開了一個演說會白女士引了許多宗教家的格言竭力向村民演講大衆滿意點頭稱善白女士在村裏連住了三天才還蘇州按下慢提一天几淨窗明花香滿室慧姑獨坐書房裏隨手抽了一冊昭明文選揭開看時恰是江文通的一篇別賦起首兩句便說『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一轉念間想到父親離家瞬已數月尙沒有回來的消息方寸裏便黯黯起來又想到玉如表兄的存亡問題



迄今尙難解決。生離死別，兩不分明。方寸裏一發，雖然起來，便把書冊掩轉了。兀自呆想出神，冷不備有人在背後叫道：「慧姑妹，我和你相聚沒多時了，慧姑聽着不覺愕然，正是。」

春水綠波 送君南浦 讀之魂銷 何況昆觀

### 第五十三回 路迢迢休談別怨 欲逐逐未戢邪心

好好的一雙姊妹，同在新村裏住，如膠似漆的感情，一輩子不願分離。誰料錦心跑來，偏偏報告這別離消息。慧姑聽了一寸芳心，不免疊起了許多皺浪。呆呆的注視了錦心一會子，才問道：「錦姊，這話怎麼講？錦心不慌不忙，從懷裏掏出一封快郵的家信，授給慧姑觀看。道：『你看信中，既這麼說，我不免親到湖北去走一趟。』慧姑不及答話，先把這封信從頭至尾看一個明白。乘他看信的當兒，編書的先把這件事報告一個明白。原來錦心的父親張達夫，在湖北辦理平民工廠，開辦至今，成績卓著。這工廠的資本，都是城裏一位富翁獨力担任。富翁姓周，號大賚，半世經商，積資鉅萬。年在五旬以外，尙沒個子息。周夫人循着俗例，力勸丈夫納個偏房，說道：「偏房天可憐見，生下一個孩子也好綿延周氏的宗祧。否則萬貫家財，交給誰去掌管？我都是半百以上的年紀，去日苦多，來日苦少，族裏幾個過房姪子，心地糊塗，眼光短小，覬覦我們的財產，都打幹做我們的兒子。只怕將來骨肉未寒，爲着財產問題，便要鬧出一場惡鬪。倘然有了一點親嫡血，一來宗祧不絕，二來可以斷絕人家的妄想。」（此等見解，舊社會中恆以賢婦人目之。）大賚的宗旨和他夫人截然不同。他說：「遺產制度本是製造廢物的大工廠。」（若以近日逆倫案證之，則遺產制度又係製造罪惡的大工廠。）休說我們沒有兒子，便是有了兒子，

也要教他脫除倚賴打破這『父產子得』的惡習慣。至於納妾一層最是我生平深惡痛絕的事。我常勸人家不要納妾沒的口不應心自己先納起妾來……大賚立定了主見便欲犧牲財產替社會圖謀幸福他和達夫本是好友先把達夫請來辦理平民工廠比及有了成效又從一廠化做兩廠達夫一人其勢不能兼顧又把子才請來辦理這個分設的新廠然而大賚的志願尚不止此他聽得華女士辦理的新村井井有條不愧村落的模範不覺見獵心喜也想在湖北開關一個模範村曾託達夫寫信到華女士那邊乞取建築新村的圖樣和那組織新村的章程後來接到覆信單把圖樣寄來却没有具體的章程大賚想到組織新村非有熟手不辦和達夫商議定妥要把他妻女聘請前來做那組織新村的主任達夫離家已久本來思念家中妻女况又是公益事業論理也該贊成公誼私情兩不可却才寫了這封快信接取娘女倆到湖北組織這第二新村信中說話異常懇切無非說『服務社會是國民應盡的天職在理不當憚此一行倘慮華女士左右陡然失了臂助橫豎慧姑姪女徙家新村華女士不愁沒有得力的帮手此間新村業已開工建築預計兩三個月內定有一部分可以落成見信以後從速動身至要至要』錦心得信先去謁見校長報告情由校長那邊同時也得了達夫的快信不待錦心啓齒早已猜出了來意校長道錦心令尊接你到湖北組織第二新村你便要推辭也是義不容辭我便要挽留也是義不容留新村愈多愈妙我自恨魄力不大拚着全副精神只變換了三百餘家的周圍空氣幸有這位周大賚先生聞風興起仿照我們的辦法又有第二新村發現將來風氣大開從第三第四直至無量數的新村陸續舉辦這便是大大的一樁快心之事錦心錦心要是你爲着別事離開我們的新村無論如何我

總不放你走。惟有這番湖北之行，你既辭不得我也，留不得，但不留你還要趕着你走。錦心聽了行志更加堅決，辭了校長，便帶着原信來向慧姑那邊報告……再說慧姑看過原信，徹徹的歎了一口氣道：相逢沒多日，又要別去，天下的事真是缺陷多，圓滿少。錦心笑道：我說的缺陷和圓滿，卻和你的論調不同。天下的事該從缺陷裏求圓滿，不該從圓滿裏求圓滿。既已圓滿，尚有何求？圓了再想圓，滿了再想滿，其勢一定要鬧出大大的缺陷。惟有從缺陷裏找出的圓滿才是個真圓滿。明了這層道理，暫時圓滿何足喜？暫時缺陷又何足悲？慧姑點頭道：話雖如此，但是悲離怨別，人有同情，憑你曠達，終覺拋撇不下。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怎說不是一樁缺陷事？錦心大笑道：你說的南浦不南浦，這兩句好似在那一本書上見過，卻記不起是何人所說，大約是舊文學裏的一種通套話。吾常說中國的舊文學容易使人頹喪志氣，貪圖安逸。古來的文人學士都把別離兩個字當做人世最慘的境遇，千篇一律，千口一吻，只說別離苦，不說別離樂。只說行道難，不說行道易。從前家父不會出門時，常把甚麼古唐詩合解唐詩三百首做我燈下的功課。我讀到一首詩說甚麼『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幾乎笑得合不攏嘴來。有合必有離，誰能一輩子住在家裏臨歧握別？怎說是天下傷心的事？況且一個人離家遠行，定有一番新發展，不替他快心，卻替他傷心，怕不挫折了出門人的志氣？自己傷心還不夠，又把不相干的春風柳條編派做傷心的伴侶，爲了有人遠別春風吹，都不敢吹柳條青，都不敢青憑空搗鬼。你想可笑不可笑？慧姑道：照你這般講，直把古來的詩人攻擊得體無完膚，然而古人送別也有不作頹喪語的。有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這四句卻是十分灑脫，你讀了也該首肯。錦心道：

前兩句還說得過去。後兩句我又老。大不服氣。怎見得做了兒女子。一定要臨歧流淚。難道這副眼淚。是兒女子的專利品。難道做了兒女子。便做了一副滄淚機器（四字新）。我也是兒女子。從不曾輕易流過淚。可見兒女沾巾一句話。沒有充分的理由。慧姑也笑道。錦姊妹。你不大做詩。你的評詩眼光。却比甚麼人都利害。你動身時。我本該做幾首小詩。贈行。被你這麼一說。直把我的詩膽嚇破。只得閉筆不做了。錦心道。你有詩贈行。我正求之不得。但是我喜新體詩。不喜舊體詩。一切驚心動魄。傷離惜別的論調。都該掃除淨盡。你只說風兒柳兒。都喜歡我離家遠行。卻不許說風兒爲了我吹。都不敢吹。柳兒爲了我青。都不敢青。慧姑拍掌道。新體詩不須做。得我只把你幾句話。點竄幾個字。便是一首新體詩。我試念給你聽。『風兒柳兒。都喜歡你離家遠行。風兒爲了你吹。吹得緊。吹送你一程。半程柳兒爲了你青。青得深。青徧了長亭短亭。』你道這幾句如何。（靈心慧舌。如聞其聲。）錦心也拍掌道。只這幾句。便足壯我的行色。我真感謝你不盡。朱氏聽得拍掌聲。携着聰生。從外面走進。見過了錦心。笑着說道。原來你們姊妹倆。在這裏講話。我方聽得拍掌聲。心裏詫異。慧兒又不痴。又不顛。沒的一個人。坐在書室裏。劈拍拍的。鼓起掌來。錦心也笑道。一個人拍掌。本來不成問題。這叫做孤掌難鳴。這句話又引逗了慧姑的笑聲。瞧着錦心眼睛。都笑得花了。朱氏點頭道。難怪你們這般快活。我替你們也快活。姊妹倆在一個學校裏辦事。一個鄉村裏居住。同出同入。同坐同起。怎說不快活。錦心笑答道。我們的快活。卻和舅母所說的成個反比例。我們因甚快活。快活的不在一個學校裏辦事。不在一個鄉村裏居住。異出異入。異坐異起。朱氏聽着。仰着腦袋思索。這話裏機鋒。卻一句都不懂。（我卻句句懂得。）慧姑道。母親不用白費着心思。我來披露。

這個啞謎兒說時，便把錦心赴鄂的緣由一一說了，又把這封信也給他娘過了目。朱氏呆了半晌，大有依依惜惜的模樣。聰生聽得錦心要動身，也想跟着同去。錦心道：「好弟弟，你只在這裏認真讀書，把書讀得好了，將來南天北地甚麼地方去不得當？下又說了些閑話。」錦心爲着拚擋行李，不便久留，辭了娘女倆，自回家裏……忽忽過了三天，恰是張錦心束裝就道的日期。在這三天內，新村裏的人家都紛紛向錦心母女設餞。村長設餞，校長設餞，同校教員設餞，學生家族設餞，把娘女倆忙個不了。直到臨動身時，車站送別的人異常熱鬧，都緣錦心和新村人民感情很厚，況且一年來的辦學成績大衆信仰，有口皆碑，人家聽得他要遠行，都忽忽如有所失。這時恰是金風拂暑，玉露零秋，的當兒，距着學校開課爲日無多，錦心的職務都重託慧姑一人擔任，所有家中的日用家具，央託華校長代爲存頓，行李簡單，飄然上道。一聲汽笛，衆人都揚着白巾，珍重作別。車中娘女倆都探身窗外，向他們揚巾答禮。火車開行，車輪轉動得緩比及出了柵門，才風馳掣般的過去。倘經舊文學家的點綴，不是說車兒裏面滿載着千斛萬斛的離愁，別怨，致那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定是說這幾個轉動的輪兒，都知着離人的意味，人也惜別輪，也惜別人兒。輪兒一樣結轆，所以發軔的當兒，轉動得百般不快……娘女倆一壁揚巾，一壁點頭，漸漸不見了月台上的人影。彼此答轉身，軀準備坐下。張師母不覺得甚麼，錦心眼光一瞥，早有兩個觸目的東西和他打個照面，不由他不芳心生驚。（究竟什麼東西？）趕快湊到娘的耳朵邊，說我們別在這裏坐，另找一個妥當的所在，以便脫離障礙。他娘猜不出錦心是甚麼用意，便提了革囊和女兒移向後一節的三等車裏，找覓座位。這節車並不擁擠，然而座位裏卻不見有空隙。錦心目光所注，見有兩個中年婦女占着四

五人的位置。一婦左放着一個青布包。右放着一隻網籃。一婦橫臥在座位上。伸頭舒腿。擴充他幾點鐘的地盤。(乘客不明公德。往往如此)他娘陪着笑臉。和那橫臥的婦人說道。嫂子。請你暫時起坐。讓我們兩個坐位。這婦人本來張着眼。聽得這般說理。都不理。索性把眼睛都閉了。錦心指着上面的承塵。向那婦人說道。你的東西。該擱在上面。你不搬。我替你搬。說時。便伸手去提那衣包。那婦人轉覺不好意思。忙說不消你費力。我自會搬。當下便搬去。東西騰出了兩個座位。娘女倆厮並着坐了。他娘才問着女兒道。你急張急智的。瞧見了甚麼東西。怎麼那邊不坐。卻坐到這邊來。錦心正待回答。猛見前一節的車門口。有兩個怪東西。在那邊窺望。便附耳告訴他娘道。這兩個舒頭探腦的。都不是好東西。誰耐煩和他們一起兒坐。因此搬到這邊來。他娘舉目看時。一個男子。生得獸頭獸腦。扯開了一張大嘴。兩隻色眼兒。只在眼鏡裏面打轉。一個男子。盤弄着兩枚鐵彈丸。眼睛裏透露凶光。也不是個善良人物。但都是素昧平生。不知道姓甚名誰。(我都知道之久矣)錦心道。這弄鐵彈的。便是那天碰見的張老三戴眼鏡的。我不知道是誰。瞧他的模樣。恰和慧妹講及的伍青巖。差不多。就是他娘女倆講話當兒。這個戴眼鏡的怪東西。正自滿肚皮打算道。遠遠望去。儼然是個慧姑。與其望之儼然不如即之也。溫吾伍青巖。何妨溫他一溫也。呔肚裏打算脚步兒。早已行動。滬寧路上的三等車座位。都用縱列式。中間留着尺許寬的空地。以通出入。便是腳溜人物。尙且要側着身體。螃蟹行。蟹步。才能往來。無礙。何況這怪東西。的身體本來累贅。臃腫。不合程度。自在劉公館裏。坐館半年。享用了鮮魚肥肉。把身體發酵了許多。現在也要插身在狹路裏。行走。摩腿。擦膝。惹得一般搭客。老大的厭惡。他打從女客身旁經過。脚步兒故意移得緩緩的。兩隻眼睛釘住在。

女客面部上。雲都不肯一雲。生怕一雲了。眼晴上的便宜打了一個折扣。那些持重的女客。別轉了頭不理他。也有潑辣的。便劈口罵道。你瞧我做甚。老娘不用你來相面。他便涎臉答道。我正善觀氣色。慣會替人家相面。咧一路打扯。漸漸的走近錦心的座位。所在色眼裏面的邪光。從探艷法寶裏直射出來。行路更自不規則。一歪一扯。只向錦心那邊捱。將過來。錦心本來垂腿坐下。見他來。意不妙。趕把身體側坐。隻腿提上座位。抱着膝。別轉了頭。只向窗外看風景。他走到身邊。卻又不走了。乾歎幾聲。嗽想把錦心的面龐。賺將轉來。在這當兒。火車上的小販。恰在他的背後。見他站定。不走。便發話道。快走快走。人家提起了脚。讓你走。你怎麼不走。這是往來出入的。所在誰容你釘住了。脚跟說時。便把他一步一推。不由他不走。青巖走後。錦心才轉身坐正了。放下雙腿。理一理裙裾。他娘道。方才這個人。好不惹厭。走近人前。臭氣直噴。虧得我掩住了嘴。要不是隔夜飯都要嘔將出來。我本意要買二等車票。座位也寬綽。搭客也整齊。偏是你。要坐三等車。話沒說完。抬眼瞧見這個怪東西。又從那邊折將回來。探艷法寶裏的邪光。射得益加利。害錦心含着噴怒。又把身軀轉向這邊。側坐了。依舊抱着膝。向窗外眺望風景。他娘也別轉了頭。預把手帕掩着嘴。鼻相隔沒多時。青巖又擗行蟹步。一歪一扯的。捱將過來。肚裏盤算。這丫頭很可惡。見了我。只是別轉了頭。正眼都不瞧一瞧。我須想個法兒。賺轉他的頭。顛把他瞧一個。清切畢竟是慧姑。不是慧姑。比及走到錦心身邊。青巖又釘住了脚。他的正面。瞧不見。便從側面瞧一個。飽但見漆也似的。鬋髮粉也似的。耳朵羊脂白玉也似的。頭頸不是慧姑。還有那個詩經上說『膚如凝脂。領如蝤蠐』古之人豈欺我哉。青巖想到這兩句詩。便吸引了許多唾液。一陣乾歎。嗽合罕聲。中早掉下了兩條唾液。說時遲。那時快。

托地飛起一隻手腕載着兩個指頭兒直向青巖的面上射來接着一片叫罵聲道你混帳這東西走路不帶眼睛怎麼稀臭的餓唾掉到老娘嘴裏來你休走老娘給你一頓嘴巴子受用……這一片叫罵聲當然不是錦心卻也不是他的母親原來方才橫臥在座位上的婦人仰着臉扯着嘴似睡非睡正在得趣的當兒冷不防一個水點子打在臉上他道窗外飄進的雨點睜眼看時早見第二個水點子又從青巖的口角掉將下來待要躲過早已不及不偏不倚恰恰打在嘴裏這婦人怎不惱怒一手拭着臉一手指着青巖的面皮準備和他理論青巖見勢不妙嘴裏連稱對不起早已腳裏明白準備退還自己坐的一節車裏這婦人怎肯干休聽的撐起身軀待要三脚兩步趕將過去誰料喊聲阿呀一步都行不得同車的見這情形不覺哈哈大笑起來正是

濫爭座位

擴充地盤

顧此失彼

作如是觀

## 第五十四回

### 結鬼緣未雨綢繆

### 聞仙樂漫天謊話

這婦人阿呀一聲倒惹起了同車人的注意但見他的脚上光穿着一雙六寸模樣的藍色絲襪卸下的蓮瓣已化了一雙鳧鳥不知飛往何處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這婦人生怕弄髒了這雙絲襪怎敢起立緊皺着眉頭東也窺西也望再也瞧不見鞋兒的影形便說鞋兒不見了怎麼好有人笑問道鞋兒穿在你脚上怎會飛去婦人哭喪着答道我方才卸去鞋兒略睡一下子這鞋兒明明卸在這裏怎麼一轉眼便不見了可憐我寸步難行列位替我搜尋一下子大家好笑道你這人好沒分曉自己脚上的鞋兒卻教人家來找覓婦人沒奈何顧不得人家恥笑伶伶叮叮在車廂裏往來尋覓跑了三五趟好容易一雙鳧鳥被他尋覓到手他道有人使捉狹故意



和他開頑笑其實不然他的鞋兒脫卸在出入要道出入的人不知不覺的你一踢我一蹴鞋兒便失了原有的位置一隻踢向東面十餘步一隻蹴向西面八九步都是他橫臥的當兒貪佔地盤反而失卻了立脚的位置旁人都向他好笑惟有張姓母女卻暗暗地替他嗟歎（今之貪佔地盤者當以失鞋婦人爲前車之鑒）不多一會子汽笛嗚嗚早到了蘇州車站伍青巖張老三兩個逢站下車以爲車中的女郎一定也在蘇州下車他們倆守候在柵門口專俟女郎下車以便尾追他的蹤跡所在約莫五分鐘輪兒轉動車兒又向東開行青巖歎道好的一隻天鵝眼見他撲翅飛去了老三道老青你莫心急且把這件事辦妥了再想方法擺布這個促狹女子也不爲遲便拉着青巖在那附近小茶寮裏商議他們秘密的勾當（葫蘆裏又賣甚麼藥）車中的張氏母女自向上海下車搭了長江輪船逕向湖北而去按下慢提回轉筆來再把青巖老三的近狀約略補叙青巖在數月以前圖謀慧姑竟遭失敗冬烘腦袋裏面存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念頭但是竟不着一個好機會一來慧姑已搬了家二來劉公館裏喜事已畢又接着喪事青巖在內幫忙絕少閒暇三來張老三吃了官司不滿一個月不得恢復自由須待他罪滿釋放才能狼狽爲奸行使那陰謀毒計他盼望了一個月好容易盼到老三罪滿的一天便在阿巧娘家裏辦着酒餚替老三壓驚老三受了一個月拘役罪名身體轉養得肥胖了（想是鮮魚肥雞之效）吃酒中間便問青巖道你從前說甚麼另有一個生財之道做出來時多少總可掏摸幾千粒瓜子要做快做休得錯過了機會青巖笑道這件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竟是水滸傳中智多星口吻）我們今天的一席酒一來你乾燥了多時須得大大的降一陣紅花雨澆澆澆灌灌你的喉嚨二來權把趙仙人的家裏當

做我們三尺六的會場前番的計畫雖然落了空。今番的計畫卻是十拿九穩。無論如何總逃不出我伍老夫子的掌握。將來開文差使時。你們須得服從我的命令。掬摸幾千粒瓜子。宛比探囊取物。再也不會失敗。事成以後。按照大小份攤。派管教你們都有瓜子到嘴。老三和阿巧娘聽了。都是饑涎欲滴。恨不得立時立刻。便把這事幹將出來。過了幾天。青巖和老三搭着火車到常州一帶地方。聯絡幾個幫兄弟。以便約定日期。幹這味良行。爲兩人勾當完畢。搭車還蘇道。經無錫車站。恰和張錦心不期而遇。老三眼快認得。是那天賺上包車的陸慧姑。便咬着青巖的耳朵。輕輕的說了。青巖道。阿嚏。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裏有女同車。顏如舜華。真個是莫大之幸福也。暖當下趁着錦心和衆人揚巾作別的當兒。青巖拉着老三道。遷地爲良。我和你喬遷到那邊去。說時。便從這邊擺到那邊。揀着錦心對面的座位。捱着坐了。青巖肚裏打算。以爲少頃。慧姑回轉頭來。恰和我面面相覷。我從前吃了他的大虧。枉花了四十多塊錢。設下天羅地網。依然被他免脫。今日裏和他在一處。坐待我揩拭眼鏡。把他看一個暢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多少總要看個三五十徧。從前所受的損失。一古腦兒都要在眼皮上。挽回權利。那時張老三眼光一瞥。瞧見月臺上面隱隱約約。有一個慧姑。在人叢裏。站立心裏。老大的奇怪。怎麼車站上一個慧姑。火車裏又是一個慧姑。不會聽得慧姑有姊妹。便是姊妹。也沒有這般相像。兩個裏面定有一個是真慧姑。一個是假慧姑。那天被我們賺上包車的。畢竟是真慧姑。還是假慧姑。是月臺上的慧姑。還是火車裏的慧姑。老三待把兩個慧姑細細比較。巨耐火車裏的慧姑。探首窗外。只見他的背影。月台上的慧姑。距離較遠。難認他的面龐。在這當兒。火車早已開行。月臺上的慧姑。越離越遠。瞧都瞧不見了。火車裏的慧姑。

條的掉轉嬌軀回轉面龐卻又不肯坐定徑向後一節的車兒裏走這一走打甚麼緊然而饑涎欲滴的老青望梅不能止渴睜圓了兩隻怪眼直恨得牙癢癢的暗想這丫頭煞是刁惡見了我的面如何望望然去之若將洗焉一般我老青年齡雖大也省得憐香惜玉送抱推襟做幾首香艷詩算得一等作家我和你一起兒坐也不辱沒了你怎麼把我當做吃人的妖魔似的當着千人百眼難道好把你生吞活剝一口氣咽在肚裏咳千刁萬惡的丫頭我爲你化了許多錢連這區區眼皮上的艷福你都不許我佔些便宜慧姑慧姑你這一顆心未免又狠又辣也叟老三把方才瞧見兩個慧姑的情形告訴青巖知曉青巖那裏肯信便向老三告個奮勇捱到後一節的車兒偵探慧姑的真相誰料捱出捱進的當兒不曾探得真相顛倒受了一頓臭罵虧得脚下明白急急溜之乎也倘不是溜之乎也只怕綽而拍之拍而綽之眼皮上沒佔着便宜面皮上先受着痛苦老三瞧在眼裏暗暗好笑比及見了青巖說了許多挖苦話嘲笑他的窮形賊相失魂落魄不在話下……翠娥抱牌做親忽忽已滿兩月抱牌抱位原是一句空話翠娥肯嫁到劉家單獨做親抱着的不是牌位也不是花瓶卻是一種金錢主義花瓶雖然破碎一部分的財產權從此歸他掌握十分穩固卻不隨花瓶一齊破碎小賓夫婦向來縱容女兒不敢拂逆他的意思現在做了財主人家的媳婦女兒的聲勢比從前更增十倍夫婦倆提起女兒無論人前人後怎敢阿翠長阿翠短的混叫只是順着傭婦的口吻姑奶奶長姑奶奶短姑奶奶短叫得連天價響他們又履行翠娥臨嫁時的要約每隔四五天備着轎兒接取女兒歸家和宋吟香在一塊兒坐談論些斯文說話講究些文明禮數翠娥每一次回家在他老子娘跟前常有捲的鈔票大捧的銀錢隨時津貼然而小賓夫婦怎敢說是津貼

只說是姑奶奶的賞賜小賓娘子。偶向他女兒說道：姑奶奶難得你一片好心來家。一次叨擾你一次賞賜。姑奶奶你是我們倆的財神菩薩。我們倆接你來家。分明接到了一位財神。翠娥向他娘瞞了一眼。綳緊着面皮。連連的道：那吓字慌得小賓娘子。呆瞧着女兒恰似丈二長的和尚。一時摸不着頭腦。翠娥發怒道：娘你真是戚子。卿家裏的小二開口道：不出好話。（彈詞中典故。須熟諳彈詞者知之。）江湖上面的綁票行爲。叫做接財神。你把我當做財神看待。不是頌揚我。竟是咒罵我。我是你的女兒。（何須聲明）我給匪徒綁票。你有甚麼好處。哼。你是我的娘。（何須聲明）我不好說甚麼。你不是我的娘。這般的混話。我便要罵一聲狗屁。小賓娘子撮着笑臉道：姑奶奶別和我客氣。要罵儘罵我。枉活了一把年紀。說出話來。七顛八倒。頂着磨盤。不知重放着鵝毛。不知輕。姑奶奶你別把我做親娘看待。你便罵我幾聲狗屁也好消滅我的罪過。這幾句話引得翠娥好笑。便放鬆了面皮。女兒的面皮一鬆。小賓娘子的心窩裏。宛比撥去了一塊石頭似的。也是陡然一鬆。（此段看似閑文。卻爲下文張本。）若說劉公館裏自從老太太死了。翠娥專在公婆面前賣弄本領。辦理喪事的當兒。一切內場事務。都由翠娥主持。果然井井有條。一絲不亂。公館裏的丫環僕婦。都受了他的金錢籠絡。誰敢說他的不好。一片歌功頌德。聲落在邦平夫婦耳朵裏。心花怒放。十分滿意。單有一個人。卻把翠娥恨得咬牙切齒。專待有了機會。便要揭他的痛瘡。剝他的面皮。這人是誰。便是臥病在牀的春桃。他貪着一雙金釧。做犒賞花瓶裏鬼魂出現。幾乎斷送了一條性命。邦平娘子見他病得可憐。想多給些犒賞。一雙金釧以外。再加給十塊錢的壓驚費。卻被翠娥一力阻當。說那天很體面的結婚。都被這丫頭弄壞了他。自不小心。一交勦斗。跌碎了花瓶。那裏有甚麼鬼魂出。

現。何。况。抱。牌。做。親。替。死。者。面。上。增。光。不。少。玉。如。鬼。魂。有。知。合。該。滿。懷。歡。喜。因。甚。要。來。嚇。人。邦。平。娘。子。的。耳。根。素。軟。聽。了。翠。娥。的。話。便。也。抱。怨。着。春。桃。休。說。壓。驚。費。不。肯。賞。賜。連。這。一。雙。金。釧。的。酬。勞。也。是。無。形。消。滅。春。桃。病。臥。在。牀。不。知。這。事。的。原。委。自。有。快。嘴。了。頭。開。口。見。喉。嚨。一。一。講。給。他。聽。因。此。他。把。翠。娥。恨。得。牙。痒。痒。地。專。待。病。起。以。後。覓。個。機。會。發。洩。這。一。口。毒。氣。時。光。忽。忽。早。已。是。七。月。將。盡。的。天。氣。舊。歷。七。月。喚。做。鬼。月。俗。稱。鄴。都。城。裏。的。餓。鬼。一。年。一。度。應。時。上。市。混。在。人。間。鬼。鬧。向。生。人。乞。求。佈。施。一。般。迷。信。未。破。的。人。家。營。齋。設。奠。超。度。孤。魂。點。五。色。蓮。燈。做。水。陸。道。場。放。輪。伽。焰。口。紛。紛。擾。擾。忙。個。不。了。邦。平。娘。子。本。來。佞。鬼。成。癖。凡。是。迷。信。舉。動。他。都。踴。躍。爭。先。從。不。會。步。人。後。塵。做。了。幾。天。道。場。放。了。幾。夜。燄。口。他。的。興。致。兀。自。不。衰。比。及。七。月。三。十。的。一。天。九。幽。教。主。地。藏。王。菩。薩。生。日。蘇。城。盤。門。內。的。關。元。古。刹。香。天。燭。地。例。有。一。番。熱。鬧。邦。平。娘。子。許。下。大。願。到。了。這。天。親。赴。寺。院。裏。脫。紙。裙。點。肉。身。燈。三。日。以。前。便。已。齋。戒。沐。浴。不。許。邦。平。進。房。翠。娥。會。受。過。幾。個。月。教。育。對。於。這。事。尙。抱。些。懷。疑。態。度。邦。平。娘。子。道。好。媳。婦。你。別。疑。疑。惑。惑。聽。我。道。來。爲。人。在。世。本。是。一。場。空。夢。（兩。句。開。場。白。是。極。端。清。醒。語。然。出。於。邦。平。娘。子。口。中。則。又。成。極。端。迷。信。語。）這。一。場。空。夢。夢。得。長。夢。得。短。遲。早。終。有。醒。悟。的。時。候。比。及。醒。悟。人。已。化。做。鬼。了。在。那。黃。泉。路。上。多。少。總。得。經。過。四。五。百。年。才。能。重。轉。人。身。可。見。做。人。的。日。子。少。做。鬼。的。日。子。多。趁。着。做。人。的。當。兒。預。替。做。鬼。的。時。候。打。算。這。才。是。長。線。放。着。遠。鷓。將。來。黃。泉。路。上。一。輩。子。不。會。吃。虧。你。婆。婆。四。十。多。歲。已。做。了。大。半。世。的。人。再。沒。有。四。十。多。年。在。世。苦。海。茫。茫。回。頭。是。岸。所。以。打。定。主。意。乍。可。結。鬼。緣。不。肯。結。人。緣。乍。可。救。窮。鬼。不。願。救。窮。人。結。了。人。緣。不。過。博。得。人。家。幾。句。奉。承。值。得。甚。麼。像。我。們。這。般。富。貴。人。家。還。怕。沒。人。奉。承。使。不。結。人。緣。也。沒。妨。礙。惟。有。

這個鬼緣非同小可。將來黃泉路上人地生疎，不靠着衆鬼幫忙，靠着甚麼救了窮人？窮人怎懂得好歹？一定貪心不足，惹他們攪擾不休。從來善門難開，一切施衣施米的善舉，都不是我們富貴人家做的。我只打定「救人不救人」的主見，要我施衣施米，我便一毛不拔。要我施錠帛施經懺，要多少便多少。我是很慷慨的。翠娥聽說，便順着婆婆的意旨，道畢竟老人家見多識廣，深謀遠慮，句句說話都是千真萬確。永遠顛撲不破。到了七月三十日，邦平娘子領着媳着和金兒三乘藍呢轎，兩名小丫頭，逕向開元寺裏燒香，住持和尚得了消息，慌得三脚兩步趕出山門迎接。這幾位財主人家的眷屬（也是接財神），邦平娘子一干人都下了轎，住持合着掌，眼觀着鼻，鼻觀着心，口稱敝寺有幸，貴人來踏賤地，不但小僧面上增光，連那佛菩薩面上都裝着幾重金彩。邦平娘子笑道：師父說甚客氣話。我們赴寺拈香，也不消師父遠接，又回頭向翠娥道：這位便是本寺的大願和尚。是個有道行的長老，一等好根基。在蒲團上打坐，捱着兩三個更次，動都不得動搖，都不一搖（汝何從知之）。翠娥含笑點頭。邦平娘子又指着翠娥，笑向大願道：這便是我們家裏新娶的大媳婦。大願抬着眼皮，向翠娥瞧了一眼。雖然瞧得一眼，眼鋒所射，算得天字第一號的快鏡，完完全全的一個翠娥，都被他攝在眼睛裏，面永遠不會模糊。編書的穿插，常兒大願的眼皮早已放下，依舊眼觀着鼻，鼻觀着心，喃喃說道：這位少奶奶非同小可。小僧也會聽得人家說起少奶奶三貞九烈，抱着牌位做親，轟轟烈烈，驚動了許多人。少奶奶做親的一天，不是六月十八日，應這天小僧在佛殿上拈香，陡見佛龕裏的地藏王菩薩高抬着佛眼，向東北角瞧了一瞧，不移時便放下眼皮，依舊低眉垂眼，和從前沒兩樣。據着佛門裏的典故，地藏王睜開慧眼，是百年難遇的事。他一睜眼，一定紅。

塵世界出現了孝子順孫義夫烈婦菩薩心裏喜不了才肯高抬着一雙慧眼……大願一壁陪着走一壁講那佛門典故不知不覺已走進了大雄寶殿那平娘子一千人挨着次序都參拜過菩薩那時香烟繚繞人氣氤氳四鄉八鎮城廂內外的善男信女圍攘攘忙碌碌幾乎塞滿了這座開元古刹俗語道得好見了大佛答答拜見了小佛踢一脚和尚眼光裏的佛果然這般看待和尚眼光裏的施主也是這般看待大願便把廂房裏的小施主設法趕開然後騰出座位請劉太太劉少奶奶劉小少爺同到裏面坐茶大願吩咐小沙彌泡幾碗醞醞的碧螺春安排精細果盤款待施主那平娘子道師父不須忙碌我們趕快要聽師父講佛門典故怎麼講了一半便不講了地藏王菩薩睜開了慧眼以後便怎樣大願便在下首一張籐面方椅上坐定又把眼皮一抬向翠娥瞧了一眼見他面有喜色暗想這部「佛說拍馬經」今番正用得着也當下合着手接續講道地藏王睜眼定有一番講究他既睜着眼睛看那東北角方面一定東北角方面出現了甚麼異常人物小僧拈香已畢徑出山門踉蹌着脚尖兒向那東北角上一望誰料不望猶可一望時兩隻眼睛半晌不能睜開那平娘子奇怪道這是什麼講究翠娥笑道多分是師父眼裏撲進了甚麼沙泥點子所以不能睜開大願道阿彌陀佛那裏有甚麼沙泥點子但見東北角上籠罩着一片祥雲光芒四射逼得人睜眼不開一條條的雲脚直向下垂五光十色恰似掛着瓔珞一般還隱隱聽得雲端裏面仙樂悠揚良久不散小僧心頭明白料想東北城的人家定有甚麼驚天動地的功德感格彼蒼所以降下這般的瑞象事後向人探聽才曉得施主府上有少奶奶抱牌做親的喜事（明明悲劇偏稱喜事）真是無量功德怪不得佛菩薩都要睜眼那平娘子正聽得出神忽然廂房裏跨進一雙鬪雞脚

來了。一個婆婆開口便喚起劉太太來。正是

僧侶拍馬

婆娘鬪雞

習焉不察

禍起招提

## 第五十五回

### 探錦被背人求子息

### 點明燈當衆報娘恩

原來阿巧娘在門外舒頭探腦把廂房裏幾個人都已瞧得清澈心頭暗暗歡喜今天依着老青的計較做將出來包管十拿九穩跳不出我的掌心（葫蘆裏賣甚麼藥）裏面幾個人聽着大願和尚講佛門典故正聽得出神卻不覺得有人在門外窺探比及鬪雞脚踏進廂房婆媳倆趕快離座把趙仙人叫得怪響阿巧娘笑道好太太好奶奶你們都是活佛般的人物今天來踏着佛地真叫做佛國有緣佛法相因翠娥道我們正聽着大和尚講佛門典故你又是佛天佛地滿口子都說些佛阿巧娘笑道我們都是靠着佛菩薩過日子的不說佛說甚麼這叫做隨口一句波羅密順手一個薩摩訶那平娘子道趙仙人你莫非也來寺裏燒香阿巧娘道一來曉得太奶奶在寺裏做功德理當伺候二來今天佛菩薩生日辦着一片至誠心在佛菩薩面前多燒幾炷香多磕幾個頭也好修修來生的福祿那平娘子笑道你已做了仙人要修甚麼阿巧娘道太太倒會取笑休說我不是真仙便是真仙離着佛菩薩還有五百劫怎說不要修我願敲破五百個木魚坐破五百個蒲團到了來生也修得似太太奶奶這般福分我便一輩子歡喜不盡……金兒坐得不耐煩拉着他嫂嫂要向四下裏游玩翠娥也是喜動不喜靜的便向婆婆道我和金弟弟散步一會子便來那平娘子打發一個小丫頭陪去阿巧娘忙獻殷勤道今天寺院裏人多挨來擠去容易走散橫豎我閒着沒事便陪着少奶奶小少爺同去也好照顧一二那平娘



子道。有。你。趙。仙。人。陪。着。同。走。我。更。放。心。託。膽。多。少。總。有。些。照。顧。（大有照顧）小丫頭也不用去。單是你們三個。人。往。各。處。隨。喜。隨。喜。我。只。在。這。裏。和。當。家。和。尙。講。話。你。們。去。去。便。來。三。個。人。都。答。應。了。專。揀。熱。鬧。的。所。在。隨。意。游。玩。但。見。東。向。五。間。佛。院。一。字。兒。的。排。列。着。二。十。扇。硃。紅。榻。子。盡。行。關。閉。彷彿是個秘密所在。禁止閑雜人出入。翠娥。肚。裏。疑。惑。偏。偏。要。偵。探。裏。面。的。真。相。卻。見。第。三。扇。硃。紅。榻。子。窗。紗。上。面。有。銅。元。般。大。的。一。個。破。孔。翠。娥。取。出。絲。巾。把。榻。子。上。的。灰。塵。抹。去。然。後。湊。過。頭。去。把。一。隻。俏。眼。睛。貼。在。破。孔。上。面。向。着。裏。面。偷。瞧。誰。知。不。瞧。猶。可。一。瞧。時。這。隻。眼。睛。黏。着。鏢。膠。似。的。再。也。不。肯。離。開。這。個。破。孔。（故作驚訝之筆）但見居中安設着一張雲牀。掛着魚肚白色的縐紗蚊帳。兩旁爛銀也似的帳鉤。把帳門高高吊起。牀前踏板上。攔着一雙深黃色的僧鞋。一牀錦被。重重的遮掩着。枕函上面有一個黃臉頭陀。仰面而臥。在這當兒。雲牀側首。轉出一個濃妝艷抹的少婦。扭扭捏捏的。走到牀前。向着臥牀的頭陀。喃喃。不知說些甚麼話。驀地裏。回轉頭來。東一瞧。西一望。慌慌張張。懷着甚麼鬼胎似的。（人胎也非鬼胎也）他見四下無人。便把上半身。探入帳門。一條粉也似的臂膊。從窩裏橫插進去。（奇絕趣絕）翠娥。暗。暗。道。着。吓。字。我。柳。翠。娥。的。面。皮。算。得。銅。包。鐵。裏。也。做。不。出。這。般。的。勾。當。翠。娥。瞧。出。了。神。正。待。瞧。一。個。飽。卻。被。阿。巧。娘。一。把。拖。去。拖。過。幾。步。輕。輕。的。附。着。耳。朵。說。道。少。奶。奶。你。瞧。甚。麼。這。是。瞧。不。得。的。人。家。掩。上。窗。榻。子。避。過。生。人。耳。目。巴。地。來。討。一。個。子。息。被。你。瞧。破。了。機。關。斷。送。了。人。家。的。子。息。却。是。老。大。罪。過。快。別。要。在。這。裏。張。張。望。望。我。和。你。到。別。處。去。頑。耍。（語意含糊得妙）這幾句話。惹惱了翠娥。向着婆娘。連道了幾。個。吓。字。恨。恨。的。說。道。你。搗。甚。麼。鬼。嚼。甚。麼。蛆。人。家。的。婦。女。在。這。佛。地。上。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探。手。在。賊。禿。腫。的。被。

窩裏亂掏亂摸。你不說他一聲罪過沒的。我在窗眼裏瞧了。一瞧。倒是老大罪過。婆娘聽了。格勒的一笑道。少奶奶你枉住在蘇州。怎麼蘇州的故事。你都不曉得。忽又把頭一點道。這也難怪。你本來你生長在上海的。搬到蘇州才半年。蘇州故事。難怪你不曉得。翠娥不耐煩。忙道。你有話快說。有屁快放。我不信。賊禿的。被窩裏掏得出甚麼故事。阿巧娘道。罪過。罪過。你口口聲聲。只說是賊禿。誰知錦被蓋着的。恰是一尊佛菩薩。這尊菩薩非同小可。太家都叫他做彌佛。從前有一位陳搏老祖。在仙山裏打坐。一時困倦。偶在蒲團上打了一個瞌睡。比及一醒。來揉揉眼。伸伸腰。問紅塵世界。是什麼年代。不多不少。恰恰經過了一千年。翠娥點頭道。不錯。不錯。陳搏一認。彌千年。我曾在書本上見過。（想在彈詞中得來。）但不識和這尊菩薩。有甚麼關係。阿巧娘道。這尊菩薩。便是陳搏老祖。須要懂得佛門典故。才明白他的來歷。不懂。符佛門典故的。只叫他做彌佛。這尊彌佛。異常靈驗。人家的太太奶奶們。有了身孕。便辦着一片至誠心。避着生人耳目。悄悄地到開元寺裏。在彌佛的被窩裏亂掏亂摸。男得男。摸女得女。再也沒有錯誤。要是被人在暗地裏窺破。那便不靈了。翠娥道。我只不信。既然是一位陳搏老祖。憑你怎樣掏摸。再也掏摸不出一個女來。阿巧娘笑道。這叫做佛法無邊。仙戲無窮。命裏該生男的。摸着的是陳搏老祖。命裏該生女的。摸着的是陳搏老婆。少奶奶。你若不信。何妨……說到這裏。便又笑着道。罪過。罪過。我要伸手打自己的嘴巴。我說得起勁。幾忘卻了。少奶奶。是抱牌做親的。貞潔女子。幸而轉變得快。把這將要出口的話。一咕嚕咽入肚裏。要不是只怕五支美女牌。雪茄烟。一定要給我受用……又俯着身體。笑向金兒道。少爺。你將來娶親以後。少奶奶有了身孕。別忘卻了開元寺的彌佛金兒。聽得惹厭。拖着婆娘。專向熱鬧處走。翠

娥聽了這佛門典故，頓然勾起了一樁心事。暗想：我也有一個重要問題，須得問問這尊佛，便向阿巧娘道：「你陪着金弟弟在佛殿上候我，我要走開，我落去了一件東西，須得自己去尋覓。」說時，拽開脚步，皮鞋格格登登，逕投這五間佛院而來。先在窗眼裏張了一張，見方才的少婦已不在這裏，又回頭向四下望了幾望，也沒有閑雜人來。走動暗想：這是絕好的機會，點破疑團，須得求求這尊佛，肚裏想時，早把窗子推開，一閃而入，隨手掩上了玉脚，兩步跑到雲牀前面，跪在踏板上，磕頭幾下，喃喃吶吶，也不知禱告些甚麼，忽的立起身來，向雲牀上躡了幾眼，伸出玉腕，插入錦衾，心窩裏卜卜幾跳，不覺又驚又喜起來。道：「又驚又喜。」四個字，尚屬含混，實則三分是驚，七分是喜。當下離卻翻佛的所在，扯開紗窗，一閃而出，回頭四望，都不曾被人瞧破，恰似啞吧拾着黃金說不出的歡喜，畢竟歡喜些甚麼？翠娥既不曾明言編書的，也不用贅述。惟有這尊臥佛的歷史，卻是千載相傳，來源已古。要說臥佛，先從開元古刹說起。原來這座古刹，雖然幾閱滄桑，幾經興廢，然而推本窮源，尚是三國時代的佛寺。舊址當時吳大帝孫權受他乳母陳娘娘乳哺之恩，曾在赤烏初年替陳娘娘蓋造一座佛寺，賜名通元。算做報恩酬德。傳到唐玄宗時，因為他的年號喚做開元，所以也把通元寺變易一個字，喚做開元寺。這便是命名開元的起點。開元寺供奉的臥佛，也是始於唐代。從來佛有無量身，行住坐臥，在在皆見佛相。這尊臥佛，不過是無量身中表現的一身，特地塑作睡眠模樣，表明釋迦文佛滅度之像，滅度之際，斷緣歸空，滅而非滅，非滅而滅。在那釋典裏，自有無窮妙諦，於是承以高座，覆以錦衾，旁塑諸大弟子各作涕淚悲泣的模樣，尙有摩耶聖母像，肅立在側，神氣悵惘，似有興衰之感。惟曼殊普賢二大士像，神情閑曠，似乎超出死生以外，比及到了元季。

張士誠占據蘇州號稱姑蘇王他聽了五行家的言語以爲佛像偃臥不是吉兆當時傳下令把臥像毀滅改造立像但是佛像立了起來張士誠在蘇州卻弄得立腳不住竟被明太祖遣將吞滅比及洪武年間寺僧德巖恢復舊制又把立的佛像改做臥的佛像其時有一位大文學家宋濂先生曾替德巖和尚撰就一篇「重塑釋迦文佛臥像碑銘」篇中說此像用意精緻形模宛然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然而到了今朝寺裏只有臥佛像沒有曼殊普賢摩耶聖母種種立像并且臥佛的法身也和常人無異沒有從前這麼長那麼高可見年遠代湮漸漸失卻了古意一般燒香膜拜的人也不曉得什麼叫做釋迦文佛什麼叫做滅度以耳爲目道聽塗說才有這般不可思議的佛門典故盛行於世和尚利用時機揣摩娘娘社會裏的心理錦衾裏面不知安排着甚麼把戲引得許多渴望子息的婦人都向錦衾裏亂掏亂摸竟把莊嚴七寶牀當做商場裏面的摸彩筒社會心理重男輕女摸着男的宛比摸着了頭彩自然載笑欣快活得甚麼似的（然則翠娥其有頭彩之望乎）回想我佛滅度時代諸天哀號四衆悲哽萬不料到了今朝消受這許多豔福虧得臥在錦衾裏的是個土木形骸否則憑你金剛不壞身恐也不能自持楞嚴經第一卷曾說阿難菩薩被摩登伽女用大幻術攝入姪席徧體摩挲幾毀戒體這便是個前車之鑒閑話剪斷再說翠娥摸彩完畢徑到佛殿阿巧娘問道少奶奶你方才慌慌張張落去了甚麼東西翠娥想了一想便道我落去了一塊絲巾找了一會子才被我找到阿巧娘笑道這也奇怪你方才找覓東西時手裏還握着一塊絲巾你莫非一時慌忙騎了馬去尋馬戴了眼鏡去找眼鏡（婆娘賊也）翠娥沒話說單把絲巾掩着嘴暗暗好笑阿巧娘又湊到翠娥耳邊輕輕的問了二

句話（婆娘賊也）惱得翠娥連。醉帶罵道：賊婆娘狗嘴裏不出象牙，你且仔細着……說時，捏着蟹鉗拳來，搵婆娘的面皮。婆娘捧着面皮討饒道：好奶奶說說笑笑，你別當真。那時佛殿上有許多僧衆，鑊鍘喧天。正在那裏大做功德，都只爲一陣鶯聲燕語，惹動了意馬心猿，光頭亂晃，法華亂念，一道道的眼光都向翠娥的面部上擲來。在這當兒，寺裏的香工又端出幾碗上好的香茗，請少奶奶、小少爺用茶。金兒覺得口渴，取茶便喝，喝了一口嫌的滾燙，便放下不喝。阿巧娘隨機應變（四字着眼），罵着香工道：這滾燙的茶怎好教小少爺喝？燙壞了小少爺，劉太太怎肯干休？怕不教當家和尙取着毛竹板子，把你劈頭劈腦，一口氣打出山門，嚇得香工諾諾連聲，怎敢道半個不字。阿巧娘討了一隻空茶杯，把那滾燙的茶騰出，倒進方才減少了熱度，送給金兒，覺得溫和可口。便骨都都一口喝盡。婆娘卻是暗暗歡喜（婆娘賊也），又向各處隨喜了一會子，跑到一個所在，塑着許多地獄的雛形，甚麼都城血污池、奈何橋、孟婆亭，都塑得活靈活現，十分精緻。金兒畢竟是小孩，脾氣見這塑像都不過四五寸長，玲瓏可愛，便要搬回幾個到家裏去。齋泥模慌得阿巧娘兩手並搖道：小少爺動都動不得，當下把金兒拖了出來，又回頭向翠娥道：這是威靈顯赫的所在，怎好出言不遜，觸犯神靈，虧得小少爺福分大，根基深，觸犯了神靈神靈也，買個情面不加責罰，要是沒福分沒根基的孩子，在神靈前胡言亂語，怕不立時倒地反插着兩隻眼，嘴裏的白沫吐個不住。翠娥連點頭佩服，他有識見。阿巧娘卻是暗暗歡喜（婆娘賊也），比及三個人回到廂房裏，但見大願和尙陪着劉太太兀自在那裏談經論典，正說得天花飛墜，頑石點頭，兩個小子頭不在旁邊，侍立想他們都是鈍根人，還不及頑石的聰明。佛門裏他們怎能理會得，所以遠遠的迴避了。

比及到了午刻，用過素齋，大願恭請劉太太上佛殿，脫紙裙，點肉身燈。那平娘子因大殿上看客擁擠，端怕金兒受了暑熱，便派兩個小丫頭陪着，小少爺只在清淨處游玩。別到殿上來擠，自己領着翠娥偕同趙仙人，逕向殿上而去。寺裏許多善男信女和那瞧熱鬧的閑雜人等，聽得劉公館裏太太做功德，捱推擠，擠都在旁邊作壁上觀。霎時間，金鏡法鼓一片喧闐，香工捧着一隻金漆盤，盤裏疊成三條紅紙裙，送給劉太太穿着。那平娘子把來一一繫在腰裏。原來世俗相傳，每逢地藏王誕日，曾經生產的婦人繫了紙裙，在開元寺大殿上解放（也是婦女的解放），來生可免難產的苦厄。曾經產育若干次紙裙，解放若干條。那平娘子雖只生得金兒一人，但有兩次都是生而不育，所以今朝繫着這條紙裙。大願和尚頭戴毘盧帽，身穿袈裟，領着徒弟徒孫口中念念有詞，不知念些甚麼經卷（想是奶奶經）。那平娘子的裙兒在那念經聲中一條條的解放（絕倒）脫裙完畢。接着便是點肉身燈。這也有個講究，地藏王誕日，婦女在菩薩面前點肉身燈，其名叫做報娘恩。點過一次肉身燈，所有三年乳哺的娘恩，從此一一抵消。全數清訖。那時那平娘子端坐在佛殿裏，兩名香工搬出一個大鐵絲罩，把他罩在中央，鐵罩周圍徧綴着許多鐵絲針，針上插着許多蠟燭，燭尖上都瞧着樟腦紙吹觸處一燃，便着立時閃閃發出四十九支燭光（比着五十支燭光之電燈，尚欠一支）把這位劉太太包圍在燭光中間。遠遠望去，渾身上下都透出光明。這便喚做肉身燈。七月天氣，海暑尚未退盡，大殿上香烟人氣早已蒸得怪熱，還加着燭燄燈光，火爐般的發出熱氣。翠娥遠遠立着，尚不免頻頻拭汗。何況那平娘子坐在鐵罩中間，直逼得滿頭滿臉也掛着許多小小的燈彩，贏得旁邊瞧熱鬧的婆媳媽媽們一疊聲的宣起佛號，都說修得這般好女兒。

佛前來獻肉身燈可見養了女兒的好處養了女兒懂得報娘恩邦平娘子聽在耳朵裏心頭暗自歡喜在這當兒驀見一個小丫頭從人叢裏鑽將進來急張急智的說道太太不好了小少爺好端端在廂房裏驀地裏中了急痧痛得刮腸刮肚只在地上打滾邦平娘子聽着嚇得魂魄飛魄散渾身頓澆了一桶冷水正是

娘恩未報 子病奈何 求福得禍 枉誦彌陀

第五十六回 信妖言婆娘舐犢 誇妙計學究吹牛

邦平娘子聽得兒子害着急病這一嚇非同小可三魂六魄幾乎要和他脫離關係顧不得要報娘恩顧不得要博人家稱讚一聲孝順女兒立喚香工到來撲的撲的把四十九支燭光一齊吹滅移去鐵絲架子腳亂步忙只向外面奔跑慌得翠娥趕步上前一把拖住道廂房在這邊不在那邊婆婆這邊來邦平娘子摸了一摸頭腦果然走岔了道路一來被這四十九支燭光逼得昏了二來恐慌過分行路時也亂了方針翠娥忙喚小丫頭扶着太太徑向廂房而去邦平娘子兩腿軟綿綿心裏越急步裏越跨得慢明明青天白日眼裏昏沈沈宛似漫天都張着黑幕嘴裏一聲聲的心肝呀寶貝呀怎麼好端端害着急病呀不把我的心嚇個粉碎呀……比及到了廂房果見金兒倒臥在炕牀上面只是亂滾一件藕絲紗衫衫滾得百皺滿頭滿臉痛出許多蒜豆粗的汗點子兩隻小眼睛只往上翻臉上都失了血色邦平娘子跌跌撞撞直撞到炕前趕把兒子摟在懷裏放開喉嚨竟號啕大哭起來翠娥勸道婆婆且別哭一哭便慌了手脚亂了主張究竟金弟弟害些甚麼病痛須得問個明白趕快延醫調理才是正辦邦平娘子止了哭忙道心肝你覺得怎樣痛金兒哭道肚皮痛痛得要死阿嚏媽媽痛痛痛

(心肝之痛痛在肚皮可發一筆)邦平娘子發急道救命王菩薩心肝的肚皮痛不起要痛還是痛我的肚皮  
偶爾拾起眼睛卻見阿巧娘擠在人叢裏和那婆婆媽媽咬着耳朵講話(婆婆賊也)連忙聲喚道趙仙人快  
來救我孩兒阿巧娘裝腔做勢挪動鬪鷄脚一鬪一鬪的走將過來鬼鬼祟祟的說道劉太太你不要見氣這位  
小少爺年紀雖小膽子卻比磨盤還大方才見了十王殿裏的神像說要搬回家去齋泥模虧得我一把扯住引  
他到別處游玩要不是真個毛手毛脚毀壞了神像怎還了得邦平娘子益加發急期艾艾的說道不不得了  
得得罪了神道……阿巧娘道太太不用慌待我看來(又做師娘又做鬼)當下便把金兒的渾身上下打量  
了幾遍又向上下四方打量了幾遍高舉着雙手伸個懶腰打個呵欠拉出陰森森的聲調道四方值日功曹上  
下天地神明今日裏小少爺出言無忌得罪了十王殿前牛頭將軍將軍將軍切莫生嗔你要甚麼懺我們便拜  
甚麼懺你要甚麼經我們便念甚麼經看我仙人分上放鬆了小少爺便一輩子感你的恩邦平娘子嚇得跪倒  
在地連呼牛頭將軍開恩饒赦了我家孩子金兒也哭喊着牛頭將軍下回我不敢了阿巧娘又搗了許多鬼才  
向香工討了一杯開水駢着兩個指頭兒在開水杯裏畫了一道符送給金兒叫他一口氣喝盡說也希奇開水  
下肚肚痛果鬆了許多邦平娘子拜謝了神明又謝阿巧娘道全仗了你趙仙人才救得孩子的性命翠娥也道  
趙仙人你的法術真靈不愧叫做仙人門內門外的許多看客都驚異這婆娘的術法一片聲叫起仙人叫得怪  
響大願和尚也在旁邊問病見金兒的病勢漸漸平復才掇去了胸頭一塊石合着掌亂念彌陀邦平娘子待要  
重酬仙人阿巧娘道謝我不打緊最要緊的是揀着吉日備了香燭叫小少爺親到牛頭將軍壇上磕頭還願邦



平娘子道：請問師父牛頭將軍的墳墓是在那裏？這一問卻難倒了大願和尚。他雖博通佛典，卻不曉得牛頭將軍的墳墓在那裏。正在沈吟的當兒，阿巧娘早搶着答道：牛頭將軍的墳墓便是上方山。誰人不曉得？平娘子滿口答應道：揀了大吉日，我便領了孩子到上方山還願燒香。又隔了一會子，金兒的肚痛完全平復，便鬧着要回家裏去。那平娘子也覺得自己身上有些不舒服，便不待佛事完畢，開發了功德錢，準備回去。大願又托出緣簿說：小少爺轉危爲安，都是菩薩保佑。請太太隨緣樂助，替小少爺造福。那平娘子便叫翠娥在緣簿上寫道：信女劉門柳氏敬助洋五百元，大願大喜，謝過了施主。那平娘子一千人上轎時，大願率領着合寺僧徒一百多名，直送到山門以外……編書的錯了蘇州的開元寺，沒多幾間房屋，只有寥寥幾個僧徒，都是苦守清規。那裏有甚麼奉承施主的方丈，那裏有甚麼一百多名的僧徒列位？且慢責備在下所說的開元寺，是叫做小說裏的開元寺和現在的開元寺，毫不相干。從來小說裏面的佛寺，往往有其寺，無其事。憑空結撰，隨意點綴，宛比水滸傳裏的大相國寺兒女英雄傳裏的能仁寺，借這赫赫有名的寺院做那空空無憑的文章。寓言十九，怎便認起真來……

……閑文剪斷，且說阿巧娘家裏有兩個人相對飲酒。你一杯，我一盞，恰正談得入港，喝得起勁。桌上幾碟下酒東西，卻是五光十色，異常鮮明。白的是嫩雞黃，黃的是肥鵝紅，紅的是方塊南腿，黑的是松花彩，蛋紅白對鑲的是白肉，醃着蝦子醬油青紅對鑲的是醃蝦，浸着玫瑰乳腐，黑白錯綜的是石花菜，拌的冬菰，青白錯綜的是川冬菜。炒的雞片，這幾碟東西都是阿巧娘忙着一朝晨工夫，親手烹調。款待這兩位貴客，一位是戴眼鏡的軍師，一位是盤鐵丸的參謀。阿巧娘自己在寺院裏裝神做鬼，沒工夫相陪。卻教女兒阿巧陪着他們飲酒。青巖和老三飲

酒中間眼望旌旗至耳聽佳報來專待阿巧娘辦事得手然後施行第二步的計畫阿巧左一聲乾爹爹右一聲張伯伯花嘴巧舌說得天花亂墜青巖捏着酒杯笑向老三道黃毛丫頭十八變臨時上轎變三變這兩句老話確是入情入理老三道你怎麼想起這兩句老話青巖喝乾了酒指着阿巧道但看這丫頭相隔得沒多時早已變換了一個模樣春天我來喝酒時他的黃膿鼻涕專在兩個鼻孔裏做頑意兒左鼻孔的鼻涕縮進右鼻孔裏的又鑽了出來右鼻孔裏的鼻涕縮進左鼻孔裏的又鑽了出來人家叫他把鼻涕擦去他怎肯聽從擦去了鼻涕恰似擦去了他的肉一般……再待往下說時卻被阿巧猴在他身上伸手擰他的面皮青巖攔住道說說笑笑休得動手動脚失了大小姐的身分阿巧道乾爹爹你別逞強你道我會變你比我更會變我是十八變的黃毛丫頭你便加上一倍竟是三十六變的豬八戒你一天踏上我們的門嘴青鼻腫失魂落魄面皮打得和豬肺一般壯眼鏡都打斷了……再待往下說時青巖便去搔他的癢筋阿巧怕癢才討着饒不說了老三笑道你們倆倒也詫異一個是十八變一個是三十六變那麼輪到區區竟是七十二變的孫大聖又比老青加上一倍了說時乾了一杯酒又道英雄不論出身低越會變越有出頭的日子只就面前的幾個人做個榜樣縮鼻涕的阿巧現在穿羅着絹塗着生髮油搽着雪花粉了窮出狗肝的老青現在大模大樣打扮得和鄉紳老爺一般了我老三雖然沒有甚麼變化但願這回開的文差使得了甜頭將來一路變上去變個不休這便和七十二變的孫大聖一般青巖把指頭蘸着殘酒在桌上連畫幾個圈兒道誠哉是言也人生在世烏可不變乎哉論語上說君子有三變我說既然懂得變怎麼只變得三變至少也要三十變三百變才有個出息要是只懂得三變那

麼黃毛丫頭的十八變比君子強過六倍豬八戒的三十六變比君子強過十二倍孫大聖的七十二變比君子強過二十四倍說時又哼出讀文章的聲調道孫大聖者變之上者也噯豬八戒者變之中者也噯君子之變變斯下矣噯嘴裏噯噯連聲頭兒頻頻打圈老三和阿巧都在旁邊好笑青巖又道做人莫做君子君子乃飯桶之別名呆鳥之雅號……爲人在世須要懂得變字的祕訣第一先從良心變起良心變得快那麼榮華富貴一輩子享用不盡權也有了利也有了名望也大了說時提起篋兒在松花彩蛋上點了一點道要是人的良心變得比這個還黑又指着玫瑰乳腐道那麼人的名望便比着那個還紅了老三聽說把頭亂點起來便道照啊照啊老青瞧你不出會說這幾句話真叫做老道士撒屁句句真言老青你的說話可是從甚麼書本看下來的青巖聽說鼻孔裏哼的一聲連連搖着頭道書本裏面只有些陳腐腐敗的議論那裏尋得出這般簇新的見解老三你切莫去信那書本虧得你不識字不讀書沒有沾染着書毒區區雖然讀破萬卷書但是自己有把握有識見從那毒氣圈子跳身出來才不被詩書所愚只爲書本裏的說話遠的是千載以上的舊帳近的是百年以前的故事甚麼福善禍淫甚麼賞善罰惡多分是古人搗鬼憑空捏造的謊話又沒個見證人信他做甚退一步說便算不是憑空捏造確乎有這樁事然而古時的人心和現在的人心不同那麼古時的天道自然也和現在的天道不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古時的天道若到現在便倒了轉來你不聽得有两句最時髦的格言叫做萬惡孝爲首百善淫爲先天道是跟着人心一起兒走的人心有翻覆天道也有翻覆從前東嶽大帝職掌的善惡冊功過格現在全部推翻另行編造天道如此我們卻還要迷信古人的說話不是呆鳥便是飯桶老三你道這

話。確。不。確。老。三。把。大。腿。一。拍。道。老。青。你。的。話。千。真。萬。確。越。說。越。中。聽。越。聽。越。起。勁。每。天。我。在。家。裏。老。娘。向。我。絮。絮。聒。聒。說。些。都。是。不。中。聽。的。話。打。從。我。左。耳。朵。進。右。耳。朵。出。（與上文左右鼻孔相映）從不肯轉個大灣。在心窩裏。停。留。一。時。半。刻。可。見。老。娘。上。了。年。紀。糊。糊。塗。塗。還。把。現。在。的。天。道。當。做。古。時。的。天。道。青。巖。道。可。不。是。呢。老。年。人。只。說。老。話。無。非。聽。了。放。老。真。傳。的。腐。敗。話。胡。亂。來。訓。誡。兒。子。其。實。書。本。上。的。仁。義。道。德。叫。做。說。說。罷。了。全。然。不。能。當。真。要。談。仁。義。道。德。儘。管。讓。古。人。去。談。和。我。們。沒。相。干。生。在。甚。麼。時。代。便。該。說。甚。麼。話。說。時。把。大。拇。指。一。翹。你。看。當。今。頂。刮。刮。的。一。等。紅。人。誰。不。染。黑。了。良。心。去。博。得。那。榮。華。富。貴。民。國。時。代。自。有。民。國。時。代。的。天。道。甚。麼。烏。龜。賊。強。盜。強。盜。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也。會。得。着。上。天。的。保。佑。做。那。頭。兒。腦。兒。尖。兒。頂。兒。……話。沒。說。完。早。聽。得。一。陣。笑。聲。笑。將。進。來。道。甚。麼。頭。兒。腦。兒。尖。兒。頂。兒。翹。起。着。大。拇。指。又。在。那。裏。擺。甚。麼。架。子。（當應之曰擺那烏龜賊強盜的架子）說。話。的。正。是。阿。巧。娘。打。從。開。元。寺。回。來。滿。臉。都。堆。着。笑。意。古。語。道。得。好。入。門。休。問。榮。枯。事。但。看。容。顏。便。得。知。老。三。和。青。巖。心。裏。明。白。多。分。是。第。一。步。的。計。畫。業。已。得。手。便。都。迎。着。他。盤。問。寺。裏。的。情。形。阿。巧。娘。向。外。面。望。了。一。望。又。從。懷。裏。掏。出。幾。角。小。洋。打。發。女。兒。去。買。東。西。阿。巧。嫌。路。遠。不。肯。去。他。娘。另。給。一。角。脚。步。錢。叫。他。慢。慢。兒。去。慢。慢。兒。來。路。上。嫌。吃。力。時。便。在。王。大。娘。家。裏。打。個。尖。喝。杯。茶。也。都。使。得。阿。巧。才。沒。話。說。欣。然。自。去。阿。巧。娘。又。把。大。門。掩。上。了。方。才。扭。扭。捏。捏。在。那。打。橫。的。座。位。坐。了。笑。向。兩。人。說。道。這。丫。頭。天。生。快。嘴。甚。麼。話。都。留。不。住。從。前。在。妙。巖。墳。上。叫。他。裝。做。神。靈。上。身。口。吐。白。沫。當。時。裝。得。很。像。瞞。過。了。衆。人。耳。目。誰。料。瓶。口。紮。得。住。人。口。紮。不。住。沒。多。幾。天。竟。被。這。快。嘴。丫。頭。走。漏。了。消。息。前。街。後。巷。都。當。做。笑。話。講。幾。乎。把。我。這。隻。仙。人。飯。碗。打。個。粉。碎。現。在。這。件。事。

益加重。我們都擔着血海般的干係，打發了丫頭才好講話。青巖再也打熬不住，忙問這事畢竟怎麼樣。阿巧娘道：「且慢，且慢。當下扭扭捏捏的，走到外面，把大門落了門，返身歸座，笑向青巖道：『我這番可把你老青佩服個不了。你真是諸葛亮再世，劉伯溫轉身的。袖裏乾坤，比着諸葛亮馬前課還靈。我件件般般都依着你的計策行事，騙得他們死心塌地，情願向這圈套裏直鑽。只要第二番計策辦得妥貼，我們三個怕不有幾千銀子在手裏使用。當下便把寺裏做的勾當從頭說起，講到怎樣的在茶杯裏下藥，怎樣的劉太太請他醫治兒子怎樣的信口開河，只說是牛頭軍身作祟，怎樣的假做畫符把解藥下在開水杯中，怎樣的藥到病除。劉太太取出二十塊錢做謝意。怎樣的劉太太約定八月初三日帶領兒子到上方山燒香還願。』（以上二條均補前文所略）青巖大笑道：『你到了今朝才曉得我伍老軍師的利害，不瞞你說，俺這裏足智多謀，神通廣大，休說掏摸這幾粒瓜子，易如探囊取物，便是大總統三廡茅廬請我去做護國軍師……老三道你少要吹牛，罷你的計策。』雖妙也仗這藥力靈驗，才遂了我們的心願。這兩包藥，我好不容易向朋友那邊取來的一包，吞在肚裏，經過兩三個時辰，便痛得扒腸刮肚，一刻也難熬。一包吞在肚裏，立時止痛，便和沒病一般。現在一一試驗過了，我那朋友的功勞可不小。從前向他討了麻醉藥（回顧四十三回）還不會報答這番大功成就，須得大大的送他一分謝意。青巖道：『這是應有的辦法，何消說得阿巧娘到手的二十塊錢，須得三二六十二平均分派。阿巧娘道：『早晚總要分派。』我又不搬場，急他做甚。只是今天的事例作成了，這個大願和尙揭開緣簿一寫，便是五百元。我見了也眼熱，不表婆娘家裏三個人祕密會議，且說時光忽忽早到了八月初三。邦平夫婦對於兒子還願的事當做一件。

重。大。事。情。本。該。娘。兒。兩。個。同。去。燒。香。無。奈。邦。平。娘。子。從。寺。裏。回。來。中。了。暑。熱。臥。病。兩。三。天。尚。在。延。醫。服。藥。翠。娥。告。個。奮。勇。願。陪。着。金。弟。弟。同。去。走。一。遭。邦。平。夫。婦。還。派。着。劉。福。和。王。媽。媽。隨。船。同。去。自。從。早。晨。開。船。直。到。榜。晚。還。沒。見。他。們。還。來。邦。平。正。覺。心。頭。詫。異。驀。地。裏。外。面。傳。進。一。封。書。信。給。邦。平。過。目。不。看。時。萬。事。全。休。只。這。一。看。氣。得。邦。平。臉。都。黃。了。手。都。顫。了。青。巖。恰。坐。在。一。邊。見。這。情。形。不。覺。暗。暗。的。喚。幾。聲。快。活。正。是

奇禍不測。

彼醉未醒。

書來一紙。

價值萬金。

## 第五十七回

得警報夫妻喪膽

酬香願叔嫂失蹤

邦。平。看。罷。來。信。面。容。失。色。一。疊。聲。的。喚。劉。福。發。下。緊。急。命。令。慌。得。劉。福。答。應。不。迭。劉。福。趕。快。把。下。書。人。扣。住。了。劉。福。道。是。取。我。名。片。把。下。書。人。發。往。縣。公。署。去。劉。福。道。是。嚴。究。誰。人。主。使。重。重。定。一。個。罪。名。劉。福。道。是。主。使。之。人。即。在。目。前。而。邦。平。不。見。也。哀。哉。這。緊。急。命。令。聯。珠。也。是。的。發。下。劉。福。只。道。得。幾。個。是。字。依。舊。垂。手。而。立。卻。不。動。身。邦。平。發。怒。道。蠢。才。我。吩。咐。你。的。話。怎。麼。你。不。幹。劉。福。指。着。信。封。道。老。爺。這。信。封。上。明。明。黏。着。郵。票。下。書。人。便。是。郵。差。老。爺。儘。管。嚴。辦。下。書。人。小。的。卻。沒。膽。量。到。郵。局。裏。去。抓。人。郵。局。裏。有。外。國。人。小。的。怎。敢。去。亂。闖。邦。平。瞧。那。信。封。果。然。黏。着。郵。票。暗。想。我。可。氣。得。昏。了。這。封。敲。詐。信。黏。着。郵。票。我。不。見。還。道。是。下。書。人。送。來。當。下。喝。退。了。劉。福。又。把。這。信。顛。來。倒。去。重。看。了。幾。遍。皺。皺。眉。搖。搖。頭。驀。地。裏。又。冷。笑。了。幾。聲。青。巖。在。旁。暗。暗。着。急。道。怒。者。常。情。笑。者。不。測。他。在。那。裏。冷。笑。敢。怕。有。甚。麼。破。綻。吃。他。瞧。破。了。這。便。如。之。何。其。可。也。嗟。邦。平。忽。的。拍。着。書。案。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十。四。個。字。直。刺。青。巖。的。心。坎。不。由。的。卜。卜。幾。跳。但。是。不。動。聲。色。竭。力。鎮。靜。聽。他。下。文。

說甚麼邦平又歎道：人有了良心，狗子也不吃葷了！真個人面就是狗面，人心就是獸心。我開了天窗說亮話，那一件待虧了人，不該以怨報德，暗地裏把我來播弄，似這般鬼鬼祟祟的勾當，打量把我瞞過誰料我胸中雪亮。甚麼事都瞞不過我。嗚呼！欲人弗知，莫若弗爲。堂堂劉邦平，怎肯受人家的恫喝？說時捏了拳頭，重重的在案上敲了一下。這一敲，不打緊，直把青巖嚇個半死。邦平發的牢騷話，句句都刺入青巖的心坎。他想不到不好，我的詭計都被東翁知曉了。絮絮叨叨，分明指着和尚罵賊禿。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此時不走，等待何時？乘着邦平敲案的當兒，待要提起脚步溜之乎也，忽聽得邦平喚道：老夫子，你想這姓祝的可惡不可惡？此事又要仰仗大才代我。想一個對付的計畫。青巖暗暗喚一聲：微倖！原來和我沒相干，枉自擔受了虛驚。趕忙透了一口氣，揉一揉胸窩，堆着笑臉，道：東翁有何見諭？邦平道：這等事你也該曉得。半個月以前，我曾販運一千五百石米糧出洋，本是一種利市三倍的買賣，和道德兩個字並沒相干。巨耐那些徒讀死書的迂夫子，把我熱嘲冷罵，說我不顧民生，食有傷天理。我聽了不服氣。米糧本是流通的東西，何處需用，便運到何處去。我幹這販米的勾當，正是爲着民生起見。怎說我不顧民生？再者天理兩個字，我自問也沒有甚麼慚愧。要是把這一千五百石米糧拋棄在東洋大海，那麼暴殄天物，傷害了天理。現在我把本國的米糧供給外國的民食，就那天理上講來，是叫做大公無私。就那商業上講來，是叫做挽回權利。青巖點頭播腦的說道：東翁的存心仁之至，義之盡也。但是和這姓祝的有甚關係？邦平恨恨的說道：提起這個祝子，剛實在令人痛恨。他從前在公司裏充當文牘，我待他很薄。後來他有了別就，却在青陽地外國租界開了一引報館，專做那捕風捉影，顛倒黑白的生涯。我生平最恨的是報紙，誰

耐煩看這撈什子他辦的報叫甚名目說些甚麼話我概不知道大約該喚做竹報他便是竹報主筆不過借這報紙敲敲人家的竹槓罷了別人的竹槓由他去敲和我沒相干巨耐他瞎了眼迷了心大大的竹槓竟向我身上敲來那天他寫給我的一封信老夫子也該記得青巖點頭道記得那天的一封信委實是荒而唐之放其黃狗之屁晚生曾向東翁說見怪不怪其怪自絕後來東翁採納芻蕘給他一個不做不保他果然點黷技窮幹不出甚麼事來邦平道老夫子的見解確是高超我依了你的話他果然奈何我不得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天他又有信來借這販米出洋的顯目意圖向我敲詐我把信看了一半便不耐煩再看下去扯做紙條兒丟在字紙簍內再給他一個不做不保看他待怎樣今天這封信明明又是他的鬼計他故意變換了筆跡又不曾署着名一味虛張聲勢說得慄慄可怖我初看時不免吃一虛嚇轉念一想我理會他做甚沒見得鼠子的糞可藥死了人說時便把這信授給青巖道老夫子不嫌污目且把這滿紙狗屁的信札瞧一下子……其實這個狗屁就是伍老夫子的得意之筆從頭至尾可以背誦如流何待細看然而邦平叫他看信他便裝腔做勢先把眼鏡擦抹幾下徐徐的從信封裏面抽出一幅信箋瞧了一眼便連連搖頭道狗屁狗屁：你道這位伍老夫子怎麼自己把自己痛罵原來對於罵字的研究其中分着三種性質一是怕人罵二是任人罵三是自己罵受着人家的罵悻悻然見於其面這種人尙能自惜名譽不忘羞恥叫做怕人罵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這種人頑鈍無恥面皮堅厚叫做任人罵不待人家罵他他先自罵起來自己便是軍閥開口便罵軍閥自己便是強盜開口便罵強盜叫做自己罵三種人物裏面惟有自己罵自己的最是天良喪盡不可救藥閑文剪斷再說



青巖看這信札時看眼裏罵在嘴裏看那起首一句叫做「警告守財虜劉邦平知悉」青巖足足罵了七八聲狗屁以後便按着板眼似的看一句罵一聲眼裏看的是「爾諸惡必作衆善莫行人人稱爾爲劉剝皮剝皮者善剝人皮之謂也剝人之皮人亦剝其皮岌岌乎殆哉今與爾剝皮割切言之爾欲樂爾妻孥宜爾室家限於明日七旬之鐘速備萬元通行之鈔票送至城外黃土之橋橋堍第三根電桿之木木上繫有字紙之篋篋上粘有紅紙之簽以作特別之表記者也爾將爾之票納於篋中我亦將我之票放還爾家戒之戒之出乎爾票反乎爾票者也爾之票不到我之票便要撕了汝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嗚呼哀哉切切特示」嘴裏罵的是「混話與胡說」狗屁文章「文章狗屁」其實這封之乎者也的匿名信若經明眼人看來望而知爲伍老夫子的大作雖然經人謄寫不是他的真筆然而咬文嚼字終不脫那教書匠的本色可惜邦平未通文墨只會看筆跡不會辨文理想不到批評狗屁文章的便是狗屁文章的老斲輪亂罵文章狗屁的便是文章狗屁的大名家他見青巖義形於色代抱不平暗暗寬慰道畢竟這位伍老夫子忠肝義膽比衆不同人人都像了他我還憂慮着甚麼（且慢寬慰）青巖捧着肚子氣噓噓的說道這封匿名信難怪東翁見了要動怒晚生看了一遍丹田裏的惡氣也都向上升提氣氣氣氣得肚子都疼了說時變着腰肢雙手亂揉那肚子邦平見了老大的過意不去轉向青巖勸慰叫他不<sub>レ</sub>用着惱且商議一個計較青巖一壁揉肚一壁答道依舊給他個不<sub>レ</sub>依東翁此計如何邦平皺着眉道其間尙有可疑之處論這敲詐情形可斷定是祝子剛在那裏作祟然而子剛畢竟是個文人不見得和那幫匪往來信裏說的甚麼撕票不<sub>レ</sub>撕票又不像是子剛的筆墨青巖假意問道甚麼叫做撕票晚生索

解不得倒要請道其詳。邦平歎了一口氣道：「今日的時世真越鬧越糟了。老夫子是規行矩步的人，怎懂匪徒裏面有許多切口（只怕比你懂得多例）。原來匪徒擄人勒贖，叫做綁票。要是不贖，便把擄去的人殺害了。這便叫做撕票。青巖哈哈大笑道：「那麼這個匪徒真是笨不可言了。堂堂劉公館銅牆鐵壁，門禁森嚴，又坐落在省會地方，軍隊密密警察重重，這匪徒既不是插翅的雷公八臂的哪吒，又不曾吃甚麼惚律肝獅子心，怎會闖進公館擄人勒贖？東翁但請放心，依舊給他個不保不倖，任憑他說得兇險，他只說罷了。他有多大本領，敢損傷你東翁的一根汗毛？邦平聽到這裏，忽的心頭一跳，忙喚劉福問道：「少奶奶和小少爺燒香還願，可曾回來？」劉福回道：「還沒有回來，裏面太太也等得焦急，派人在船埠守候。邦平暗暗喊聲：「阿呀，還願還願，別要鬧出甚麼亂子。心頭雖然着急，卻是假做鎮靜，端怕一涉慌張，失了主人翁的體統。青巖瞧在眼裏，暗暗得意道：「剝皮剝皮，今朝卻苦了你也。」劉福回話後，恰才退出，卻又跑回裏面，告道：「老爺不好了，王嬖嬌和小丫頭哭將進來了。邦平經這一嚇，拔燭也似的立將起來，嘴裏連喚：「怎麼講兩腿色索索抖得不成模樣，在這營兒小丫頭白到裏面，把禍麻稟報主母。老婆子步履蹣跚，一步一哭的來見主人。見面時便哭喊道：「老爺快打點主意去救人。少奶奶和小少爺都被強徒劫奪去了。邦平踢着地板道：「怎麼講你們是活人，還是死人？強徒劫奪時你們怎不拚命奪回？來混帳混帳，論不定是你們勾通強徒做這勾當。婆子哭道：「老爺屈陷殺人，強徒有快口，有手槍，我們都是空拳赤手……那時青巖勸道：「東翁且莫亂了主見，別事都不要緊，且問他怎樣被劫，我們趕快去救人。邦平急問道：「怎樣被劫到那裏去了？快說快說。」婆子捏着鼻涕道：「少奶奶和小少爺上山時約莫走了百十步，便聽得一聲

噫。峭山背後跳出六七名梢長大漢。揚着雪白的快口。握着燦亮的手槍。把少奶奶和小少爺拖的拖。抱的抱。都搶了去。我待上前搶奪時。吃他們推翻在地。我上了年紀。筋骨不靈。便待要掙扎起來。那裏掙扎得起。一陣筋骨疼痛。幾乎斷送我這條老命。邦平踢着地板道。胡說胡說。我不問你別事。只問少奶奶和小少爺。刮到那裏去了。婆子道。比我從地上扒起時。早望不見了強徒的影子。光見地上丟着一封信。我不識字。小丫頭識得封面上三個字。卻是老爺的大名。因此拾了回來。請老爺過目。他們既和老爺書信往來。他們的蹤跡。老爺總該知曉。別事都不要緊。趕快打點去救人。說時。便從懷裏掏出信札。授給主人。過目。邦平又是氣憤。又是悲痛。待要開那信封。兩手色色索索的抖。把信札抖落在地。青巖替他拾起。取把剪刀。剪去了信口。抽出信紙。授給他看。信中沒多說話。卻是三字韻文。叫做『劉邦平爾知悉。一萬元速獻納朝獻銀。幕還人銀數。足人安甯。從有功。違無益。戒之哉。宜勉力。』結尾四句。還套着三字經的論調。又是這位伍老夫子得意之筆。邦平那裏知曉。禁不往一陣傷心。吊下許多痛淚。點點斑斑。把信箋打個透濕。那時船戶也上前報告說。少奶奶和小少爺上山。只帶着老媽子。小丫頭。同去不用。我們跟隨強徒。劫奪情形。我們都不在場。求老爺明察。邦平尚沒答話。裏面小丫頭喊將出來道。不好。不好。太得了。信息哭得暈去了。邦平急忽忽的進去。瞧娘子臨走時。叮囑青巖道。老夫子。今天別出門。少頃尚有要事。相商。青巖諾連聲。暗思你和我商議。恰似生病人和鬼商議。略施手段。便把你攙入鬼廟。怕不大的。揭去你一張皮。不表青巖自回書房。等候消息。再說。邦平到了裏面。却見娘子哭倒在床旁。邊了。環傭婦都在那裏揉胸脯。搯人中。連喚太太醒來。邦平白思。枉掙着萬貫家財。誰料家庭多故。竟糟到這般地步。不覺號啕。

大哭（可以醒矣）一個了環勸道老爺別哭你看太太眼睛轉動不多時便要回轉氣來邦平止了哭也隨着衆人連喚太太醒來娘子不過一時哭悶了經這千呼萬喚果然漸漸醒他見丈夫立在牀頭便哭着說道我和你都是四十以外的人只有這一點親骨血現在卻到那裏去了……我這個賢慧媳婦三貞九烈人人稱讚怎麼被強徒搶去……說到這裏又回不轉氣來虧得小丫頭趕緊揉胸才不曾暈去回過氣來又指着邦平哭道我是個沒腳蟹呀得了信息除卻痛哭甚麼事都不會幹呀你是男子漢大丈夫呀媳婦兒子被人劫去你便該報告官府央託張中將龐旅長調齊人馬趕快到上方山去救人呀你在這裏陪着我哭哭天哭地怎能哭得出媳婦兒子來呀在這當兒房門外一陣哭聲卻見一個婦人掩着面闖進房來僕婦等都喚一聲柳家舅太太來了原來柳家那邊早有船戶去報信小賓不在家裏他娘子得了信息慌得屁滾尿流也不及去通知小賓便哭哭啼啼一口氣跑到劉公館不待通報直闖進上房來見過邦平夫婦也沒有別話說口口聲聲只說趕快救我女兒邦平尚不會答話小賓娘子早扒在地板上撲通撲通的磕着響頭邦平連忙答禮小賓娘子死賴在地上怎肯起身只說姑夫答應了我的請求我才起身邦平在那楚歌四面之中沒奈何只得答應了兩人方才起立床上的邦平娘子帶哭帶喊道快到張公館龐公館點齊了人馬殺奔上方山連夜把強徒剿滅了救出我的媳婦和兒子邦平搖手道你別哭哭吵吵亂了主見請兵是沒用的遠水怎能救近火他們行蹤無定又不占據甚麼山頭殺奔上方山也是徒然邦平娘子哭道照你這麼說難道眼睜睜瞧那媳婦兒子被擄問都不一問理都不一理天殺的你好狠心腸呀邦平忙道太太別罵人我的話尙沒說完要救兒子和媳婦方法卻有一個只

是強徒的手段。比殺人還要利害。我若依從了兒子媳婦自保安甯。只是我這一顆心生生的被強徒挖去。說時哭喪着臉兒不住的擦淚聲調也顫了。（活畫守財奴）邦平娘子道。阿呀。急驚風遇着你這個慢郎中。你既有方法。還不快說。他們倆都落在大蟲嘴裏。怎好延緩得邦平沒奈何。便把兩次投信勒贖萬元的話一一說了。邦平娘子道。他們倆都是無價之寶。休說強徒只索萬元。便是十萬百萬。你也要依着幹。似這般索價。再要便宜也沒有。你別錯過了機會。（倘被青巖聞之。當自悔其索價之廉）小賓娘子也敲着邊鼓。攬撥邦平早備款去贖人。可憐邦平一錢如命。到此地步也只好忍着苦痛。沒奈何。剜卻心頭一塊肉。當下含着眼淚去和青巖商議贖人的手續。青巖自告奮勇。情願明日起個清早。帶着款項去贖取令媳和公子回來。邦平點頭道。派遣別人我不放心。託膽老夫子肯走。一遭萬穩萬妥。當下向各處莊家銀行兌換鈔票。果然湊集了萬元之數。每票十元。每束五十票。計洋五百元。攏總二十束。方方正正。打做一包晚飯。以後邦平把鈔票交給了青巖。叫他明日五點鐘起身。已吩咐轎班伺候。趕着大清早出城。青巖道。東翁不用耽心。這件事都在晚生身上。決不有誤。比及捧了鈔票。自回寢室。驀地裏心機一動。又湧起了萬丈思潮。正是

方寸思潮 一時湧起 得隴望蜀 如是而已

### 第五十八回 一萬金重歸故主 三間屋深鎖財神

青巖把這方方正正的一包鈔票端相了。幾眼眼底烘烘熱胸前卜卜跳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暗暗道。咳。我可痴了。合偷一條牛。何如獨偷一條狗。這一包鈔票合之則見其多。分之則見其少。與其鷄零狗碎。按份攤派。何如蠶

食。鯨。吞。完。全。獨。得。想。到。這。裏。撲。的。拍。着。大。腿。道。吾。計。決。矣。一。定。照。着。這。般。幹。忽。又。掄。着。指。頭。道。且。慢。且。慢。要。是。一。定。照。着。這。麼。幹。第。一。便。要。犧。牲。這。個。門。館。犧。牲。門。館。不。打。緊。有。了。萬。金。家。私。還。坐。門。館。做。甚。第。二。要。和。阿。巧。娘。脫。離。關。係。這。也。希。甚。麼。罕。他。本。是。個。鷄。肋。食。之。無。味。羹。之。可。惜。有。了。萬。金。家。私。何。必。戀。戀。這。個。雞。肋。第。三。要。和。張。老。三。等。絕。交。老。三。一。輩。人。本。是。個。流。氓。光。棍。有。了。萬。金。家。私。我。的。身。份。增。高。誰。耐。煩。和。流。氓。光。棍。做。伴。掄。到。第。四。個。指。頭。暗。暗。喊。聲。阿。呀。這。個。人。我。卻。拋。撇。不。得。他。年。歲。又。輕。面。龐。又。俏。情。分。又。好。只。爲。那。天。代。主。做。親。中。了。邪。魅。一。病。淹。纏。到。今。尚。沒。有。起。牀。我。眼。巴。巴。盼。他。病。痊。和。我。重。續。舊。好。我。若。把。他。拋。撇。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許。（只。有。人。欲。那。有。天。理）照。此。看。來。這。樁。事。一。定。幹。不。得……待。要。收。拾。這。條。心。那。裏。可。以。收。拾。得。青。巖。又。把。鈔。票。端。相。了。幾。眼。猛。然。覺。悟。道。此。中。自。有。顏。如。玉。我。戀。戀。春。桃。做。甚。春。桃。我。所。欲。也。萬。金。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春。桃。而。取。萬。金。者。也。嘆……咬。文。嚼。字。一。下。子。果。然。打。定。了。主。見。便。籌。畫。那。獨。吞。萬。金。的。方。法。除。却。滑。脚。再。沒。別。法。倘。要。直。捷。爽。快。莫。如。連。夜。便。跑。然。而。重。門。疊。戶。都。已。鍵。閉。倉。卒。間。怎。便。可。以。滑。脚。轉。念。一。想。忽。忙。不。在。一。時。橫。豎。金。銀。落。我。掌。中。到。了。來。朝。落。得。大。模。大。樣。坐。轎。出。城。隨。機。應。變。把。個。脚。底。給。他。們。看。這。一。番。主。見。簡。直。把。翠。娥。金。兒。都。宣。告。了。死。刑。然。而。別。人。死。活。那。裏。在。青。巖。心。上。他。只。捧。着。一。包。鈔。票。安。置。在。枕。函。邊。喃喃。祝。道。鈔。票。鈔。票。今。夜。和。你。同。牀。同。枕。結。個。相。識。過。了。今。夜。你。便。要。跟。着。我。走。天。長。地。久。和。你。相。守。到。老。祝。告。完。畢。欣。然。上。床。兩。眼。才。合。便。入。夢。鄉。休。說。世。態。炎。涼。夢。境。也。是。炎。涼。休。說。人。情。勢。利。夢。神。也。都。勢。利。從。前。青。巖。潦。倒。窮。途。時。再。也。不。會。做。過。一。個。好。夢。醒。時。愁。眉。淚。眼。夢。時。也。是。愁。眉。淚。眼。醒。時。垂。頭。喪。氣。夢。是。也。是。垂。頭。喪。氣。現。在。有。了。一。萬。元。鈔。票。壓。

枕睡夢裏也換了一番氣象。居然坐汽車。逛鑿子粉白黛綠。左擁右抱。審子裏一片歡聲。把伍大少叫得春雷般響。恍惚間擁了兩個心愛的美人。同坐汽車。在馬路上兜風。騰雲駕霧。也沒有這般快活。驀地裏一對絕色女郎迎面走來。子細看時。那個是陸慧姑的化身。這個也是陸慧姑的小影。一時看出了神。猛不防這輛汽車直撞的撞將過去。不偏不倚。早把這兩個女郎撞倒在地。風也似的車輪恰從女郎身上輾過。青巖喚聲。阿呀。頓把自已的夢魂喚醒。睜眼看時。橫倒的便是自已。那裏有甚麼慧姑不慧姑（微旨）一包鈔票緊緊的抱在懷裏。也沒有甚麼左擁右抱的心愛美人。正待合着眼睛。重尋舊夢。忽聽得公館裏面人聲嘈雜。來往脚步絡繹不絕。種種聲浪裏。夾着主人翁劉邦平的說話。側耳細聽。聽得邦平吩咐劉福傳喚轎夫來問話……青巖戴上眼鏡。把壁鐘望了一望。暗暗好笑。道：「這個剝皮七顛八倒。把時候都忘卻了。他要我坐轎出城。備款取贖。也須挨到天明。才能行事。現在剛打十一句鐘。尙沒到半夜。因甚的大呼小喚。一疊聲傳喚轎夫。隔了一會子。又聽得蓬蓬有聲。書房敲得怪響。青巖忙問是誰答應的。正是邦平。青巖道：「東翁。暫請小立。容晚生披衣起牀。開門拔門。邦平在門外應道：「不要緊。不要緊。老夫子儘可從容起身。青巖肚裏尋思：「你要我連夜出城。還說甚麼好聽話兒。卻道：「不要緊。不要緊……披衣起牀。着襪穿鞋。一一都完畢了。還把這冬烘腦袋伸入帳門。湊到枕頭邊。輕輕說道：「鈔票你轉瞬便要跟着我走也。（鈔票有知。當答曰：「老青老青。我轉瞬便要離着你去也）比及開門。拔門。劉福拿着燈台。把邦平照進書室。賓東相見時。邦平趾高氣揚。面有喜色。全不似日間的哭喪模樣。青巖心裏怎不奇怪。賓主坐定。時邦平笑吟吟的說道：「有一樁天大的喜事。特來報告。老夫子知曉。老夫子聽了也該替我快活。

原來小媳和小兒雖被匪徒綁票，卻有人路見不平，把他們嫂叔倆一齊救出，好好的坐轎回家，真個是逢凶化吉，絕處逢生。老夫子你道可喜不可喜？青巖肚裏喊聲：「阿呀完了！面子上強作歡容，卻說東翁洪福齊天，百靈效順（不倫不類）這真是莫大的喜事。」晚生聽了，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是怎樣遇救代抱不平的，又是何人？邦平拈着短髭，含笑答道：「這叫做天道公平，可見惡濁世界畢竟也分個青黃皂白。這位代抱不平的，聽說是個西裝少年，一切詳情尚不曾問過。媳婦到了來朝，再和老夫子細談。現在要緊通知老夫子一聲，明天備款取贖的事，可以作罷。老夫子儘可從容高臥，不必起甚麼清早，還有一說方才的一包東西，也不必在老夫子房裏存放（阿呀完了）說時便喚着一聲來，慌得劉福放下燈臺，答應不迭。邦平道：「師爺房裏的一具東西，你去取來。劉福便問青巖道：「師爺這一包東西，放在那裏？」青巖道：「枕枕枕邊……攏總不過枕邊兩個字，好容易顛了幾個，從喉嚨裏顛將出來，兩字出口，這一萬元的鈔票，便不跟着姓伍的走，從前輕輕竄易一個字，得了百金。現在輕輕道出兩個字，失了萬金，截長補短，真叫做得不償失。青巖到此地步，恰似萬把鋼刀在臟腑裏亂刺，卻又不能當着東翁扯開喉嚨，放聲大哭。在這當兒，早見劉福一手掌着燈，一手拎着方方正正的紙包，從房間裏走出（阿呀完了）邦平道：「一聲明天再會，便和劉福一起兒走。青巖還扮着『皮笑肉不笑』的臉兒，親送東翁到書房以外，呵了呵腰兒，瞧見東翁走遠了，返身入內門，上書房，呆呆的立在燈下一副難描難畫的尊容，比着強盜綁上法場，罪犯宣告死刑，更要可怕。休說萬金鈔票不能跟着他走，便是同床共枕，結個相識，也只有半夜之緣。上半夜相偃相傍，夢魂都甜；下半夜只留着這個空枕兒，教這利欲熏心的伍老夫子，怎能睡得安穩？只落



得五千。徧。槌。枕。敲。床。一。萬。聲。長。吁。短。嘆。整。整。的。胡。思。亂。想。了。半。夜。直。到。玻。璃。窗。上。露。了。天。光。方。才。朦。朧。睡。去。趁。他。睡。夢。未。醒。且。把。翠。娥。金。兒。遇。救。回。家。的。情。形。約。略。補。述。話。說。張。老。三。依。了。青。巖。密。計。率。領。狐。羣。狗。黨。潛。伏。在。上。方。山。樹。林。裏。面。舒。頭。探。腦。專。等。財。神。光。降。行。使。他。們。的。綁。票。手。段。這。一。輩。匪。徒。無。非。小。江。北。王。麻。子。和。兩。個。常。州。來。的。幫。裏。弟。兄。一。切。火。食。費。用。都。由。青。巖。一。力。担。任。前。次。枉。費。心。機。白。白。的。丟。掉。了。幾。十。塊。錢。這。番。伍。老。軍。師。布。置。細。密。計。算。周。詳。他。以。為。萬。穩。萬。妥。百。發。百。中。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再。不。會。蹈。從。前。的。覆。轍。他。有。王。嬖。嬖。做。內。綫。早。曉。得。翠。娥。陪。着。金。兒。同。去。燒。香。還。願。那。平。娘。子。害。病。未。痊。不。得。出。門。他。初。意。想。把。母。子。倆。綁。票。那。平。娘。子。既。不。得。出。門。他。便。改。變。方。針。把。叔。嫂。倆。架。去。那。怕。那。平。不。來。取。贖。翠。娥。臨。動。身。時。劉。福。奉。了。主。命。陪。着。同。去。翠。娥。笑。向。婆。婆。道。携。着。男。僕。同。坐。一。船。覺。得。不。大。穩。便。不。如。另。換。小。了。頭。陪。去。那。平。娘。子。嘖。嘖。稱。讚。道。你。端。的。不。愧。是。貞。婦。瓜。田。李。下。卻。分。得。這。般。清。楚。青。巖。聽。得。劉。福。不。會。同。去。心。中。益。加。歡。喜。上。方。山。左。近。有。三。間。破。屋。本。是。張。老。三。的。家。產。只。為。離。着。村。落。很。遠。一。向。沒。人。居。住。這。番。綁。票。便。利。用。這。幾。間。破。屋。做。個。臨。時。財。神。廟。甚。麼。雪。白。的。快。口。燦。亮。的。手。槍。都。是。戲。班。子。裏。的。東。西。他。們。以。為。囊。中。捉。鼈。當。然。用。不。着。真。刀。真。槍。翠。娥。一。千。人。登。岸。時。張。老。三。正。孫。升。在。一。枯。古。樹。上。瞧。得。清。爽。立。時。一。躍。而。下。通。知。幾。個。羽。黨。準。備。動。手。老。三。和。王。嬖。嬖。熟。識。這。番。幹。的。勾。當。把。婆。子。一。齊。瞞。過。當。然。不。能。和。王。嬖。嬖。會。面。他。便。拉。着。王。麻。子。遠。遠。地。把。風。小。江。北。連。同。常。州。來。的。兩。個。幫。匪。都。藏。身。在。樹。林。背。後。各。自。握。着。鍍。銀。的。鉛。刀。木。質。的。手。槍。使。個。黃。雀。捕。蟬。勢。聽。得。翠。娥。一。千。人。約。莫。走。近。霎。時。間。一。聲。唵。嚀。三。個。賊。徒。都。托。地。跳。將。出。來。翠。娥。一。千。人。一。嚇。非。同。小。可。際。此。武。裝。世。界。一。經。動。刀。動。槍。甚。麼。事。幹。不。得。休。說。真。

寶伙的刀槍可以橫衝直撞。惟所欲爲。便是銀樣鐵槍頭的西貝武裝。也把這幾個人嚇得死去活來。魂飛魄散。翠娥見不是頭路。也不及照顧金兒。返身便跑。任憑他兩足天然。在學校裏算得賽跑慣家。然而這個小江北向來拉車營生。脚跟打着屁股。二三百碼的賽跑。一天要打好幾個。回合他見翠娥奔跑。立即向後追來。沒多幾步。路早被他一把抓住。翠娥待要聲張。小江北揚起鍍銀的鉛刀。指着翠娥。必窩道。你敢聲張。我便刺你一個透明窟窿。管教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你若愛惜性命。我們並不把你難爲。單請你做個活財神。到那財神廟裏。權住一宵。明天劉剝皮備錢取贖。立刻送你回家。你別害怕。我們做這綁票生涯。公平交易。童叟無欺。你只放膽跟着我們走……嘴裏說時。便取出一條又髒又臭的豬肚子。搭膊把翠娥連鼻和嘴一齊紮住。翠娥到此地步。怎敢抵抗。只得由他擺佈。胸窩兒七上八落。說不盡的恐怖。猶可。惟有這豬肚子搭膊。曾經小江北繫縛三年。攏總不會洗過一次。沾受的汗汁垢膩。不可計數。線縫破孔裏面。又被白蟲做過幾次。公館蟲壳蟲子所在。多有可憐。翠娥生了嘴鼻。從不曾享過這般的異味。他的俏鼻兒向來只聞些花露水。嗅些香水精。他的櫻桃口兒向只含些口香片。嚼些留蘭香。萬不料到了今朝。闔公館裏的少奶奶。偏和黃包車夫的搭膊。有緣物極必反。香盡臭來。這一陣腌臢。齷齪的氣息。觸鼻刺喉。比着呂郭夫人的醃魚滋味。尤爲難受。小江北又把一條纏脚布。反接着翠娥雙手。這條帶兒。解從車夫毛腿上。繫向美人粉腕間。端的交着了。幸連那時的翠娥。口既不得喊手。又不得動光睜着兩隻眼睛。（何妨瞟他幾眼）被小江北拖着。便跑一頓。一蹶。專揀着硯確不平的小徑行走。一壁走。一壁肚裏尋思。匪徒把我當做財神。請去料想公公婆婆一定備錢取贖。眼前受些魔難。來朝便該釋放回家。猛又

想到那天母親嘴裏說甚麼接財神不接財神我當時便覺得出言不利誰料說好不見說壞便見竟被他一屁彈着我回去時定要鬧個馬仰人翻大大的把他訓斥一頓好教他有話不敢亂說有屁不敢亂放……沒多片刻早見山背後一抹樹林隱隱露着幾間破屋小江北把他拖拖拽拽只向破屋子那邊進行翠娥舉目四瞧除却破屋子再沒有第二家的房屋道上都是些短草雜樹也沒有行人蹤跡屋子前面立着兩個賊徒握着手槍惡狠狠的向他注目翠娥暗思這個所在料想便是財神廟了未入廟門先把周圍的路徑瞭望一下子倘有天幸也好設法脫逃但見離着破屋沒多路彷彿有一條小溪溪邊蘆荻叢叢約莫三四尺高蘆荻縫裏隱隱有個白面少年在那裏窺望翠娥正待凝神注視卻已走近破屋子兩個握槍的賊徒一齊吆喝着兀那女子休得東張西望快到裏面去小江北押着翠娥直達裏邊猛聽得破屋裏面一聲聲的喚起嫂嫂來……聲喚的不是別人便是小財神劉金兒他比翠娥先入廟門正在那裏啜泣又被賊徒用話恐嚇怎敢高聲哭喊現在聽見翠娥進門他那裏忍耐得住便大喚着嫂嫂直撲的撲將過來捧住翠娥的雙腿只說嫂嫂救我和你回家去那時旁邊閃出王麻子喝住金兒不許亂喊又揚着刀指着翠娥道你若識得風雲氣色安安穩穩只在這屋子裏權宿一宵既不高聲講話也不向外探望我們便賣個人情只在外面監視不闖入那屋子做甚麼無理舉動要是你不照着樣辦嗚呼我們便不管你是真節婦假節婦留得你性命留不得你貞節翠娥開口不得單把頭顱亂點以表服從之意王麻子見翠娥軟化了便叫小江北替他鬆縛先把縛臂的腿帶鬆去翠娥騰出空手忙不迭的把這豬肚子搭膊竭力抓去向着地上一擦接二連三的打着噁心五臟六腑都下了動員令便滿腸覆肚的

嘔吐起來嘔吐了一會子兀自臭定思臭還在那裏連連作嘔王麻子和小江北見了也都好笑比及翠娥嘔定了王麻子重申前說問他不聲張不探望畢竟依得依不得翠娥沒口子的答應道依得依得只求你們別把髒東西抹我嘴鼻我使感恩不盡小江北拾起豬肚子搭膊繞做一團向著翠娥一揚道我們那怕你不依你若不依便再把你紮綁起來叫你一夜不得透氣說時便在搭膊上檢出幾個蚤子指甲兒搯得卜卜有聲翠娥見着又忍不住一陣心泛可憐腸胃裏的東西都已嘔出沒得甚麼可嘔只嘔了許多清水幾個匪徒見大事已定不怕財神插翅飛去只待明日贖款到來便可按份依散利益均沾張老三挈同常州來的兩個匪徒自向黃土橋邊農人家裏投宿以便明晨接受這份大批鈔票臨走時便把翠娥金兒兩人交託小江北和王麻子看管千叮萬囑切莫大意又說幫裏規矩請來的觀音限期取贖弟兄們都要遵守色戒不得肆行無禮要是破了這個規矩將來第二次架肉蛋便難得人家的信任（所謂盜亦有道）小江北和王麻子都說幫裏規矩有甚麼不省得你自己去幹你的事不用多慮老三等去後王麻子拉着小江北到破屋外面竊竊私議道你看太陽將近落山我們又不曾備着乾糧肚裏空洞怎好打熬到明朝橫豎這隻寡老服服貼貼不想滑腳你留在這裏把他看守我趁太陽沒有落山拚跑幾里路尋個市鎮買些充飢東西回來和你同吃小江北道很好很好你順便買兩匣強盜牌香烟一匣洋火倘有錢多一發借個酒瓶舀幾斤麥燒快去快來了這幾樣東西便是坐守到天明也不嫌寂寞王麻子一一答應自去購買東西小江北在這破屋子門前席地而坐亮晶晶的鍍銀鉛刀挾在肘下一手握著豬肚子搭膊算做制伏翠娥的法寶翠娥陪着金兒怎敢離這屋子一步屋子蛛絲蠅糞骯髒得不

成模樣。一股霉蒸氣味直撲鼻觀。嫂叔倆立了多時，腿力疲乏也顧不得地上骯髒沒奈何倚在牆隅席地而坐。金兒見有嫂嫂在旁略覺膽壯枯坐了一會子不覺睡熟。翠娥也不去驚醒他。思潮萬丈湧上胸來，怎得不憶念家裏憶念別人，還可譬解。惟有這個眼皮上供養心坎裏溫存的香郎那裏拋撇得下。這時赤日已落，新月未升，屋子裏漆一般黑，伸手不見五指。草裏秋蛩啾啾唧唧的叫得怪響，風刮樹枝兒瑟瑟撼撼都挾着悲切聲調。小江北等候王麻子不見回來，心裏正自焦躁，驀然間樹林轉出一個黑影向着屋子而來。小江北道是王麻子飛也似的迎將過去，比及走近那人出其不意，當心一拳把小江北打倒在地，鏗的一聲，這把鍍銀鉛刀也都拋落一旁，正是。

螳螂捕蟬

沾沾自喜

黃雀相隨

不能以咫

### 第五十九回 救紅妝秋水湖伊人 繪黑版課堂留肖像

這一下當心拳拳經上有個名目喚做黑虎偷心，要是身子怯弱的便立時要口噴鮮血。小江北雖沒噴血，卻已痛得掙扎不起，只喚着好漢饒命。那人輕輕說道：「禁聲！你若聲張，我便結果你這條狗命。」在這當兒樹林裏又閃出一條黑影飛步上前，向着那人說道：「繩索在此，且把這厮繫縛住了，再行打點救。」小江北暗暗叫一聲苦，方才吃了一下當心拳，早打得七葦八素，人斷不是好惹的，要保全這條狗命，只得由着他們擺布。當下兩個人把小江北繩穿索綁，兩手兩腳繫縛得緊，騰騰動都不得一動。後來的一人道：「縛便縛了，防他要叫喊，可有甚麼東西塞住他的嘴……不料事有湊巧，先來的一人恰踏着一團軟綿綿的東西，解開看時，恰是最適用的塞嘴。」

東西一個臭搭膊捲住一條綁腿帶便把綁腿帶塞了。小江北的嘴再把搭膊緊縛上幾匝使他做聲不得。後來的一人又踏着地上的鉛刀拾將起來指着小江北罵道：「狗徒幹得好事也！教你吃些痛苦。」說罷一刀向他大腿上猛力砍去。便老大的受了一處傷。傷的不是小江北。倒是這把快口鉛皮上面頓起了一條捲口。若說小江北的飛毛腿卻不會損動一根汗毛……這些說話都是編書的隨筆交代。若在那時黑暗得甚麼似的誰能生着夜明眼。瞧得這般清切然而瞧果瞧不清切。聽卻聽得清切。破屋子裏的翠娥聽得外面打架。怎不格外關心。初時還認道是幾個賊徒自相衝突。那裏敢出頭叫喊。後來聽出口風說甚麼救人。不救人。便知道這兩個都不是賊徒。卻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士。有這好機會怎敢遷延自誤。趕把金兒推醒了一把拖出門外。連喚義士義士搭救我們。則個但見兩條黑影迎面走來。比及走近身邊。黑暗裏認不清面龐。影影綽綽是個學校青年的模樣。兩個裏面有一個向他搖手道：「別叫喚你們要回去。只跟着我們走。相去沒多路。有船停泊你們上了船便沒事。快走快走。」說時兩個人便在前面引導。翠娥攙着金兒緊步相隨。隱隱見前面的一個彷彿戴着草帽。穿着西裝。後面的一個便是方才向他搖手的郗也。西裝打扮。只不會戴着草帽。約莫走了百十步路。引導的都已停步。多分已到了河邊。翠娥猛想到這個所在。來時節曾經見過。還記得蘆葦叢中隱隱有個白面少年。在那裏窺望。多分就是這兩位中間的一位。但不識端的是那一位。他們因甚來救我。和我有甚麼關係。可曉得我便是劉公館裏的眷屬。翠娥肚裏打算兩隻眼睛不住的向他們注射。只恨沒有夜明眼。瞧個徹底。徹骨。但見在前的少年立得較遠。草帽簷壓得低低的。休說在這大黑夜。瞧不清切。便是青天白日也難見他。廬山真面在後的少年。

立得較近。正在那裏招呼船戶，攙扶這脫險的嫂叔。下船翠娥道：「兩個義士救了我們的性命，尚不會請問高姓大名。仙鄉何處？那個立得較近的？」笑道：「邂逅相逢，沒有報告姓名籍貫的，必要見且這地又不是講話之所，快快下船。莫待賊黨知曉，追蹤前來，再遭毒手。我們就此告別。翠娥在黑暗裏，瞞了他幾眼。」（明璣投暗，負此秋波）忙道：「先生不是這麼講。自古道：受恩不報，非君子；負義忘情，爛小人。」（脫口而出，無非冒詢腔調）先生莫小覷了我。柳翠娥受人搭救，不思報答，我柳翠娥不是小家之女等閑之輩。卻是劉公館裏的眷屬。公公劉邦平丈夫劉玉如，我在六月十八日抱牌做親。蘇州城裏赫赫有名，誰不道我是九烈三貞。便是這位弟弟非同小可。是我公公的愛子，百萬家私的繼續人。兩位救了我們嫂叔倆的性命，這一二千元的酬勞包在我柳翠娥身上。儲款以待，決不食言。兩位快把真實姓名相告，并且向船家借個燈火，待我細細的認一認面貌，免得這項酬金被人假冒。名領去。翠娥說到這裏，旁立的少年連連催促道：「別多說罷，你要生命快快下船。我們沒工夫和你談天。那個戴草帽的少年雖不說甚麼，却在那裏吃的好笑。在這當兒，蘆葦叢中透出一點燈火，小舟靠攏近岸，跳上一個船娘，忙問那兩位要下船。旁立的少年指着翠娥和金兒道：「便是這兩位船娘，先把金兒抱下。艙裏回到岸上來，扶翠娥。翠娥向那少年瞟了一眼，道：「先生救命大恩，不曾報答，忽告別這便如何是好？」少年連連搖手道：「事不宜遲，別多講。快快下船。」又指着那個戴草帽的少年道：「救你的是他，不是我，你也不須尋根索果。你只陪着你小叔好好兒回家，安安穩穩的坐在家裏。翠娥尚待再問吃那船娘催促得緊，一把攙入艙裏。船頭上立個船家竹篙，幾點船兒已遠遠離岸。翠娥從篷窗裏探出半個身子，向那岸上望時，暗暗喚聲奇怪。原來方才的两个

少年手裏都提着明晃晃的玻璃燈在岸上行走。怎麼方才和他們相見時不點燈。直到我走了才點燈。早是方才點了燈。我便好把他們瞧個徹底。徹骨。現在他們走遠了。隱隱的只見得他們的背影。枉自結了個患難知己。（誰和你結知己）可憐。覷面不相識。和陌路人一般。這突兀驚人的兩個少年。因甚怕和我在燈光裏相見。難道面上有甚麼癩點。生怕被我瞧見了不成。（自己面上有雀斑。便疑他人亦有癩點。可謂以己之面度人之面。）翠娥着想時。這隻船兒已從支港裏搖入石湖回頭看時。祇有蘆荻經風秋意瑟瑟一星兩星的漁火印入波心。在湖泊裏忽明忽滅。方才的兩個少年。經那蘆荻障眼再也瞧不見他們的形影。猛然想到童年所讀的詩經叫做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分明替今夜的情景寫照。船娘一壁扭艙一壁詢問翠娥。搖到何處泊岸。翠娥猛又想到。要知兩個少年的下落。但問船娘自有分曉。當下絮絮叨叨甚麼長甚麼短。向船娘問個不休。船娘答語這兩個少年日間在竹門碼頭喚了船去。逛石湖逛了一會子。便停泊在石湖邊行春橋下。他們上岸游玩。直到太陽落山時方才下船。我把纜繩解了。待要回轉船頭。他們都道且慢且慢。當下付了兩塊錢的船資。另加兩塊錢賞賜。我說不用這許多錢。他們都道不用客氣。還有煩勞你們的地方。當下吩咐把船移進小浜。停在蘆葦旁邊。他們解開皮包。取出摺疊的玻璃燈。點了上岸。臨走時又把隨帶的東西一齊取去。據說上岸以後不再下船。少頃另有一個女子一個小兒坐這船回去。你們須好好兒伺候。我聽了很覺奇怪。但是貪圖這兩塊賞錢。不由我不諾諾答應。我只道你們和兩個少年總該熟識。怎麼連姓名都不曉。倒來問我。翠娥便把入險脫險的情由向船娘一告。訴惟有臭搭膊繫嘴一層卻藏在肚裏不肯宣布。端怕說了出來。損了自己的體。



面船娘聽得是劉公館的眷屬立時奶奶長奶奶短掇臀捧屁般的獻媚……編書的在這中間又要穿插幾句話搖船的一男一女坐船的一嫂一叔全船共有四人怎麼只有兩個人在那裏講話其他兩個人嘴巴上又不曾黏着封皮怎麼經了良久只不做聲列位這不是編書的疏忽其間也有一個講究原來搖船的男子是個聾子不湊到他耳朵上大聲呼喚他總不會聽得若論金兒這孩子自被翠娥推醒以後攏總不會開過口拉他走便走抱他下船便下船哭都不哭笑也不笑只呆瞪瞪的在那裏坐著翠娥一心要探聽少年的底細金兒發呆情形他都不曾覺察船娘湊了船家的耳朵高聲喚道你可曉得艙裏坐的兩位客人都是頂刮刮的大來頭一位是劉少奶奶一位是劉小少爺都是赫赫有名的劉公館裏的家眷你趕快搖着船搖到背門碼頭代喚籐轎兩乘推着城門送還公館怕不有大大的賞賜要是搖得慢了城門已閉不及進城公館裏老爺發怒一頓皮鞭怕不打斷你兩條狗腿鬻子的船家聽了兩條臂膊頓長了全副氣力啣啞把這支柔艣搖得怪響船娘扭着綳繩一壁扭一壁和艙裏的少奶奶講話翠娥又問道方才的兩個少年畢竟面長面短面白面黑皮膚可有斑點五官可有缺陷（耿耿於心者只在皮相）船娘道少奶奶你若問這兩位客人端的一等好相貌五官又端正皮膚又白淨宛然似甚麼大鄉紳大公館裏的爺們翠娥又問道他們在船裏談論些甚麼船娘道阿呀這個却不曉得我們搖船的都是粗人誰能懂得爺們的談論況且他們都是打着官話這兒那兒今兒明兒的兒個不了誰能懂得他們的意思……船上談談說說不覺已到了背門碼頭翠娥就燈下望了望手表喚聲阿呀表面都失掉了長短針都落去了惟有機件尙不會壞舉腕到耳邊聽時依舊熟悉率的走動原來方才吃小

江北紮縛時。手表上加了壓力。因此受了這損失。翠娥觸物起感。又想到這豬肚子的風味。嗓子裏膩膩的。尙帶着臭穢餘氣。便向船娘討了一杯氣水。漱了幾回口。取出小鏡。盒理一理雲鬢。日間撲的雪花粉。都被豬肚子擦抹淨盡。（肚子偏與雪花粉有緣。可發一笑。）頰上雀斑一齊透現。虧得鏡盒裏藏着粉紙。左一撲。右一撲。方才掩沒了雀斑。上下衣襟。沾染着許多泥垢。一時却沒法整理。在這當兒。那個聾子船家。早把藤轎喚到。翠娥才想到金弟弟坐在船裏。怎麼不則一聲。問他。可曾受嚇。他只點點頭。問他。可覺飢餓。他也點點頭。圓睜着兩隻小眼睛。恰和嚇呆的松鼠一般。當下翠娥攙着金兒。同入藤轎。虧得城門還沒有閉。無多耽擱。便返劉公館。翠娥和金兒。雙璧歸來之日。恰是伍老夫子萬金飛去之時。（綜合）這萬金本是意外之財。撲翅飛去。倒也罷了。偏是這幾天來。結交匪黨。供應用紅紙包裏的東西。犧牲了不少。本想拋磚引玉。誰料玉既沒有引得。徒然損了一塊磚。本想撒米偷雞。誰料雞既沒有偷得。徒然蝕了一把米。他的得意文章。說甚麼「剝人之皮。人亦剝其皮」。明明是夫子自道。當堂畫下的親供。從此冬烘腦袋裏面。裝滿了許多苦痛。比着綁票的苦痛。要加十倍。自作自受。和木匠戴枷一般。誰去憐念他。這一番播弄。倒便宜了兩個船家。來朝到公館裏領賞。那平只賞了一塊錢。他娘子和翠娥暗地裏。各送船家十塊錢。船家千恩萬謝。得意揚揚的回去。不在話下。再說王麻子上。鑽買東西。一口氣跑了四五里。跑到橫塘鎮。莫上燈時。分鄉鎮市。面上燈時。便要收拾好容易。東鑽西覓。才覓到了幾個。麻餅一匣。紙烟一匣。洋火又向小酒店裏。滿滿的沽了一筒酒。酒家常例沽酒。自帶傢伙。沒奈何。取出一角錢。做抵押。才借得這個洋鐵酒筒。取道回上方山去。但是回去時。百般的走不快。一來天色黑暗。二來手裏端着滿滿的一

筒酒全仗着輕移慢步才不把酒潑翻要是步履稍有高低那洋鐵筒裏的酒受這震撼便似浪頭般的打落在地王麻子本來嗜酒若命惜酒如金平日喝酒時偶有涓滴外溢他便伸出半個舌頭在桌上亂舔何況滿滿的一筒酒準備攜回破屋子當做消夜資料怎肯潑翻一滴半滴減少自己的飲料他要保全這筒酒便不免麻煩了兩隻腳人家走一步他要分做三步這四五里路程頓化做了十多里比及摸摸索索走到破屋子左近早熬出了一身臭汗嘴裏打着唿哨便是招呼同黨的暗號卻不見小江北前來接應他心裏着了忙脚下一絆撲的便倒卻倒在小江北身上滿滿的一筒酒都給地皮喝了去他自知不妙扒將起來取出洋火劃着照時早伸出半個舌頭半晌縮不進去……後來王麻子把小江北手脚解放扯去塞嘴的東西問悉情由頓把這兩個少年恨得咬牙切齒但在黑夜裏沒有認明面貌無法報復惱恨也是徒然破屋裏胡亂度了一夜到了來朝却去尋伍老青計議這時的老青腦筋錯亂怎能定出甚麼計較只落得一場抱怨啞叭吃着黃連沒說處的苦小江北捱了這一下當心拳過了幾天便害着吐血症他本是靠着苦力度的手裏拉着包車嘴裏吐着鮮血似這般捱延日子總有一天捱不過去不到兩個月早做了鄆都新鬼在黃泉路上拉包車（了卻小江北）張老三王麻子一輩光棍兩番設計都歸失敗他們賊心不死依舊幹那偷天換日的勾當後來綁票不成卻吃人家綁去解送法庭按律定罪這不在本書範圍以內一言表過便不再提（了卻張老三一輩光棍）話說韶光容易忽忽秋盡冬來平江女學校的校長安子虛女士在校裏接到一封請柬卻是陸子才具名說他女兒陸慧姑和無錫華人傑君舉行結婚禮擇於十月之望在新村公園成禮校長歡喜道慧姑是本校高才生中學級裏第一

名畢業他的吉期。該前去觀禮。又瞧了一瞧日歷牌。這天恰是星期日。便打定主意。到了這天。率領着一輩學生同去觀禮。一來聯絡師生的感情。二來參觀新村學校。卻是一舉兩得。和尋常酬應不同。又想到觀禮的當兒。理該預備一篇典麗喬皇的頌詞。這篇文章該請國文先生主撰。便按著電鈴傳喚校役請呂先生前來講話。不到片刻。校長室裏便有一位雌雞嗓子的先生和校長講話滿口也那也耶。聯聯不斷的噴出……且慢。平江女校的國文先生是方便園。不是呂文甫。怎麼寫到這裏。龍蝦教員變做了雌雞先生。原來其間有個講究自從暑期假滿。便園到校續課。不上兩個月。忽發宿病。喘時節喘做一團。噲時節噲做一片。初時熬着病痛勉強上課。誰料脚步才跨上講壇。便已駝背曲腰。喘個不住。揭開教科書。正待開講。嗓子裏不由自己做主。一疊聲的合罕合罕。從上課直到下課。合罕聲不曾斷絕。贏得全堂學生一致反對。說我們不是來上課。竟是來聽合罕。方先生上課一小時。書沒講半句。單單合罕。了一百另八聲（不多不少。數徧一串牟尼珠）。還有狡黠的生徒。竟把課堂大黑板當做滑稽畫的稿本。繪一個龍鍾教員。蝦鬚翹翹。駝背高高。脣邊口角分出兩條長長的界線。界線裏面重重疊疊。層層密密。寫了一百零八個合罕。無論甚麼人踏進課堂。見了這幅畫。都道活現一個方先生（可謂惡作劇）。到了明天。便園又來上課。見了這幅行樂圖。心頭怎不氣惱（既曰行樂。云何氣惱）。待要發揮幾句話。把生徒訓誡一場。巨耐才一開口。又是一陣的欬。合罕。合罕。直到下課時。才休講壇上的教員黑板上的畫。像真叫做無獨有偶。是一非二。照此一天一天的敷衍下去。校長心裏也不謂然。當下囑咐便園回家調理好了。再來上課。這裏的課程不妨請人庖代。便園一時想不出甚麼人只得央託這位雌雞嗓子的呂文甫暫時做個

施。代。文。甫。諾。諾。連。聲。願。盡。義。務。不。取。方。先。生。的。酬。金。毅。然。前。去。上。課。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甫。心。裏。另。抱。着。一。種。樂。觀。主。義。他。踏。上。講。壇。時。伸。着。鴨。頸。昂。着。鵝。頭。兩。條。眼。光。專。在。全。堂。學。生。的。面。部。上。打。轉。贏。得。學。生。吃。吃。地。笑。又。替。他。加。上。一。個。徽。號。喚。做。相。面。先。生。這。天。校。長。託。他。代。撰。頌。詞。他。自。然。十。二。分。起。勁。一。口。承。諾。自。回。家。裏。拚。着。幾。個。黃。昏。撰。就。一。篇。敲。金。戛。玉。的。文。章。也。好。賣。弄。自。己。的。才。調。誰。料。尙。沒。到。家。半。路。上。撞。見。方。便。園。的。兒。子。阿。虎。把。他。一。把。拖。住。說。老。子。病。勢。沈。重。有。話。囑。托。請。去。走。一。遭。正。是

財奴殉財 名士殉名 名韞利鎖 誤盡蒼生

## 第六十回 舞木棒呂詩婆發顛 擁繡衾劉貞婦裝病

呂。文。甫。撞。見。方。阿。虎。聽。說。他。老。子。病。勢。垂。危。有。話。囑。托。自。不。免。到。便。園。家。裏。去。走。一。遭。便。叫。阿。虎。陪。着。同。去。阿。虎。道。呂。叔。叔。你。自。去。我。可。不。能。奉。陪。我。有。緊。要。事。情。停。停。再。會。說。着。頭。也。不。回。揚。長。的。去。了。文。甫。素。知。阿。虎。有。賭。癖。這。般。慌。慌。張。張。定。去。趕。賭。無。疑。當。下。歎。了。一。口。氣。逕。向。便。園。家。裏。去。問。疾。可。憐。這。位。提。倡。風。雅。的。便。園。居。士。縱。然。胸。有。千。秋。無。奈。命。如。一。線。見。了。文。甫。請。他。在。床。前。一。張。椅。子。上。坐。定。老。先。生。氣。喘。吁。吁。一。時。尙。不。能。講。話。他。家。裏。又。沒。多。人。除。卻。兒。子。阿。虎。只。有。一。個。僱。用。的。老。媽。子。侍。奉。湯。藥。桌。子。上。面。的。東。西。藥。碗。茶。盞。燭。盤。醫。方。都。是。七。縱。八。橫。的。放。着。中。間。還。夾。着。紙。墨。筆。硯。和。那。濃。圈。密。點。的。隨。園。詩。話。殘。缺。不。全。的。小。倉。山。房。詩。稿。高。鄰。雅。集。的。課。卷。另。有。一。幅。詩。箋。壓。在。燭。盤。底。下。字。體。欹。斜。墨。痕。點。淡。大。約。是。便。園。居。士。病。中。近。作。文。甫。湊。頭。邊。去。看。時。卻。只。有。七。字。斷。句。叫。做「玉樓有約去吟詩」便皺着眉頭說道先生病到這般田地還在那裏嘔心血如之何其使得也

耶便園歎道。騷人到死詩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又喘了一會子。伸出一隻枯枝般的手腕。拉着文甫的手。道。文甫。老夫不久於人世矣。詩名滿東南。文章冠吳下。老夫雖死亦無悔焉。足下春秋鼎盛。前程遠大名山事業。一息千秋。足下其勉之。文甫見前輩勸他忙不迭的。諾諾答應。便園又帶喘帶說道。老夫瞑目以後。一切都無罪念。單有親手編定的便園詩集。尙沒付刊。心中不免耿耿。雖說這部著作自有精光寶氣。不會掩沒現在。不刊將來。終有人把他付刊。 (灑死還要吹牛) 然而夜長夢多人事變幻。小兒年紀還輕。忍不能珍重。先人手澤。所以把這事重託足下。老夫瞑目以後。一切喪事排場。概從簡省。提出餘款。刊刻詩集。所有校讐等事。請足下和墨亭担任。將來彙集行世。兩位的大名也好附刊在集子裏面。傳著千秋萬世。文甫道。先生但請寬心。這事都在區區身上。義不容辭者耳。便園點點頭兒。又顫聲兒。囑附道。這部集子現在放在床下竹箱裏面。用油紙包裹。老夫一朝瞑目。請足下檢取出來。代爲保存。說時又直著嗓子喚阿虎。不知要囑咐甚麼話。老媽子答道。虎官怎肯在家裏坐。只在外面趕賭。便園聽了不做聲。只是痰聲咯咯氣喘吁吁。文甫不便久坐。說了幾句寬慰的話。起身告別。一路回家。在路上時暗暗心頭快樂。便園一死。這平江女校的國文一席穩穩的。由我繼續一堂。紅粉女喚我作先生。如之何其不樂也。耶正在滿懷快樂的當兒。一脚跨入家裏。冷不防迎面闖出一個婆娘。一手抽住文甫的耳朵。一手指着他的面皮。 (又是何人) 喃喃吶吶的說道。大伯你好狠心腸啊。我玉儂柳絮才高。桃花命薄。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莽莽紅塵。竟不得一個風流才子如意。郎君溫溫存存。憐憐惜惜。唧唧噥噥。甜甜蜜蜜。鎮日鎮夜和我玉儂做一對兒。 (一口氣讀之。恰似叨叨令) 正是我本有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大伯大伯我

好恨啊說得一個恨字竟把文甫的耳朵很命的扯了一下（只爲結恨在心所以重提其耳）說時遲那時快文甫的娘子女兒都搶步前來救護扯住了婆娘的手腕竭力把他指頭分孽才保全了文甫的一隻耳朵……原來文甫的弟婦呂郭夫人自從那天詩社裏回來夢想顛倒專在宋吟香一人身上只爲吟香在人叢裏朗誦他的佳句只道吟香注意於他他既發生了誤會詩魔色魔乘隙而入贏得似痴似顛不知怎麼是好也曾扭着幾首歪詩寄向吟香那邊倚那綠衣郵差做個青鳥使者只恨枉自投桃不聞報李又曾挪動蓮步到吟香家裏去訪友只恨徒勞跋涉未謀一面他在少年時候曾經患過神經病現在所願不遂未免牽動宿疾又值文甫在女校裏代課每天課畢回家說校裏的生徒怎樣風流蘊藉怎樣綽約娉婷文甫娘子聽了覺得水米無交不甚注意偏偏這位呂郭夫人聽他大伯誇讚女生覺得句句刺心飽受了許多悶氣（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舊恨新愁糾結不解才醞釀了一場痴病鬧出今天的活劇後來呂郭夫人的病症日深月沈初時歌哭無端還不失女詩人模樣過了幾天竟自披頭散髮手舞足蹈起來一天文甫在校裏上課猛聽得一聲響亮這個痴婆娘竟亂舞着擣衣杵兒從課堂門外打將進來玻璃碎片觸處紛飛全堂生徒躲的躲逃的逃霎時間慌做一團文甫也想脫逃吃那痴婆娘當胸扭住劈劈拍拍飽受了幾下無情棒直打得雌雞嗓子叫苦不迭那時校長安子虛領着幾名男女校僕高舉着扁擔門前來擒捉痴婆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呂郭夫人捉住事後問悉情由便把文甫立時辭退課堂玻璃都由文甫認賠一個月薪水不多不少祇夠賠償玻璃之用好好的一雙飯碗竟打落在他弟婦手裏若問他和弟婦畢竟有甚麼密切關係見智見仁自在閱者編書的也不用畫蛇

添足文甫的事。借此告一結束。這位香絕艷絕的呂郭玉儂女士。從此在瘋人院裏尋章覓句。到死才休。（了卻呂郭女士）回轉筆尖兒。再說社長方便園先生。病纏床席。一息奄奄。不上幾天。便離塵世。臨終的當兒。嘴裏唧唧唔唔。兀自吟哦。甚麼驚人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做了一代的詩翁。畢竟生有自來。死有自往。和尋常人不同。玉樓有約。去吟詩。或者竟成事實。從此高鄰雅聚在天上。不在人間。吳中風雅。主持乏人。高鄰公所裏面。除却存儲幾鬢。陳年宿醋。再也不開開甚麼吟哦。盛會聚甚麼裙履名流。（結束高鄰公所）便園的兒子阿虎。墮入下流。不可救藥。使園病重的當兒。阿虎偷偷摸摸。早把老子的歷年積蓄。在賭場裏犧牲了不少。所以便園身後家况蕭條。休說沒錢。刊刻詩稿。便是一切喪事。開銷還不免。西湊東挪。草草了局。後來文甫見了阿虎。向他索取遺稿。以便代爲保存。阿虎翻箱倒篋。四處搜尋。再也覓不出片紙隻字。文甫道。尊翁病篤時。親口囑咐說。這一生心血。藏在牀鋪下。竹箱裏。裹着油紙。嚴密封固。阿虎笑道。（老翁許多吟哦聲。只博得兒子一個噁字）原來是這個撈什子東西。（老翁千秋盛業。只博得兒子一聲撈什子）那天賣糖的到來。我把這東西換糖吃。賣糖的打開看時。說裏面的東西不值錢。只好把他抹桌。面填。脚還是外面包裹的一張老油紙。值得幾個小錢。因此他便換給我一塊麥糖吃。（昔人謂不作詩亦藏拙之一法。吾謂豈惟藏拙亦足養生。苟自知無傳世之魄力。何苦搜腸刮肚。疲精神於無用之地。方先生一生心血。竟不值賣糖人之一顧。古今詩人之遭遇。類此者多矣。嗚呼。吟髭拈斷。郤爲誰來。）文甫聽罷。嗟嘆而去。從此以後。一塊麥糖。竟斷送了方先生的千秋盛業。（了卻方便園）劉邦平見兒子媳婦。遇救回家。萬元鈔票。不損分毫。况且這兩個仗義救人的少年。不曾留下姓名。不曾索



取謝意他心裏又是感激又是快活似這般光明磊落的人物才不愧是個好男子他和伍老夫子商議想在陽貨先生神位旁邊添設兩個義勇少年的長生祿位青巖竭力阻撓說這個不行不行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料想天下沒有這般的好人東翁何妨徐徐云爾耶邦平聽了果把此事作罷但是邦平在歡喜當兒又添了許多煩悶金兒遇變回家雖保全了性命但是終日裏如痴如呆除卻穿衣吃飯甚麼事都不懂得看鬼邪那問醫問卜甚麼事都幹到卻分毫沒有效驗若說翠娥遭變以後幾個月來只在娘家居住推說有病在床不能起身邦平夫婦幾次打轎來接翠娥那裏肯上轎只說病體全愈以後才能回到夫家其實翠娥那裏有甚麼病不過開元寺摸彩消息漸漸證實撐腸拄腹肚皮兒發起酵來這叫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吟詩論文下了個讀書種子懼的是當着公婆恰似懷着鬼胎沒法可以遮醜因此詐稱有病久在娘家居住和吟香有說有笑在一起兒打混但聽得劉公館裏遣人來問疾小寶娘子忙忙的送個特別照會吟香退到後房暫在馬桶腳邊躲過一時半刻(辜負了吟香二字)翠娥更加忙亂趕把荷葉水洗一個臉洗得面上黃沈沈帶着些病容再把頭髮揉得亂亂的條的跨上繡床把錦被掩蓋了下半截身子嘴裏一呻一吟把眉心緊緊的皺着然後小寶娘子帶着來人進房間病翠娥說話時沒精打保有氣無力一句話分作幾概說分明是個病美人模樣小寶娘子也在旁邊百計掩飾西貝的病原捏造得活靈活現又檢出幾紙藥帖兒授給來人聽他帶將回去呈與老爺太太過目來人見這情形回去報告邦平夫婦當然深信不疑其實這個藥帖兒也是贗鼎柳小寶本做醫生醫道雖不高明但是捏造幾紙假藥帖也不費甚麼吹灰之力並且這藥帖兒也曾在藥舖子裏贖過藥上面蓋着天

生堂的藥舖圖記。只不會把藥煎服。所以明明贖鼎。卻不露半些兒破綻。(裝病情形。着着周到)但有一層可慮之處。要是邦平娘子親來這裏住過一月半月。端怕終有破綻。落在他的眼裏。幸而邦平娘子的病症。尙沒全愈。懈於出門。所以翠娥的種種黑幕。一時卻不會破露。他見公館裏人來。只是這般裝腔做勢。掩人耳目。公館裏來人才。跨出門馬桶腳邊的吟香。便大模大樣的踱將出來。依舊是憐香惜玉。倚翠偎紅。那時的翠娥。條的跨下床來。洗去臉上荷葉水。重對圓冰。輕勻雪粉。又把青絲抹得光光的。嫣然一笑。和吟香。嚶嚶唧唧。快刀割不斷般的情話。依着翠娥的主意。只要掩飾三五月。撞腸。撞腹的東西。和自己脫離關係。那時回到劉公館。依舊是鐵錚錚的一個貞婦。人前人後說得嘴響。三貞不曾少一貞。九烈不會缺一烈。將來的貞烈牌坊。高高矗起。問那個牽拽得倒。然而有這一問。編書的便給他一個答覆。道翠娥。翠娥你的貞烈牌坊。不久便要拽倒了。(急轉直下)俗語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幾天的劉公館裏。竟是警報重重。禍事疊疊。直把這位頤指氣使。腦滿腸肥的劉富翁。困在垓心。有四面楚歌之苦。千頭萬緒。說來話長。編書的只好撮要言之。第一個警報。便是邦平創辦的織布廠。經理人虐待工人。鬧出極大的亂子。經理王子實對待工人。素抱嚴厲主義。去年冬間。爲着廠裏一部分女工。要求增加工價。子實向邦平那邊請示。邦平只教他放大膽子。拒絕要求。(見第一回)子實的膽子本來不小。又吃了幾粒放膽丸。益加暴戾。恣睢不堪。言狀女工們。要求不遂。忍氣吞聲。沒奈何。只索罷了子實。見風潮平伏。便自信使用的手段。委實適宜。曾在邦平面前唱一齣丑表功。巴巴地來討賞賜。可憐女工們不會增加得分文。工資。子實的薪水。卻按月增加了二十元。(苦樂不均。往往如此)然而比來的時代。銅元越賤。米

價越貴洋價越肥麵包越瘦子實對於工價上的要求可用着強權把廠裏的女工征服女工對於生活上的要求卻不能用着強權把肚裏的蛔蟲壓平先是肚裏嘖嘖咕咕蛔蟲大鬧了饑荒女工們處於彼動的地位不得不腑受蛔蟲的驅策向經理人要求增加工資（世之鬧工風潮未有不由蛔蟲爲之主動者也哀哉）要求不遂正待相約罷工做那最後的對付誰料子實得信很早用着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他們集議未定設法把爲首的一個女工騙入空房喚從人把他一頓痛打惡得很驅逐出廠高貼一紙革條永遠開除了他的名字又把他應給的工資一齊罰去這女工痛哭回家一時氣憤竟把火柴頭吞下斷送了一條苦命爲着這事惹動了全廠工人的公憤男男女女都來找經理人講話子實有兩種本領耳朵長脚步快見勢不妙早已溜之乎也衆工人撲了一個空無可洩憤卻把全廠的緊要機件一齊搗毀又闖入出品所把那織就的布疋撕的撕剪的剪沒有一疋可以保全這一場損失數在鉅萬事後雖經借重官廳的壓力嚴拿肇事工人按律重辦但是損失的資本單有邦平一人感受苦痛卻教誰來賠償第二個警報邦平續販出洋的白米二千六百石卻彼糧食救濟團裏的團員偵探確實悉數截留那時正值米價飛漲的當兒人家得了這個消息異常憤激都說劉剝皮爲富不仁幹這黑心營業各法團召集會議一致主張把那二千六百石白米悉數平糶救濟米荒還有祝子剛辦的日報對於這事力持公論把邦平罵得淋漓盡致替那平民吐氣邦平不喜閱報任憑罵得怎樣刻毒他都付之不聞不見惟有白米全數充公耗折了許多血本精神上怎不苦痛第三個警報城中機工鬧事把邦平開設的絲經帳房搗做雪片原來蘇州地方是綢緞出產之區靠着織機生活的人數近萬只因柴荒米貴生計艱難機

工們爲着生計上的要求向着帳房家要求增加工資許多帳房家也曾開過會議對於工人的要求待要酌量容納獨有邦平一個人力持反對態度說道機工要索刁風萬不可長越是增加工價越是增加他們的氣餒將來五日一聚衆十日一罷工我們的資本有限他們的貪欲無窮自古道千朝怪不如一朝怪任憑他們怎樣要索我們只打定主意對於工價永不增加分文……這一席話資本家聽了個個贊成單苦了那些神聖勞工生計上大大的受了一次打擊後來探悉情形這番資本家拒絕要求都是劉剝皮一人作梗於是一股毒氣盡化在邦平身上立時糾合了許多神聖闖入劉姓開設的絲經帳房發展那窮神極聖的手段兵兵兵劈劈拍拍立時搗得一團糟事後雖曾報告官廳狗獲幾名首要按律定罪但是邦平所受的損失卻向何處索賠這三個警報都在十天以內發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二連三的挫折（此之謂一波三折）彷彿把邦平的一顆心掉在油鍋子裏百般的煎熬鎮日價垂頭喪氣長吁短歎百般的不快活客也懶得見門也懶得出每日早晨枯坐在一間靜室裏面不用僕人侍奉任憑甚麼客來都不許通報（伏線）枯坐的當兒待要打破這座愁城然而銅牆鐵壁那裏可以破得卻聽得一片唱歌的聲音隱隱送到耳邊子細聽時卻是園丁小臘梨担糞澆園在那邊唱歌作樂猛想到自己擁財鉅萬一生的福分還不如這個小臘梨他雖挑着糞擔子卻是無憂無慮無罣無累一曲俚歌百般快樂我枉做了財主財多愁也多枉掙着許多苦痛卻爲誰來又想到膝下的金兒變做了痴呆人物萬貫家私託誰看管從前玉兒勸我的話我聽了很着惱現在細細辨別這孩子的話倒有些橄欖滋味（可以醒矣）話分兩處書卻平行邦平因坐愁城的當兒他娘子亦遽淪於苦海娘子從開元寺燒香回家

一病淹纏直到那時才能夠勉強起牀只是四肢無力心境又異常昏悶瞧見了金兒痴呆模樣當然不快活又因翠娥久返母家益加冷清清沒人向他說笑丈夫又因財產上受了損失同自己一般懊惱家庭裏面塞滿了愁雲慘霧從朝至晚這個眉心兒簡直不曾開鎖一天早起春桃丫頭正替娘子挽髻青絲裏面忽發見了幾莖白髮春桃道太太這場病委實不輕好好的青絲卻白了數莖娘子聽了悶悶不答春桃又道太太貴人病中調養得好除卻幾莖白髮其餘丰采精神和沒病人一般我春桃也害着一場病幾個月不得起牀現在病雖好了卻瘦得不成模樣只落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娘子歎道我們家裏不知交了甚麼惡運幾個人只是輪流害病我能勉強起床了少奶奶又不知病得如何模樣春桃格勸一笑道少奶奶麼端怕不是害着病便算害着病端怕不滿十個月不得病退身安娘子聽得言中有因便向春桃盤問底細春桃暗暗歡喜道我的報復時機到了正是

胸有芥蒂 禍有胚胎 怨毒於人 亦甚矣哉

第六十一回 流長飛短頓破機關 弄假成真枉鑽圈套

一間化裝室裏應有儘有色色咸備在這裏裝扮一下子臉也變得黃了髮也揉得亂了衣服也換得黯淡了這個所在簡直可喚做病容化裝室一霎眼濃妝豔抹猛抬頭髮亂鬢鬆病也病得容易好也好得迅速翠娥仗着這改頭換面的本領遮遮掩掩果然不會露出甚麼破綻但是真個不會露出破綻一輩子三貞九烈誰敢道個不字無奈那天在圓佛床上摸彩早被阿巧娘瞧破機關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既已落在他人眼裏阿巧娘

又。不。是。個。隱。惡。揚。善。的。君。子。他。見。了。乾。娘。王。嬈。嬈。唇。薄。靨。靨。便。把。這。事。當。做。笑。話。講。王。嬈。嬈。聽。在。肚。裏。知。道。這。事。關。係。少。奶。奶。一。生。名。節。不。便。逢。人。亂。講。打。定。主。意。替。翠。娥。代。守。祕。密。無。奈。他。貪。飲。了。幾。杯。黃。湯。黃。湯。是。說。話。的。鑰。匙。黃。湯。到。肚。開。動。了。說。話。機。器。甚。麼。話。都。留。不。住。因。此。這。個。消。息。落。在。春。桃。耳。朵。裏。今。日。裏。乘。機。報。復。發。洩。那。取。消。酬。勞。的。宿。恨。但。是。翠。娥。住。在。娘。家。初。不。料。自。己。的。黑。幕。輕。輕。被。人。家。揭。破。他。每。天。和。吟。香。在。一。起。兒。坐。肩。兒。廝。並。臉。兒。廝。假。種。種。肉。麻。的。模。樣。也。不。值。替。他。們。描。寫。小。寶。雖。不。大。住。在。家。裏。但。是。一。紙。藥。方。按。日。替。女。兒。預。備。妝。臺。上。面。還。攔。着。藥。瓶。藥。罐。和。那。仙。廟。裏。的。仙。方。籤。訣。小。寶。娘。子。對。於。這。事。宛。比。穿。了。濕。布。衫。須。待。女。兒。免。身。以。後。這。件。濕。布。衫。才。能。脫。卸。女。兒。懷。的。是。人。胎。做。娘。懷。的。是。鬼。胎。因。此。長。日。不。敢。出。門。生。怕。劉。公。館。裏。人。來。戳。破。豬。尿。胞。一。時。沒。法。收。拾。家。裏。雇。用。的。媽。子。也。受。了。金。錢。籠。絡。嘴。巴。上。貼。着。封。皮。替。他。們。嚴。守。祕。密。望。見。劉。公。館。裏。人。來。便。提。起。着。驢。子。喊。道。太。太。劉。公。館。裏。打。發。人。來。了。小。寶。娘。子。在。裏。面。接。應。道。劉。公。館。裏。人。來。了。快。請。裏。面。坐。其。實。在。這。當。兒。來。人。尙。不。曾。跨。進。大。門。先。經。他。們。大。呼。小。喚。連。遞。着。兩。個。照。會。（須。至。照。會。者）房。裏。一。對。男。女。躲。藏。的。躲。藏。裝。病。的。裝。病。不。多。一。會。諸。事。多。已。妥。貼。來。人。進。了。大。門。小。寶。娘。子。用。着。敷衍。手。段。把。閑。話。來。兜。搭。老。爺。可。納。福。太。太。可。如。意。小。少。爺。可。復。原。有。的。沒。的。問。短。問。長。專。待。翠。娥。房。裏。有。了。呻。吟。的。聲。響。彷彿。遞。着。個。照。覆。說。諸。事。完。備。不。露。破。綻。來。人。請。進。毫。無。妨。礙。（須。至。照。覆。者）那。時。小。寶。娘。子。才。引。着。來。人。跨。進。女。兒。房。裏。掩。耳。盜。鈴。一。天。一。天。的。敷衍。過。去。這。天。也。是。合。該。破。露。傭。婦。上。街。買。東。西。尙。沒。回。家。小。寶。娘。子。覺。得。防。務。空。虛。生。怕。闖。進。甚。麼。人。來。便。在。第。一。道。防。禦。線。內。履。行。那。瞭。望。的。職。務。第。一。道。防。禦。線。便。在。大。門。以。外。他。立。在。階。石。上。伸。長。着。脖子。

只向東首瞭望。劉公館裏的來人定從東首進巷。他因此專顧着。一方面睜開眼睛。怎敢輕輕的一霎。生怕眼睛一霎。老婆雞變做了鴨。可惜他沒有腦後眼。偏偏西首巷口飛也似的抬進兩乘轎兒。在他門口下轎。比及他扭轉頭。顧竟嚇得目定口呆。心房裏開了跳舞會（奇喻）原來這兩乘轎兒。第一乘坐的是邦平娘子。第二乘坐的是春桃。他們出門時。用着極祕密的手段。不說到柳家。只說到元妙觀進香。比及抬到半途。才傳下緊急命令。把轎兒折回。逕到柳家去探病。似這般聲東擊西。竟使防禦線裏的小寶娘子。瞭望了一個空。他雖萬分着急。兀自提高着嗓子喊道。劉……劉字方才出口。卻見邦平娘子連連向他搖手。叫且慢聲張。他沒奈何。只得閉了嘴。第一個照會便變做沒法投遞。春桃抿着嘴。笑道。舅太太倒也奇怪。誰不曉得我家太太姓劉沒的女兒。回娘家先在門前通姓道名。起來小寶娘子強笑道。不是這般說。姑太太是貴人。今朝來踏賤地。理當吩咐下人把客堂打掃清潔。桌椅拭抹乾淨。免得髒了姑太太的衣服。說時。又向邦平娘子道。妹妹對不起。請你暫立一下。子裏面烏糟糟。不成了模樣。（此句卻是實話）待我整理完畢。再請你到裏面奉茶。對不起。對不起。嘴裏對不起。腳裏却是跑得快。突被邦平娘子一把扯住。道。嫂嫂且慢。請你暫立一下。子（立人者人恆立之）我無事不登三寶殿。只爲外面人多口雜。都把我媳婦的名節破壞。我不信有這事。耳聞是虛。眼見是實。熬着病體。特地來調查。虛虛實實。實過一會。就明白。嫂嫂不用着忙。對不起。說時。向春桃丟個眼色。春桃會意。便拖着小寶娘子。徑向外跑。道。舅太太來來。來和你。在門前頑耍。一下子小寶娘子紅漲着面皮。身不由主。只得跟着春桃走。肚裏亂念佛菩薩。但願方才高喊的劉字。飛入女兒耳朵裏。早些兒有了戒備。他在着急的當兒。邦平娘子忙不迭的便向裏面。

跑到翠娥房門左右卻放輕了脚步。暫時駐足竊聽裏面的動靜。只聽得翠娥吃吃的笑道：「媽媽倒也好笑。氣喘喘地跑將來，卻在房門外聽壁脚。我們幹的事，不瞞天下，不瞞地，除卻劉剝皮夫婦，還怕誰來？」香郎道：「這話是不是？」又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道：「我愛你，別把身子倒在我懷裏，免得閃動了胎氣。」斷送了斯文種子。這幾句話，直鑽入邦平娘子耳朵裏，轟轟的一股怒氣，推山排海般的湧上胸來，兩手兩腳掌不住的一陣亂抖，虧得靠在板壁上，有了倚傍，要不是他病後足軟，怎禁得這般激刺，保不定氣憤交攻，一交栽倒在地……那時房裏的香郎，叫將起來道：「媽媽，你怎麼？唉，得回不轉氣來，吱吱格格，連那板壁兒都顫動，你要唉請到裏面來，別在這裏做隔壁戲，嘴裏一迭聲的媽媽長媽媽短，不覺跨步出房，看個明白，不看時，萬事全休。打一看時，只嚇得三魂剩一七魄，少雙立時抱頭捧面，一溜烟向後門逃去。翠娥也叫將起來道：「香郎，香郎，跑向那裏去？」揭起門帘，也想在房門外看個明白，門帘動處，先露肚皮，慢露面龐（絕倒）。眼梢一瞟，瞟見了婆婆，暗暗喊聲不好。一時沒做理會處，趕把面龐向帘後一縮，可是面龐越向後縮，肚皮卻越向前凸（絕倒）。邦平娘子瞧在眼裏，直氣個半死，顛巍巍的罵道：「你你幹得好事，你這沒廉恥的賤人，你把甚麼面目來見我？」翠娥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料想今天的事故，躲避是沒效的，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如硬着頭皮行使一個苦肉計，但求暫時沒事，慢慢再作計較。主意打定，便哭喪着臉兒，從房裏跨將出來，一把攙住婆婆的手，道：「婆婆息怒，媳婦委實辜負了你，要打由你，婆婆打要罵，由你，婆婆罵媳婦，還敢說甚麼？只是婆婆病體沒全，好久立在這裏，怕閃了腰，請你到房間裏坐定，媳婦頂着竹片跪在你老人家膝下，求你着力的鞭打嘴裏說時，不知那裏召來的急淚，點點滴滴打在他



婆婆手背上面直把那平娘子的怒火打滅了。一半待要把媳婦痛罵卻啞啞不能出口。翠娥把婆婆攙扶入房請他在靠窗的椅子上坐定插燭也似的跪在婆婆膝邊卻把吟香遺在房裏的一根司的克一字般的頂在頭上做一齣改頭換面的三娘教子那時小寶娘子知道事已破露卻在門前輕輕的向丫頭央告道春桃姐窮遮不得醜遮不得今天的事瞞不過你春桃姐沒奈何求你成全則個春桃也知這齣戲早已開幕落得做個人情和他同到裏面瞧瞧熱鬧瞧那三貞九烈的少奶奶怎樣的冰清玉潔當下便向小寶娘子說道舅太太你莫見怪這叫做主命難違今天的事不知那個耳報神在太太面前搬唇弄舌鬧出這般的亂子實則實虛則虛料想少奶奶斷不幹這沒廉恥的勾當舅太太家教又好門第又高雄蒼蠅都不放進一個有甚麼風吹草動落在人家的眼裏你只放膽進去我怕我家太太冒冒失失錯怪了人顛倒要向你陪罪服禮小寶娘子吃了這幾個鹽塊只好忍氣吞聲咽在肚裏（伶牙俐舌安在哉）急煎煎跑到女兒房門口探頭看時一個坐着一個跪着還有一個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暗暗喚一聲『女孩兒闖下了滔天大禍』他便效法老薛保硬着頭皮也在那平娘子的膝前跪倒惹得春桃在旁掩着嘴只是啞笑那平娘子把司的克擦在一邊長長的抽了一口氣翠娥卻嗚嗚咽咽伏在婆婆膝蓋上啜泣滾滾淚珠從裙幅上直滴下來又把他婆婆的心浸得稀軟一腔怒火化做了兩道清泉從眼眶裏涓涓流出且哭且說道翠兒件件般般都可替你包荒獨有這件事包荒不得你肚皮這麼大倘被你公公瞧見教我把面皮攔在那裏（大了媳婦的肚皮丟了婆婆的面皮可發一笑）我在你公公面前把你說得怎麼真怎麼潔誰料人要掙氣氣不掙人這事鬧破了教我一輩子見不得人翠娥哭道這事除卻

婆婆誰肯成全我婆婆不替我包荒我只死在婆婆面前免得婆婆爲了我丟臉小寶娘子跪求道妹妹千朵桃花一樹生（桃字應改柳字）頭頂着一個字彼此都是柳姓的人你不替翠兒包荒誰替翠兒包荒這妮子說死便死性子是很烈的那平娘子冷笑道好一個烈性的女孩兒小寶娘子伸着手把自己打了一下巴掌便道姑太太我是跑急的黃狼放不出好屁免得你貴人動手我便自己打自己的狗嘴但是臍膊總向裏面彎姑太太你不把翠兒成全過去這妮子便沒有命活說時搗蒜似的連磕着幾個響頭翠娥也是苦苦哀求只說饒過他一遭以後若再如此聽憑婆婆處死而無怨那平娘子本是袒護娘家的巴不得把這事遮掩過去免出娘家的醜當下把娘女倆攙了起來商議遮醜的計較那平娘子提出三條辦法一要翠娥和吟香脫離關係一兩段別無牽掛二要速服打胎藥把肚裏的孽種連根拔去三要翠娥常住夫家永遠不得在娘家過宿前後兩條娘女倆都沒口子的答應惟有第二條答應不得小寶娘子道姑太太你送佛便送到了西天左不過挨着兩個月這孽種便要下地到了那時人不知鬼不覺悄悄的把孽種抱入育嬰堂裏天大的烏雲吹散得乾乾淨淨從此以後翠兒洗過心腸滌過肺依舊規矩清清潔潔在府上守一輩子的寡大事化做小事小事化做沒事這便叫做送佛送到西天若說七八個月的身孕要仗着藥力墮胎胎兒活不得產母也不得活白白的送了兩命依舊遮不得醜好姑太太你是佛心佛肚腸譬如南海燒香便成全了這兩條性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救人兩命勝造十四級浮屠好姑太太這便叫做無量功德啊那平娘子沒奈何只得應了他們的請求忽忽幾天相安無事果真相安無事我這一部書便不得結束無如劉公館裏正逢着多事之秋那平既被這三個警

報。圍。入。楚。歌。四。面。之。中。誰。料。沒。趣。的。消。息。雪。片。般。的。飛。來。一。會。兒。傳。說。許。多。勞。勳。社。會。因。受。着。米。貴。的。苦。痛。紛。紛。擾。擾。要。闖。入。劉。公。館。裏。把。邦。平。活。活。咬。死。一。會。兒。傳。說。城。裏。的。機。戶。因。首。要。人。捉。將。官。裏。去。便。疑。邦。平。在。暗。中。作。祟。借。着。官。勢。壓。人。紛。紛。擾。擾。要。來。向。邦。平。問。罪。可。憐。邦。平。做。了。個。驚。弓。之。鳥。怎。敢。輕。易。出。頭。只。得。就。近。通。報。警。察。局。派。出。幾。名。長。警。晝。夜。梭。巡。替。劉。公。館。看。守。前。門。後。戶。實。則。這。些。皆。是。無。根。之。談。過。了。幾。天。卻。絲。毫。沒。有。影。響。邦。平。方。才。稍。稍。定。神。料。想。外。患。一。層。當。然。可。以。無。慮。編。書。的。卻。道。邦。平。邦。平。你。的。外。患。暫。平。你。的。內。患。轉。眼。卻。便。要。發。作。……書。中。單。說。兩。番。設。計。的。伍。青。巖。功。敗。垂。成。一。挫。再。挫。只。落。得。唉。聲。歎。氣。好。幾。夜。不。會。合。眼。他。在。百。無。聊。賴。之。中。卻。聽。得。春。桃。業。已。病。痊。野。心。勃勃。又。復。隨。時。發。作。他。和。春。桃。相。會。時。情。話。喁。喁。早。定。下。了。終。身。的。盟。約。他。說。吾。在。這。裏。坐。板。凳。你。在。這。裏。做。丫。環。彼。此。都。沒。個。出。息。要。作。長。久。的。計。較。莫。如。乘。那。剝。皮。夫。婦。倒。運。的。當。兒。和。你。覷。個。機。會。掏。摸。些。財。源。一。溜。烟。向。着。上。海。便。跑。誰。先。得。手。誰。先。逃。走。到。了。上。海。自。有。方。法。和。你。相。會。一。輩。子。做。長。久。夫。妻。好。在。這。幾。個。月。裏。晦。氣。星。跟。着。劉。剝。皮。走。他。正。心。緒。如。麻。終。日。裏。不。和。人。見。面。我。們。便。把。這。事。幹。將。出。來。他。正。亂。七。八。糟。不。見。得。十。分。嚴。究。春。桃。本。也。懷。着。這。條。心。把。這。話。聽。在。耳。朵。裏。便。不。住。的。把。頭。亂。點。……過。了。幾。天。邦。平。恰。才。起。身。劉。福。從。外。送。進。一。封。信。札。邦。平。怒。道。該。死。的。奴。才。我。怎。樣。吩。咐。你。我。因。心。裏。煩。悶。這。幾。天。內。不。會。客。不。看。信。遇。有。客。來。只。說。我。不。在。家。遇。有。信。來。只。送。給。伍。師。爺。那。邊。代。拆。代。行。你。怎。麼。不。省。得。却。來。找。我。劉。福。垂。着。手。裏。道。本。該。送。到。伍。師。爺。那。邊。他。從。昨。天。出。門。直。到。這。時。沒。回。來。却。從。那。裏。去。找。他。况。且。這。封。信。上。寫。着。伍。臧。兩。個。字。論。不。定。就。是。伍。師。爺。的。信。札。邦。平。聽。說。很。是。奇。怪。取。信。看。時。果。是。伍。老。夫。子。的。手。筆。拆。開。着。時。直。氣。得。

發昏章第十一。原來青巖私取邦平的圖章假借名義向莊家騙取現洋三千元挾款潛逃却寫了一封留別信和東翁話別道令郎抱恙以來久未入書房而讀經文晚生在府上教書有其名而無其實正所謂素餐者耳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乃所願則學君子也今向東翁暫借三千元日後當照數奉還晚生非久假而不歸者耳今生而不能奉還者來生可以奉還也來生而不能奉還者他生可以奉還也晚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東翁東翁求其放心而已矣」青巖自誇熟讀四書故能左右逢源取之不竭）邦平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悶在胸頭再沒有甚麼話說暗思似青巖這般人也會昧着良心幹這勾當那廝前後左右再也沒有倚靠得住的人……他一個兒自在靜室裏翻來覆去胸窩裏思潮起伏說也奇怪邦平在趾高氣傲的當兒任憑千思萬想總想不到兒子玉如的身上現在氣急敗壞慮亂心煩要是不動念頭一動念頭便把玉如吸入心坎裏待要把他驅遣那裏驅遣得出（可以醒矣）邦平娘子自從撞破了翠娥的祕密啞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生怕春桃嘴快把醜事傳播出去落在人家耳朵裏還不打緊落在丈夫耳朵裏可不把自己的面皮削盡因此花了許多塞嘴錢把春桃的嘴巴塞住不許在人前亂講誰料乾荷葉包裹尖角菱越是包裹得緊越是破綻百出驀地裏柳姓的左右鄰居前來報告說昨夜小賓家裏不知爲着甚麼事忙忙碌碌連夜搬家今朝去探望時兩扇大門卻是虛掩着推將進去那裏有甚麼人影只留着些粗笨傢伙和那不值錢的東西原來小賓住的正是劉姓的房屋這幾家鄰居也是劉姓的租戶承他們關切特地前來報告邦平獨坐在靜室裏諸事都不管轉是他娘子先得了消息說不出的酸鹹苦辣一齊兜上胸來趕快派人去探動靜卻和報告人沒兩樣并且四處探聽探不出

柳家搬向那裏去。娘子罵一聲沒良心的賤人。你這一走卻苦了我也。那時裏面的僕婦丫環都是七張八嘴。當做笑話亂講。主人翁劉邦平尚在靜室裏打坐。他不出靜室。任憑甚麼事。誰敢回他稟報。小主人劉金兒和泥塑木雕一般。任憑鬧出甚麼把戲。他只睜着兩隻小烏珠骨溜溜的呆看。甚麼喜怒哀樂。他一概都不管。娘子因翠娥自從回娘家後。這裏的臥室幾個月不曾開鎖。便卸開鎖。推將進去查看。他的金珠首飾。凡是貴重的。都捲得空空如也。還有那平交付媳婦的錢莊存摺。銀行支票簿。一古腦兒都插着翅膀飛去。可見翠娥捲逃的計畫蓄心已久。小賓夫婦都和女兒通同一氣。只瞞着劉姓之人。娘子咬牙切齒。又罵了一聲沒良心的哥哥。嫂嫂氣憤憤回到房裏。才想到引賊進門。都是自己的不是。少頃和丈夫相見。我的面皮放在那裏。念頭一橫。只喊一聲罷了。便打量要覓個短見。那時春桃在旁假意相勸。說少奶奶不見得這般沒良心。待過幾天。自會回來。太太不用着急。娘子含着眼淚。道管他回來不回來。我總一輩子不願見他。又哭喪着聲調道。春桃我有話叮囑你。少刻老爺出了靜室。得了翠娥逃走的消息。自然要覓我說話。那時我若等不及和老爺會面。你可傳我的話教老爺別悲傷。別把我放在心上。春桃道。太太說甚麼話。咧。難道少奶奶跑了。太太也跟着他跑不成。娘子握着眼淚。道。蠢丫頭。丫頭不蠢。蠢的是你。你省得甚麼家裏鬧出這般事。我怎有顏面活在世上。春桃道。太太真個要覓死麼。好死不如惡活。勸你放下這條心罷。娘子道。說死便死。誰說不真。春桃道。我只跟着太太走。你便覓死也覓不成。娘子道。好了。頭別放刁。你且到外面探聽探聽。老爺可會出了靜室。春桃道。我懂得太太的意思。明明把我遣開了。你好尋死覓活。又道我走便走。我只不離開這間屋。專在窗兒外打探說時。便出了房門。繞到前面。

庭心中影影綽綽在那玻璃窗外窺望娘子見這情形立時放心託膽（四字奇）暗想這便是我竟死的好機會也……原來婦人覓死也是一種對付丈夫的手段明知弄壞了事難免丈夫責備惟有先演那覓死的活劇把丈夫嚇倒了自然不敢再加責備然而覓死的當兒須得隨機應變不落呆相才不會弄假成真要不是呢只怕活劇演不成倒演了一齣死劇那平娘子這番覓死處處參以活法先在春桃面前吐露口風又故意把他遣開明知春桃不肯遠離只在窗兒外張望他裝做沒有瞧見一般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使勁的說道死了罷……若問娘子怎樣死法這其間也參以活法（死法活法相映成趣）吞烟吞金動刀動剪端怕弄假成真不是穩妥的辦法最穩妥的莫如懸樑高掛只要脚踏着椅子便鑽在圈套裏打着甚麼緊抬頭看時中央正掛着一盞白磁荷花罩的保險燈娘子搬隻椅兒把身軀墊高了將保險燈取下放在一邊又取條淺青色的縐紗汗巾縮一個活絡的圈套再把一端繫在燈鈎子裏正待踏上椅子把頭兒鑽將進去只聽得春桃在窗外低喚道太太這個使不得娘子裝做沒有聽得一般又使勁的說道死了罷立時踏上椅子把頭鑽進圈套脚下既沒脫空圈套又沒打緊只不過做一套頑意兒專待春桃進房大呼小叫把他解放下來好教丈夫知道存一個戒心那時的春桃躡手躡腳閃進房間一聲冷笑卻把娘子墊腳的椅子用力抽去（突兀可怕）脚底一脫空活結竟變做了死結方才說打甚麼緊現在卻越打越緊起來很心的春桃他正待覷個機會掏摸些財物好和老青在上海相會所以瞧見主婦上吊便忍心下這毒手他抽去了椅子趕快到妝臺左右東一瞧西一瞧待要擄掇些貴重東西以便乘隙脫逃說時遲那時快聽得一陣脚聲從背後掩將過來急忙轉身看時不看時萬事全

休打一看時。只喊一聲不好。這鬼魂兒又在那裏出現。也待要奪門逃走。卻被那人使個鶴鷹捕雞勢。劈胸脯一把扭住。春桃經這一嚇。論理便該栽倒在地。卻又不然。原來那人扭着胸脯。很有些暖氣。明明是人手。不是鬼手。趕忙跪倒在地。只說大老爺開恩。饒命那人。喝道。賤婢你跪着不許動。當下移條椅子。把娘子墊住了脚。又把扣喉的汗巾。漸漸鬆放。雙手捧抱。把娘子抱到榻上。放下。忙不迭的替他揉胸接氣。春桃幾次想要脫逃。吃那人怒目相視。嚇得不敢站起。那時娘子两眼漸漸活動。業已回轉氣來。房門外挨挨擠擠有許多僕婦丫環在那邊。舒頭探腦都說。我們放膽進去。明明是人是鬼。躲避他做甚。那時一片聲的高喚。大老爺原來你不會在大海裏喪命。衆人又見春桃直蹶蹶的跪在地板上。忙道。春桃你不痴不顛。跪在這裏做甚。那人便道。方才入內調母。尙沒進房。恰從玻璃窗外遠遠瞧見。繼母懸樑自盡。又見春桃從旁抽去椅子。東瞧西望的偷摸東西。因此心頭大怒。掩入房裏。捉住了賤婢。搭救了繼母。娘子在牀上聲喚。遣玉兒好孩子。你原來不會死。難得你不記前仇。卻來這裏救我……話沒說完。僕婦們道。一聲老爺進來了。那時那平氣喘吁吁的。喚將進來。道我那玉兒在那裏。玉兒趨步上前。見了老子。一時不及說話。卻抱頭一場大哭。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本書的主筆人物。姓劉名琪。表字玉如。小名喚做玉兒。正是。

寒極而燠 鬱極而伸 山窮水盡 乃見斯人

第六十二回 乍合乍離前因後果 不緇不磷衆醉獨醒

跳海無蹤的劉玉如。霎時間天外飛來。劉公館裏上下人等。初時認做活鬼出現。只落得屁滾尿流。拚命躲。

來曉得游子生還。卻又是舒頭探腦，爭看熱鬧。在他們的眼光裏，看來誰不當做天大的怪事實。則看書的，裏早料定玉如不是真死。這番無恙歸來，是人人意想中事。何怪之有。至於編書的編撰這部衆醉獨醒，玉如死活問題，仗我三寸柔毫，可以一言解決。要是玉如真個死了，那麼沈沈醉夢的劉公館葬送在糟邱之下一醉到底，永沒有醒的分兒，怎便喚做衆醉獨醒。但是編書的既把玉如當做主要人物，怎麼直到第六十一回的末段，才入玉如正傳。可見以前所說的，都不是本書主要文字。喧賓奪主，試問編書的何以自解。（應有之疑問）列位，這不是編書的違反常例，有意走那喧賓奪主的蹊徑，只爲本書的定名，既然叫做衆醉獨醒，可見醉的分兒多，醒的分兒少。況且本書的體裁，又是一部社會小說，社會的現象也是醉的分兒多，醒的分兒少。若說醒的主，可見醉的是賓。衆醉獨醒，便成了衆賓獨主。編書的本意，很想替那清醒人物竭力寫照，無奈爲那小說名義所包圍，社會現象所束縛，卻不免把書中主要人物拋撇一邊，冷落了許多時候。話雖這般說，但這玉兒兩個字，本書開端第一回早已包含在內，呼之欲出。嗣後還把他時時提起，算做全書的線索。雖不會用着特筆替他做一篇小傳，然而衆人口中的劉玉如、東鱗西爪，湊合起來，也許抵得一篇小傳。何況玉如登場不從這回開始，前數十回，早有個不說真名的劉玉如，曾和列位相見，草蛇灰線，自有蹤跡可尋。現在且慢理論，單說玉如生長富家，卻深不以坐擁多金爲然。他說甘做一輩子的守財奴，果然不可爲訓。要是揮金如土，把祖宗積累的金錢一一擲諸虛牝，這便叫做敗家精。（恰與守財奴作對）守財奴和敗家精，趨徑不同，同一不可爲訓。總而言之，遺產制度委實萬惡的。制度守財奴和敗家精，都從遺產制度底下產生而出。所以狗頭後裔絕少，聞人陶朱鬼。



郎。竟。成。敗。類。金。銀。氣。中。斷。喪。了。許。多。傑。士。人。都。說。生。長。富。家。爲。幸。運。惟。有。玉。如。自。稱。爲。不。幸。之。兒。他。既。這。般。着。想。卻。和。他。老。子。的。思。想。起。了。絕。大。的。衝。突。更。兼。繼。母。從。中。媒。孽。父。子。之。間。貌。合。神。離。所。以。玉。如。在。家。庭。裏。面。一。言。一。動。總。不。免。受。他。老。子。的。呵。斥。虧。得。在。校。時。多。在。家。時。少。這。幾。年。來。尚。沒。起。甚。麼。意。外。風。波。然。而。邦。平。對。於。兒。子。的。感。情。雖。甚。涼。薄。玉。如。對。於。老。子。的。感。情。依。然。深。摯。累。次。進。規。忠。這。道。耳。聽。地。裏。惡。耗。傳。來。他。老。子。竟。強。加。壓。力。替。他。訂。定。柳。姓。的。婚。姻。直。把。熱。心。滿。腔。的。勇。少。年。氣。得。冷。了。半。截。原。來。玉。如。對。於。翠。娥。素。來。鄙。薄。其。人。會。面。時。態。度。冷。靜。不。肯。假。以。顏。色。轉。是。翠。娥。湊。將。過。來。眼。梢。兒。左。一。瞟。右。一。瞟。嘴。裏。玉。哥。哥。長。玉。哥。哥。短。玉。如。走。到。那。裏。他。便。跟。到。那。裏。王。如。坐。在。這。邊。他。便。坐。在。那。邊。翠。娥。心。裏。越。是。烘。烘。的。熱。玉。如。心。裏。越。是。冰。冰。的。冷。這。還。是。三。四。年。前。的。事。後。來。聽。得。翠。娥。住。在。上。海。聲。名。很。是。惡。劣。益。加。遠。而。避。之。不。敢。輕。易。和。他。會。面。生。平。深。惡。痛。絕。的。人。一。旦。誤。占。風。卜。強。訂。鴛。盟。試。想。玉。如。心。裏。怎。不。懊。喪。欲。絕。萬。念。都。灰。雖。會。寫。信。給。他。老。子。拒。絕。這。段。親。事。叵。耐。邦。平。來。信。十。分。嚴。厲。無。論。兒。子。依。不。依。這。段。親。事。竟。是。鐵。案。難。移。并。說。你。若。藐。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要。出。爾。的。族。控。爾。的。性。逆。斷。絕。父。子。關。係。一。輩。子。和。你。不。見。面。玉。如。見。來。信。詞。意。決。絕。便。知。道。解。除。婚。約。非。筆。墨。所。能。爲。力。除。卻。一。死。再。沒。別。法。然。而。青。年。自。殺。儒。夫。所。爲。玉。如。抱。負。很。大。怎。肯。懷。這。短。志。輾。轉。思。維。除。卻。託。詞。蹈。海。假。傳。死。耗。再。也。不。能。解。脫。這。個。束。縛。他。的。同。學。知。已。惟。華。國。是。個。性。命。道。義。之。交。曾。把。自。己。的。苦。衷。告。訴。華。國。託。他。打。個。急。電。報。告。家。中。只。說。玉。如。蹈。海。身。亡。以。便。打。消。柳。氏。的。婚。約。華。國。也。深。知。玉。如。的。家。庭。狀。况。以。爲。不。是。這。麼。辦。法。斷。不。能。斬。絕。葛。藤。脫。離。羈。絆。當。下。毅。然。承。諾。引。爲。已。任。但。有。一。個。疑。問。玉。如。託。死。以。後。對。於。家。庭。是。否。盡。盡。義。絕。華。國。

也會把這問題向玉如討個答覆。玉如慘然道：「這個不成問題。父子天性，怎有恩盡義絕的道理？我的託死計畫，一來可以取消柳氏的婚約，二來也想啓發老父的醒悟。老父擁有資財，怨聲載道，一般貧民尤其恨之切齒，危險萬分，不堪言狀。我雖屢上諫書，寫得筆乾墨燥，無如我的諫書越切，老父的怒態越高，筆墨效力至是都窮沒奈何。才想出這個計較，僞託尸諫，進一番最後的忠告。天可憐見，打動了老父心坎，對於勞勸社會稍稍存以體恤。釜底抽薪，消弭巨禍，到了那時，父親也悔悟了，親事也斷絕了。那麼，我便泥首父前，負荆請罪，聽憑老父怎樣處治，決無怨言。華國聽了，頻頻嗟歎，後來依計行事，前書都已表明不在話下。玉如這時早已變換姓名，潛到蘇州，他的假名喚做何葆真，生怕被人識破，不敢進城，專在離城左近探聽家裏的動靜，并且不敢向那熱鬧處行走。專在半村半郭的所在往來，躑躅着城裏的來人，偶然攀談，漸漸提及劉公館三字，大家聽了，那有好好的口，碑罵一聲劉剝皮的刻薄鬼，絕子絕孫，一定沒有好報，難怪他的兒子要跳海身亡。分明天有眼睛，大大的給他一個警告。又有人說，似剝皮這般造孽重重，作惡疊疊，欺壓貧民，私販米穀，他死一個兒子，還抵不了他的罪惡。論不定要天火焚燒，滿門滅絕。又有人說，似剝皮這般的人家，卻修得一個貞烈媳婦，聽說六月十八日便要抱牌做親，過門守寡，糞坑裏面卻生出了一剪素心蘭，委實奇怪。又有人說，他的媳婦那有絲毫貞烈的氣味，打扮得妖妖嬈嬈，慣在熱鬧的街道行走，遇着漂亮模樣的小白臉，他把兩隻水溜溜的眼睛，左一膘，右一膘，贏得少年男子失魂落魄，步步回頭。蘇州城裏誰不曉得他的醜歷史？玉如聽在耳裏，方寸宛如刀割，卻把他最後希望又大大的受了一番打擊。他這番忽忽南下，潛探暗訪，只指望老父改悔親事，取消他，便要趕回家裏，伏地請

罪現在聽得這般說法絕望之中更無餘望至於翠娥抱牌做親的事他做夢也夢想不到他在京師時屢次接到翠娥的肉麻信札中間還夾着許多醜絕趣絕的歪詩（不是香絕豔絕）似這般輕狂女子斷不肯居處無郎得了自己的死信巴不得別訂良緣再聯嘉耦萬不料翠娥過門守寡竟慕着貞烈的虛榮演這抱牌做親的怪劇他本想借着一死解除束縛現在卻愈纏愈緊沒法可以解脫又不便在蘇州耽擱被人瞧破了使不免橫生枝節因此離了蘇州便在杭州地方覓個冷僻的所在暫時棲隱借着著書立說做些文字生涯也好圖個自立況且玉如在京時又曾研究過內家拳術不但科學精通亦且身手敏捷他又想著書之暇組織一個武術會以矯正國民柔脆的體質又因自己是工科專門畢業生又想聯絡同志開辦一所平民工場一方面輸以相當的教育一方面授以改良的技能但在棲隱時代自己的真姓確名不便披露人家又不知何葆真是甚麼樣人誰肯加以贊助有了這層阻礙沒奈何只得靜待時機徐圖發展一天玉如正在六橋二竺間踽踽獨行遊山玩水冷不防背後有人高喚着玉如兩字玉如大驚回頭看時卻是同學蕭振亞原來振亞籍貫杭州和玉如同班畢業平日感情也是很厚這番無意相逢玉如只得把自己的一番苦衷告訴振亞又請他代守秘密振亞大笑道足見區區所料真實不虛當時有大多數同學得了你的警耗十分悲悼想在北京開一個追悼大會追薦你的英魂我說且慢且慢那有吐氣如虹的劉玉如無端懷抱短志竟去跳海的道理你們要追悼玉如且待尋得玉如遺骸以後再行開會尚不爲遲若在這時我只不信玉如是個真死同學們聽了才把這事打消今日裏和你邂逅相逢足見區區所料真實不虛……當下玉如便在振亞家裏住了幾天只爲蘇杭兩地距離至近端倪被家

裏得了風聲。橫生枝節。玉如大有舍此他適之意。不道事有湊巧。湖北富翁周大寶在那邊開辦新村。大興土木。有電報打給振亞。聘請他去做個主任。又說倘一時不能親到。便是薦賢以代。亦所歡迎。振亞接電以後。果因他事羈絆不能離杭。便把玉如薦到湖北。暫時充當此職。寫書裏面。把玉如竭力推舉。只不會道破他的真姓。確名玉如。到了湖北。和大寶會面以後。一見傾心。互相歎服。玉如見大寶這般性情豪爽。胸襟豁達。暗想富翁裏面。不料有這澈底醒悟的人物。大寶見玉如這般態度。軒朗見解。高超暗想。似這少年。定經歷過許多艱危挫折。卻非一般膏粱子弟。所可望其項背。談論中間。大寶便介紹一位女士和玉如相見。這位女士是誰。便是玉如的姨表妹張錦心。女士錦心和他母親張師母也是應着大寶的徵聘。前來辦理新村。到了湖北。忽忽月餘。所有村中的新事業劃分三大部。一是建築部。二是家政部。三是教育部。張師母充當家政部主任。錦心充當教育部主任。惟有建築一部。尙不曾聘定主任。所以一切事業尙不能積極進行。後來大寶報告錦心說。建築部的主任已經聘定。杭州蕭君振亞前來承乏。蕭君畢業大學工科於建築上。很有經驗。此番前來。定可勝任。懽懽。但蕭君因有他事羈絆。須一二月後才能就職。這裏需才甚亟。刻不容緩。另由蕭君舉薦賢才。暫時庖代。錦心當時唯唯諾諾。卻不會詢問大寶前來庖代的姓甚名誰。此番介紹相見會面之下。才曉得來人不是別人。卻是救已脫險的何葆真先生。數月來念念不忘的大恩人。不料在這裏相見一種喜出望外的態度。自是不可遮掩。玉如見了錦心也覺愕然。暗想我更易姓名。遠至湖北。原爲避人。屬目起見。卻不料和錦心表妹在一起。兒辦事虧得劉張兩姓素來疏遠。錦心眼光裏還只道我是何葆真。不曉得我是劉玉如的化身。然而這女子玲瓏剔透。機警過人。我須得

格外注意。免遭他瞧破了。真相當下和錦心談話。只是疏疏落落。不敢過分親熱。然而大賚見這情形。免不得啟齒動問。說兩位曾在何處謀面。錦心素性爽快。便把當日在蘇州車站怎樣。桃僵李代怎樣。將計就計。怎樣和這位何先生邂逅。相遇怎樣。路見不平。竭力援助。才能夠脫離虎口。都一一說了。大賚聽着不住的稱讚。振亞俠義錦心機警。一般都是濁世的好青年。嘴裏說時。心坎裏打動了。珠聯璧合的念頭。似這般的一對玉人兒。要是姻緣簿上載着。姓名卻是天然的嘉耦。（暗伏一筆。映襯下文。）玉如到了新村。展覽風景。辨別土泉一帶平原背山面水。確是建築模範村的絕好所在。那模範村的雛形。存放在玉如胸海中。問模範村的稿本。發落在玉如手指底下。這裏本有大賚的鄉居別墅。玉如便住在別墅裏。窗明几淨。心曠神怡。左執密達尺。右執繪圖器。繪一幅模範村的俯視圖。其中尺寸一一加以實測。用最精密的比例分釐。不爽毫髮。無訛繪圖餘閑時。時和大賚談話。彼此莫逆。不在話下。張氏母女也住在別墅左近。和玉如朝夕相見。張師母第一次和玉如相會。心裏好生驚訝。怎麼這位少年聲音笑貌。一一和我亡過的姊姊相似。但他姓何不姓劉。要是姓劉。我便道是跳海無蹤的劉玉如。尙在。人世後來又一轉念。聲音笑貌相似的人。天下也很多。不見得他便是劉玉如。況且玉如在十餘年前和我見過數面。以後卻不會相會。便算他尙在。人世也不見長得和何葆真一般。無二後來又一轉念。錦心素抱着不嫁主義。這是妮子眼界過高。看得世上男子都沒價值。才起了這個念頭。實則少年裏面。似葆真這般人。才卻算得國士無雙。難得易失。擇婿如此。差可無憾。但不識這少年。可曾訂過親事。又不識女兒心裏畢竟怎麼樣。（又伏一筆。映襯下文。）再說玉如在這裏住了多天。起居飲食。雖很舒服。然而思潮起伏。總撇不了自己的。

家庭他和華國時通信札常把家裏的事情託他就近探訪以時報告又知道毋舅陸子才姨丈張達夫都在湖北辦事一旦相逢姨丈和我相識還好掩飾惟有見了毋舅我的真相豈不要立時破露他在躊躇的當兒恰巧張達夫前來拜會相見以後談些客套并道謝援救伊女的美意玉如謙退不遑無待細表達夫又把玉如的家世從頭盤問漸漸又問到可曾訂過親事玉如左支右吾只是隨口敷衍心裏却老大奇怪以爲這般盤問一定有個作用……原來達夫的來意果然帶些擇婿的色彩只爲張師母的眼光裏認定這位何葆真先生確是乘龍佳婿曾在女兒那邊微露其詞徵求他的同意平日提及親事錦心不加思索立時否決惟有這天提起的親事却消受錦心低頭片晌沈吟多時畢竟他的心窩裏作何感想編書的不加武斷但他在母親面前有個前提的要求先把何葆真的家世蹤跡調查清楚那麼再議別事也不爲遲他說這位何先生委實有些突兀幾番問他的家世他只含糊敷衍令人不可捉摸而且眉峯中間隱隱堆疊着許多苦痛據我看來他在家庭裏面定有甚感不可告人的隱痛張師母點頭稱是佩服女兒的眼光觀人入微後來達夫回家張師母便把自己的意思和那女兒的主張一一告訴丈夫知曉達夫這番特訪玉如問他家世時他只用些閑話來敷衍達夫不得端緒回家向娘子說道葆真的人品和才學都極一時之選惟有他的生平履歷秘不告人聽他的神氣彷彿是今世的傷心人我曾設法鈎探他只不露一絲口風他的心事自有他的秘密自由苦苦的向他鈎探算做甚麼但要和他聯成秦晉這個秘密總得鈎探出來才是道理過了幾天達夫遇見陸子才會把這樁事和他商議子才暗暗驚訝道這個少年委實突兀莫非就是他他的死耗我料定是一種作用絕對不確只不曉得他的下落今

天才有了端倪當下便向達夫告個奮勇說願向葆真那邊鈎探這個秘密他是蘇州人我也是蘇州人便有甚麼秘密料想瞞不過我：一天達夫恰在家裏和妻女備閒話卻見子才得意揚揚的走來開口第一句便說果然不出我的預料達夫很覺愕然不曉得他的命意所在張師母和錦心也都茫然只向子才注視子才撫掌道我早料玉如不會覓死玉如果然不會死達夫益加詫異便道這話從何說起子才不慌不忙便把玉如卽葆真葆真卽玉如一個悶葫蘆從頭剖破又說若不是我親去訪問怎會看破真相老妹丈物色乘龍似玉如這般少年和錦心甥女真算得秦嘉徐淑配偶天然錦心聽到這裏便避入自己房裏一寸芳心不識是喜是恨張師母心裏早喜歡得甚麼似的扯開笑口只聽子才講話子才翹着大指道玉如這孩子是個很有志氣的少年生長富家卻絲毫沒有膏梁習氣這樁親事我便毛遂自薦替你們兩下裏做個撮合山張師母道若得哥哥作伐萬千之幸但是玉如雖不會和柳姓結婚柳女抱牌做親名義上早做了玉如之婦端怕轆轤未清將來發生甚麼問題子才笑道妹妹聰明人怎麼理會不出這個道理玉如託詞跳海正爲斷絕轆轤起見劉玉如三字名義爲着柳氏女早沈沒在大海裏面現在活着的叫做何葆真不叫做劉玉如柳女嫁的是牌位上的劉玉如吾替甥女作伐的是現活着的何葆真分道揚鑣那有甚麼問題發生張師母含笑點頭尙沒回答子才又道吾向妹妹說句老實話似玉如這般少年我早思待以東牀本來沒有你們的分兒只爲邦平和我意見甚深更兼慧兒年歲尙幼正在求學時代因此把這事拖遲下來現在慧兒已定了親事天使這個少年留做你們的快婿難得易失別錯過了機會張師母聽到難得易失四個字直打入心坎裏面當下十二分情願恨不得請他哥哥立時

前去說合（劉張姻緣至此忽合）誰料惱動了旁邊的達夫連搖着雙手只說不行子才也知達夫和邦平臭味不同平日不通問因其父惡其子所以不願訂定親事然而自古以來父子性質往往相反頑父誕生賢子歷史上時有其人何況玉如易姓更名早擺脫了富豪家庭的束縛一個人不爲環境所移才算得出類拔萃的人物當下便把這層意思竭力的向達夫解釋誰料達夫依舊連搖着雙手只說不行子才發噴道你也是個開通人物怎麼怎般的膠柱鼓瑟別事且莫論單論那天車站相救的情形你也不該鄙薄這個少年達夫聽了雖然有些動容但是嘴裏依舊說不行不行子才益加發噴便叫他宣布不行的理由達夫又吞吞吐吐不肯直說怎禁得子才連連催促定要他道出理由達夫沒奈何只得把劉張交惡的歷史從頭披露原來提起這事來源很遠本書第七回補叙邦平的祖父劉筱山吞沒髮妻的金珠財物還把他驅逐出門那時惱動了賣棕子的張小哥代抱不平把邦平賺進茶寮請他飽受木樨香味筱山因此不敢在杭州居住挈了家眷搬往上海（此係前文所已叙）却把小哥恨得咬牙切齒後來探得小哥在無錫城裏做些小本經紀的生涯那時筱山早捐了功名在那紳衿隊裏厮混便和幾個惡訟祕密商議誣陷小哥私通盜賊坐地分贓在那無錫縣裏告發小哥因此坐了半年的牢獄後來換了一位清官知道小哥受冤把他釋放出獄小哥受這挫折明知是筱山播弄陰謀以報宿憤卻因筱山有財有勢交結官場自己的勢力萬萬不敵也只好喚聲晦氣白白的捱受這苦痛（此補前文所未及）後來小哥經營業勤儉起家卻因小哥兩個字不甚雅馴便改用音同字異的嘯歌兩個字當做別署嘯歌臨歿時曾有遺言將來自己的子孫別與劉筱山的子孫互通往來互聯姻媿他的兒



子承遺囑。永矢弗諼。他的兒子是誰。喚做達夫的。便是。一番公案。至此揭破。達夫素重先訓。怎肯到了今朝。違反遺囑。他生平又是隱惡揚善。便在妻女面前。也不曾把這事明白宣布。要不是實逼處此。這個悶葫蘆。也不會割破現。既從頭披露。可見玉如和錦心。實有不能訂婚的理由。劉張姻緣。至此又離。然而子才心裏。卻又不以為然。他說。婚嫁兩個字。是兒女子絕對的自由。怎好受那先訓的束縛。便先訓當遵。試思你和那平。彼此雖然生疏。但是究有連襟之誼。先訓上所說的不通。往來不聯姻。已完全失了效力。到了今朝。更無遵守的必要。總而言之。我們都是旁人。解決這問題。都是錦心身上。與其無謂辯論。何如直截爽快。取決於愛也。免得我們饒舌。張師母拍手道。哥哥這話。千真萬確。我便依着哥哥。幹當下回到房裏去。探女兒的口氣。去了一會子出來。報告說。女兒對於這事。或從或違。沒有甚麼表示。單道要看玉如的誠意。如何再定方針。要是人家沒有這條心。我們忙碌做甚麼。子才拍手道。錦心既這麼說。那事便好辦了。我便擔個完全責任。包在幾天以內。玉如抱着滿腔誠意。自向府上來乞婚。說罷欣然告別。劉張姻緣。至此又合。過了幾天。子才到達夫家裏。達夫不在家。單由張師母出來相見。問及這事。子才道。畢竟錦心甥女玲瓏剔透。玉如果然沒有這條心。我枉自忙忙碌碌。想喝一杯謝媒酒。說來真是好笑。張師母覺得詫異。忙問其故。子才道。我見玉如時。曾把兩姓聯姻的事。微露其詞。叫他自定計較。誰料他態度異常冷靜。一些兒沒有表示。我很覺奇怪。問他可是另有心上人。他道。沒有。沒有一來求學。時代不當起婚姻之念。二來家難未已。日在困心衡慮。中度生活。更不暇有此念。我道。那麼。可是對於張姓女不甚滿意。他道。說甚話來。似張女士這般學問。這般膽識。算得女界第一流人物。爲什麼不滿意我道。

既是滿意，便不該坐誤機會。他道：「不行，不行，劉張訂姻，其間卻有三不可。我問怎樣三不可？他道：柳姓的糾纏，尙沒擺脫，怎好訂姻？他姓這是一不可。我道：這是時間問題，柳姓的糾纏遲早終要擺脫，你不該因噎廢食。他道：那天第一次和張女士相遇，攘臂援助，本出無心。今若締結絲羅，反覺得有意賣恩，不是無心仗義。這是二不可。我道：這更不成爲理由。是仗義是賣恩，自有公論判斷。你何須臆慮？他又提出第三條的理由，證明劉張二姓不得結婚。我聽了一時，沒做理會處。只爲這理由很充分，我沒話把他駁倒。這杯謝媒酒，我便饑殺也吃不得。妹，你道第三條理由說些甚麼？張師母道：這卻奇怪，恐怕他們那邊也有甚麼上代的遺囑：『子才道不對，不對，你再設身處地細細的猜這一猜。』（葫蘆裏賣甚藥）張師母正待思索，卻聽得女兒在裏面喚媽。當下請子才暫時寬坐，自己進去了一會。子含笑走出道：「哥哥這個啞謎兒，你甥女早已猜破謎底。在我衣袋裏請你宣佈後，再把謎底來對照，合符不合符？子才笑道：「甥女靈心四映，那有猜不出的道理。當下便把指頭兒蘸些茶汁，在桌面上畫着『血統』兩個字。張師母從衣袋裏摸出一紙字條也寫着『血統』兩個字。卻是女兒錦心的手筆。兄妹二人彼此相視大笑。原來錦心抱的不嫁主義，依然沒有變動。他早料定何葆真不是真姓名，或者便是劉玉如的變相。要是真個劉玉如，玉如的母親和他的母親是一對胞姊妹，有這血統的關係。玉如斷不向他乞婚。他故意裝這依違兩可的態度，把玉如試驗一下子。現在果不出所料，他益信玉如是個新中國的模範青年。止有極端佩服，更沒有其他的感想。（劉張姻緣至此又離）過了數天，玉如行色匆匆，告別回里。玉如此去，卻有兩層意思：第一，華國來信報告說玉如的祖母業已作古，家庭裏面依然黑幕重重，不露一絲光線。第二，蕭振

亞來信報告說不日可來湖北就職。玉如得了這兩封信，歸心似箭，不便久留，先到蘇州私向祖母墳前含淚拜奠。默默通告說自己隱遁在外，不克親視，含殮真是罪大莫贖。那時蕭振亞知道玉如同里，便到蘇州和玉如相會。在旅館裏住了幾天，玉如陪他到靈巖、天平、石湖等處遊覽一周。振亞自向湖北去就職，不在話下。玉如不便久留蘇州，又探得老父結怨貧民毒氣日深，端怕禍發，便在目前怎忍撇着家庭，遠離鄉土。那時華國恰邀他暫住新村，徐圖計較。玉如正沒個停踪所在，便在無錫新村一住兩個月。原來華國早向陸姓乞婚，訂定百了年良偶。玉如的行蹤，慧姑和他母親早從華國那邊得了確信，所以這番和玉如相見，陸姓母女心裏並不十分突兀。華國和慧姑的婚期定在十月之望（回顧五十九回），就本村公園舉行婚禮。濟濟來賓，自有一番忙碌。子才從湖北趕回，主婚錦心也同來觀禮。安子虛女士牽着一輩學生前去唱結婚歌，進合歡頌（呂文甫之大作，可惜不曾詳載）。觀禮以後，校長華女士陪着安女士同去參觀新村學校。只因這一番參觀，安子虛猛然覺悟，深悔自己的辦學方針，竟是南轅北轍，誤盡蒼生。從此以後，安女士把平江學校竭力整頓，果然氣象一新（結束平江女學校）。再說玉如身在無錫，心在蘇州。聽說蘇州鬧着米貴風潮，勞動社會感受苦痛，要把他父親活活咬死。這個消息傳來，卻把玉如一顆心寸寸碎裂，事機危迫，顧不得甚麼，只得趕回家裏保護着老父。倘遇不測，也好和他老子一塊兒死。不料才到門前看門的老王，見了喚聲，有鬼抱着頭，只向門房裏跑。他大踏步走入裏面，一切上下人等，望着他的影兒，都是拚命奔跑，真叫做如入無人之境。他別事都不理會，只要尋見老父，說明自己的苦衷，不料走了數處，都撲個空。一直尋到上房，無意中救了繼母一命，又把刁惡的春桃當胸扭住。也是

這丫環惡貫滿盈，脫逃不得。當下父子重逢，彼此緊抱着一場大哭，哭罷也不及互訴情由。玉如只問他繼母因何覓死，他繼母無可隱瞞，便把翠娥的事這麼長那麼短，一一和盤託出。從實報告，又說我誤信這賤人，是個貞烈之女，強把他迎娶進門，鬧出這個亂子，委實對不住丈夫。對不住玉兒說時，又哭泣起來。邦平歎了一口氣，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信翠娥是貞女，我信青巖是君子。我和你一雙夫婦，彼此都瞎了眼。既往不咎，說他甚麼。今日裏玉兒無恙歸來，真是萬千之幸。玉兒好孩子，你且把這幾個月的情形告我知曉……那時春桃乘他們不備，又想脫逃。玉如吩咐幾個僕婦把他看住了，才把別後蹤跡一一告稟。他的蹤跡上文都已敘過，不再贅述。只有援救翠娥金兒出險，上文卻不曾披露。現在玉如自述蹤跡，卻向父母前把這事披露。原來那夜戴草帽的少年，正是玉如還有和他同伴的一位少年，卻是玉如的同學蕭振亞……後來邦平把春桃送到官廳追究他，因何包藏禍心，圖害主婦。這丫環狡賴不得，一一供招。又把伍青巖阿巧娘王媽媽種種陰謀，都在法庭供出。春桃按律定罪，不消說得。鬼頭鬼腦的趙仙人從此捉將官裏去，一雙鬪雞脚不能行動。自由王媽媽逐出公館，再沒有人請他吃四喜肉。（了却這幾個婆娘）惟有伍青巖先期脫逃，不曾傳喚到案。他本是罪魁禍首，竟做了漏網之魚，豈不便宜了這位三好先生編書的嫉惡如仇，却不肯把他便宜。定要在三寸毛錐之下，和他算結。這一篇清賬，却說青巖自從潛來上海，一住多天，眼巴巴盼望春桃到來，幾乎把眼睛都要望破。他和春桃預約會面的地點，指定南京路一家旅館。青巖每日到旅館裏探視，那有春桃的蹤跡。一個人沒做沒保，便在馬路閑逛，暫解寂寞。南京路是個熱鬧地點，粉白黛綠，此往彼來。他把探艷法寶，拭抹得乾乾淨淨，不染一

塵兩隻餓眼睛只在裏面打轉。一天合當有事，他見馬路中間遠遠的跑來兩個女郎，暗暗喚聲納罕。這兩個女郎一般模樣，都像他念念不忘的陸慧姑。他本來站立在馬路旁邊的水門汀上，在這當兒，他竟鵝行鴨步迎上馬路，卻待看一個飽比及走到時，兩個女郎早搭上電車，不知去向。他失魂落魄，竟站立在馬路中間，呆呆想着。列位，這車來車往的南京路，豈是呆立的所在？況值這時發生火警，一輛亂馳電掣的救火汽車從背後撞將過來，把青巖撞翻在地。車輪從腰背上輾過二十圈，根筋骨斷折了。一半事後，經巡捕送往醫院，一息尚存，卻已不能談話。臨斷氣時，尚伸着三個指頭兒，做個表示。後來檢視他的搭膊，三千元鈔票依舊原封不動。院中有一位庶務員見這情形，高喚着天爺，有眼庶務員是誰？便是從前在劉公館裏充書記的徐勉齋。勉齋這時已做了耶穌信徒，受過洗禮，改換了一個模樣。他的娘子也在附近工廠裏做工，克勤克儉，不似從前的嗜賭若命。當下勉齋認識這已死男子，便是伍青巖。足見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因此高喚着天爺，有眼他又料得這三千元鈔票一定來路不明，便寫信到邦平那邊告達情形。邦平聽得青巖已死，便平了胸頭一口氣。三千元鈔票捐助醫院，充做特別經費。（了却伍青巖）吟香翠娥脫逃後，一個兒滑頭少年，一個兒水性蕩婦，當然沒有甚麼好結果。編書的不須表叙單叙，玉如在家裏住過幾個月，見父親和繼母都已回心轉意，暗暗歡慰，不盡從此一心一意替那社會效力。再也沒有內顧之憂，打破遺產制度，脫離倚賴性質，辭別父母，遠離鄉土，居然在新中國的新少年裏面開闢一個新紀元。此事說來話長，且不在本書範圍以內。本書所述就此告一結束，正是。

突如其走了，儵然遠引。

惟茲若人。

跳出環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9397B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再版

衆醉獨醒（上中下三集）

（價洋壹元八角）

著者

程 瞻 廬

發行者

自 由 雜 誌 社  
上海天津路  
一四二號

印刷者

中 江 印 務 局  
上海新開大通路新康里  
電話西四千一百零四號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

...

...

...

...

...

...

...

...

...

自由

...

...

...

...

...

...